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司 馬 文 正 公 傳 家 集

( 三 )

司 馬 光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司馬正文公傳家集

(三)

司馬光撰

國學基本叢書

#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二十二

## 章奏六

### 論公主宅內臣狀

右臣近聞有聖旨令召前管句袞國公主宅內臣二人復還本宅。臣與楊暉、龔鼎臣同有論列，以爲非宜。未蒙允納。臣聞父之愛子，教以義方，弗納於邪。公主生於深宮，年齒幼稚，不更傅姆之嚴，未知失得之理。臣謂陛下宜導之以德，約之以禮，擇淑慎長年之人，使侍左右，朝夕教諭，納諸善道，其有恃恩任意，非法邀求，當少加裁抑，不可盡從。然後慈愛之道，於斯盡矣。此二人嚮在主第，罪惡山積，當伏重誅。陛下寬赦，斥之外方，中外之人，議論方息。今僅數月，復令召還，道路籍籍，口語可畏，殆非所以成公主肅雍之美，彰陛下義方之訓也。臣實憤悒，爲陛下惜之。伏望聖慈，察臣愚忠，追止前命，無使四方指目，以爲過舉，虧損盛德，非細故也。

乞懲勸均稅官吏狀

嘉祐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

右臣先奉勅與三司同共詳定均稅，已立條約，下諸路監司施行。去訖，竊以爲國家凡欲立事，當先使賞罰明白，然後事無不成。伏見職方員外郎秦植前通判德州事，均五縣稅，皆得平允，並無人戶辭訟。若與

庸愚之人。煩擾敗事。同歸常調。一無殿最。則能吏解體。必無成功。伏望朝廷察其勤瘁。優加酬獎。并其餘均稅官吏。隨其功過。量行懲勸。則來者睹之。無不盡力矣。

論以公使酒食遺人刑名狀

嘉祐七年正月十九日上

臣聞聖主之教。尚忠厚而貴愷悌。故詩有鹿鳴。伐木。既醉。行葦。美宴好之相樂。刺乾餼之失德。禮有幣帛。饗餼行於邦國。贊獻飲酒。施於鄉黨。是以風俗純和。協氣流通。漢景帝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其更議。著令。丞相廷尉議曰。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飲食計償費。勿論。卓茂爲密令。民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也。隣里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閒邪。民曰。然則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一門之內。小者可刑。大者可殺也。近歲以來。中外有司。喜以徵文。刺舉苛細。至於宴飲相從。酒食相饋。皆集累成過。詆以峻法。臯聞知鎮戎軍曹脩受鄰州所送公用酒。已而自首。法官處以贓罪。陝西都轉運使彭思永奏。據密院劄子賈漸起請。除舊例送酒食外。不得買置金帛。作土風贈遺。并省司參詳。今後以公使錢買置珍異等物。及見錢送與人者。並從違制定斷。其收受人坐贓論。其有公使錢人。受還蒼之物入已。准盜論。今曹脩因陳首。雖免書罰。尙負贓名。使人疑惑。乞明立條約。朝廷命有司參議。至今未決。臣竊詳舊條之意。明許以酒食相遺。其有公使錢人。受還蒼之物。正謂珍異見錢。

今曹脩所受。止於樽酒。隨而自首。已爲刻薄。法官又以賊罪加之。剖析一條。以爲二事。不察人情。不顧大體。若朝廷因之。遂爲著令。臣恐忠厚之俗益衰。媮薄之風遂長。百司庶尹。無所措其手足。虧損聖朝堂堂之化。非細故也。臣今所言。非爲曹脩除雪賊名。欲望朝廷申明舊條。應以公使錢及財物贈遣人。及受者各坐贓論。其監臨之官。受所監臨。或因使於使所。及經過處受取者。並准律文處分。卽贈遣人而受其還。答入己者。准盜論。並須贓滿五疋以上。方得科罪。其不滿五疋。及以飲食之物相饋餉者。皆勿論。如此則人情有以相接。貪吏不能爲姦。百司有所循守矣。

### 論諸科試官狀

右臣伏見朝廷取勘諸處發解考試諸科官。以所解之人到省。十有九不中者。臣竊惟國家本設諸科。以求通經之士。有司專以上文下注爲問。已爲弊法。竊聞去歲貢院出義題官。更於弊法之中。曲爲奇巧。或離合句讀。故相迷誤。或取卷未經注字數。以爲問目。雖有善記誦之人。亦不能對。其於設科本意。不亦遠乎。是則罪在貢院出義題官。不在諸處發解官也。今舉人被黜。已非其理。又并發解之官。亦坐停替。臣恐自此爲吏者。益務奇巧。從學者。益棄本原。殆非所以省刑罰。隆經術也。伏望朝廷更取本處發解上件諸科試卷。委官覆考。其通粗合格者。特與免罪。不合格者。乃依法坐之。仍勅貢院將來科場選擇通經術曉大體之人充諸科出義官。依條出義。毋得更如今來詭僻苛細。至時如有十有九不中之人。然後取勘本

處解發考試官。依前後條貫施行。如此則彼皆無辭於罰。論者亦不以爲冤矣。

論上元令婦人相撲狀

嘉祐七年正月二十八日

右臣竊聞今月十八日。聖駕御宣德門。召諸色藝人各進技藝。賜與銀絹。內有婦人相撲者。亦被賞賚。臣愚竊以宣德門者。國家之象魏。所以垂憲度布號令也。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萬民之衆。后妃侍旁。命婦縱觀。而使婦人羸戲於前。殆非所以隆禮法。示四方也。陛下聖德溫恭。動遵儀典。而所司巧佞。妄獻奇技。以污瀆聰明。竊恐取譏四遠。愚臣區區。實所重惜。若舊例所有。伏望陛下因此斥去。仍詔有司嚴加禁約。今後婦人不得於街市。以此聚衆爲戲。若今次上元始預百戲之列。卽乞取勘管勾臣寮。因何致在籍中。或有臣寮援引奏聞。因此宣召者。並重行譴責。庶使巧佞之臣有所戒懼。不敢導上爲非禮也。

言張田狀

嘉祐七年二月初八日上

右臣竊聞朝廷差屯田員外郎張田充荆湖南路提點刑獄。田之爲人。傾邪險薄。前知諫院唐介言之甚詳。伏計朝廷已熟知之。提點刑獄專按察之柄。繫一方休戚。今以傾邪險薄之人爲之。誠未見其可。況田曩者止自通判資序。權發遣三司判官。因罪左遷。知蘄州。議者已謂之太優。今到任未及三年。遂作監司。臣竊恐士大夫爭欲效田所爲。以爲進取之捷徑。不惟任使失人。抑亦敗壞風俗。伏望朝廷寢田新命。更擇端士以代之。實遠方吏民之幸。

言張田第二狀

嘉祐七年二月二十日。上尋改差知湖州。

右臣近曾上言。張田不可充荆湖南路提點刑獄。未蒙朝廷施行。臣竊以吏者。民之紀綱。提點刑獄。吏之師帥。苟不得其人。則一方咸受其弊。又凡今之朝士。自常調進用者。皆自此官爲始。國家尤宜慎擇其人。田資性險薄。色厲內荏。毀譽出其愛憎。威福發於喜怒。陵其可陵。佞其可佞。真小人之雄傑。而時俗以爲賢才。夫不善之人。天下皆知其不善。斯不足疾也。惟衆人謂之賢。而實不肖者。君子疾之。昔漢文帝欲以嗇夫爲上林令。張釋之以爲嗇夫利口捷給。恐天下隨風而靡。唐太宗見進士等第。怪其無張昌齡。王公謹名。王師旦曰。二人有文無行。恐變陛下風雅。今提點刑獄。其爲輕重。非特上林令與入等進士之比也。臣願陛下必選忠厚方正。實有治行者爲之。其飾僞行險。躁於進取。如田比者。皆不可用也。臣今所言。非專爲湖南之吏民。亦爲國家重惜風俗。伏惟陛下察其愚忠。其荆湖南路提點刑獄。乞別賜擇人。

論李瑋知衛州狀

嘉祐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上公主降封沂國。

右臣竊聞駙馬都尉李瑋。出知衛州。竟國公主入居禁中。瑋所生母楊氏。歸瑋兄璋之宅。其公主宅祇應人等悉令散遣。外議籍籍。無不怪愕。伏以陛下始者追念章懿太后。選瑋使之尙主。欲以申固姻戚。富貴其家。今以公主之故。使李氏母子離析。家事流落。大小憂鬱。殆不聊生。豈始所以結婚之意哉。近者章懿太后忌日。陛下閱奩中之故物。思平生之居處。獨能無雨露之感。悽愴之心乎。臣愚以爲陛下宜且留李

瑋在京師。其公主祇應人等。除作過者。遠加竄逐出外。其餘並令如舊。儲備什物。皆按堵不移。以俟歲月之間。徐以義理曉諭。公主庶幾回意易慮。率德遵禮。復歸本宅。則中外之情。無不釋然。不然。公主必無復歸李氏之志者。則今日致此。衆議紛紜。煩瀆聖聽。皆由公主縱恣。智臆無所畏憚。數違君父之命。陵蔑夫家。豈可使李瑋獨蒙斥逐出外。而公主爵邑請受。全無貶損。非所以示天下至公之道也。

論皇城司巡察親事官劄子

有旨親事官決杖配下軍

臣等伏聞皇城司親事官奏報。有百姓殺人。私用錢物休和。事下開封府推鞠。皆無事實。欲句元初巡察人照勘。其皇城司庇護。不肯交付。臣等竊以祖宗開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姦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擇左右親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間。密行伺察。當是之時。萬一有挾私誣枉者。則斧鉞隨之。是以此屬皆知畏懼。莫敢爲非。今海內承平。已踰百年。上下安固。人無異望。世變風移。宜有釐革。而因循舊貫。更成大弊。乃至帝室姻親。諸司倉庫。悉委此屬。廉其過失。廣作威福。公受貨賂。所愛則雖有大惡。掩而不問。所憎則舉動語言。皆見倚撫。臣等常病國家擇天下賢才。以爲公卿百官。而猶不可信。顧任此廝役小人。以爲耳目。豈足恃哉。今乃妄執平民。加之死罪。使人幽繫囹圄。橫羅楚毒。幸而不自誣服。僅能辨明。若更不聽有司詰問。元初巡察之人。少加懲戒。臣恐此屬無復畏憚。愈加恣橫。使京師吏民無所措其手足。此豈合祖宗之意哉。伏望朝廷指揮皇城司。令送元初巡察人下開封府。推問本情。或別有仇嫌。或察訪鹵莽。各隨



其狀依法施行。仍自今後永爲定制。庶可以塞欺罔之源。絕侵寇之門。以全國家至公之道。

論復置豐州劄子

嘉祐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上

臣等伏見國家復置豐州故城。仍差人知州。此誠河西險要之地。修之甚便。然其地勢孤絕。外迫寇境。曷者王氏知州之時。所部蕃族甚衆。有永安來遠保寧三寨。皆以蕃族守之。慶曆初。拓跋元昊攻陷州城。州民及三寨蕃族。盡爲所虜。掃地無遺。今州城之中。但有邱墟瓦礫。環城數十里。皆草莽林麓而已。若建以爲州。則須復設外寨。備置官吏。廣屯兵馬。多積芻糧。皆應調發內地之民以奉之。勞費甚大。此所謂狗虛名而受實弊也。頃年朝廷欲修豐州城。河東經略司嫌其單外。迺於其南數十里築永寧堡。其地窪下。居兩山間。疏惡難守。今旣修豐州。則永寧堡深在腹內。無所復用。臣等以爲不若遷永寧堡於豐州故城。其兵馬芻糧。不更增益。但擇使臣有材略者使守之。不必假以知州之名。仍召募蕃漢之民。使墾闢近城之田。俟民物繁庶。皆如其舊。然後升以爲州。亦未晚也。

論上元遊幸劄子

嘉祐七年正月十二日上

臣等伏見今歲以祈穀改日之故。車駕併以十三十四日幸諸寺觀。臣等竊惟上元觀燈。本非典禮。正以時和年豐。欲與百姓同樂。爲太平之榮觀而已。去歲四方諸州。多罹水旱。鰥寡孤獨。流離道路。伏計陛下念此。未嘗去心。竊恐有司不明大體。務循故事。無所減損。不稱陛下子愛元元之意。又連日遊幸。在於聖

體亦爲煩勞。伏望陛下比之每歲。特減遊觀之處。以憫恤下民。安養聖神。天下幸甚。

論正家上殿劄子

嘉祐七年二月初四日上

臣先曾上言。爲前管勾兗國公主宅內臣等過惡至大。乞不召還。近聞傳宣入內內侍省。令押上件內臣梁懷吉赴公主宅。依舊勾當。外議誼譁。無不駭異。臣聞太宗皇帝時。姚坦爲兗王宮翊善。王有過失。坦輒盡言諫正。王及左右皆患之。左右教王詐疾。踰月不朝。太宗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起居狀。乳母曰。王本無疾。但以翊善姚坦檢束太嚴。王舉動不得自由。鬱鬱成疾耳。太宗怒曰。朕選端士爲王僚屬。固欲導王爲善。今既不能納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求自便。其可得乎。且王年少。不知出此。皆汝輩教之耳。命梓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勉之。太宗非不愛其子也。誠以愛之。則莫若納之於善。若縱其所欲。不忍譴訶。適所以害之也。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皇帝之子。真宗皇帝之妹。陛下之姑。於天下可謂貴矣。然獻穆公主仁孝謙恭。有如寒族。奉李氏宗親。備盡婦道。愛重其夫。無妒忌之行。至今天下稱婦德者。以獻穆公主爲首。獻穆公主豈不自知其身之貴哉。誠以貴而不驕。然後能保其福祿。全其令名。故也。臣謂陛下教子以義。宜以太宗皇帝爲法。公主事夫以禮。宜以獻穆公主爲法。則風化流於四方。聲譽施於後世。今陛下曲徇公主之意。不復裁以禮法。使之無所畏憚。陷入於惡。觸情任性。以邀君父。憎賤其夫。不執婦道。將何以形四方之風。垂來世之則。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此言家道尙嚴。

不可專用恩治也。伏望陛下斥逐梁懷吉等，復歸前來貶竄之處。其公主左右之人，欲使陛下召還梁懷吉等者，皆教導公主爲不善之人也。悉宜治其罪而逐之。別擇柔和謹愿者以補其缺。仍戒勅公主，以法者天下之公器。若屢違詔命，不遵規矩。雖天子之子，亦不可得而私。庶幾有所戒懼。率循善道，可以永保福祿。不失善名。不然，衆人所云，甚可畏也。

### 乞優老上殿劄子

臣聞古之聖王尊禮黃髮，屬任以政者。蓋以其更歷天下之事，練習爲治之體故也。昔鬻熊年九十見文王文王曰：老矣，鬻熊曰：君使臣捕虎逐麋，則臣已老矣。使臣坐而策國事，臣年尙少也。近歲以來，大臣高年者皆不敢自安其位。言事者又欲以擊搏大臣爲名，從而攻之。此豈爲臣盡忠至公之道哉！凡言事者當爲國家進賢退不肖，使其人無可取。雖少壯何爲，果有益於時。雖老何傷也。臣竊見樞密副使張昇，屢以老疾辭位。臣平生與昇迹不相接，無絲毫恩分。然竊聞其爲人忠謹清直，不可干以私。臣不敢上避聖主之疑，下畏世俗之謗，隱忍不言，以利其身。伏望陛下深念宥密之地，不可任非其人。先以聖意揣度，若未能得賢於昇者，則使昇且居其位。於事亦未有曠廢也。若昇必不可留，則願陛下慎選德望材器爲衆所服，知治體，曉兵略者以代之。不可以不擇其人之可否，使循資累敍而爲之也。



#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二十四

## 章奏七

辭知制誥狀

嘉祐七年三月十四日上

右臣近蒙中書召試制誥。竊聞聖恩已除臣本官知制誥。續又令兼侍講。數日之間。寵命相繼。在人爲榮。於臣甚懼。竊以二職。文士之高選。儒林之極致。古之英雋。尙或難兼。況於微臣。愚陋無比。一身二任。力所不堪。豈敢冒居以取顛覆。聞之震恐。瞽憤失據。臣自少及長。章句之學。粗嘗從師。至於文辭。實爲鄙野。曷者辭免。修起居注。非謂不能記錄言動。正恐循次而進。典掌誥命。取嗤四方。爲國大辱。是以披心自歸。至于四五。誠慤不著。不蒙開允。雖眚勉就職。而夙夜惶懼。未嘗少安。近者被召之日。再欲具此奏陳。又以比來朝廷擢用數人。雖辭避。邈至未嘗得請。而或者不諒其心。以爲采名。恐復虛發。如前所爲。是以躊躇彷徨。不免赴試。除命旣降。強顏忍恥。亦欲就職以俟。疵咎布彰。自當退黜。今者竊聞天章閣侍講呂公著與臣同時被召。公著辭讓不至。朝廷已除公著天章閣侍講。臣迺始自悔恨。輒以愚心妄意朝廷。當伏重誅。臣雖無知。若使廉讓有恥者。棄置不收。貪冒苟得者。進受華顯。不惟虧聖朝風化。亦使微臣受四海之責。將不得單斃其死。所有除知制誥勅告。臣未敢祇受。乞更擇文學兼茂與職業相稱之人以代臣。

庶幾克叶遠近之望。寬愚臣之罪。其侍講恩命。臣更不敢辭。

辭知制誥第二狀

右臣今月十四日。曾有奏陳。以知制誥之職。非臣所堪。乞更擇人。未蒙允許。臣夙夜惶恐。不知所措。臣與呂公著同時召試。公著固辭得請。而臣獨就職。是公著廉讓而臣無愧恥也。臣雖甚愚。誠不忍以身居下流。蒙受衆惡。爲世污澤。雖獲美官。將何榮之有。且公著沈厚淵懿。士林推服。文學行能。非臣之比。名位寵祿。臣安敢先之。昔施氏卜宰。皇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皇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少室周爲趙簡子之右。聞牛談有力。請與之戲。弗勝。致右焉。簡子許之。臣今自知不材。請擇美官。以授能者。雖不足比迹大賢。庶幾得從皇句須。少室周之後。其榮多矣。伏望朝廷察其區區。特賜矜許。其除知制誥勅告。臣不敢祇受。乞授公著。或別擇人。不勝大幸。

辭知制誥第三狀

右臣今月十四日。十七日。兩曾上奏。辭免知制誥。乞更擇人。未蒙開許。臣聞明主商德。而序位。忠臣量能。而受職。是以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要。莫尚於斯。臣自知文字惡陋。又不敏速。若除拜稍多。詔令填委。必闕筆拱手。不能供給。縱復牽合。鄙拙尤甚。暴之四遠。爲人指笑。又貽聖朝愧恥。謂之乏賢。故爲公家之謀。則莫若用其所長。營一身之私。則莫若避其所短。夕寐晨興。慮之已熟。始敢披陳。干浼天聽。剖

肝瀝膽。莫非懇到。自修注以來。前後非一。而昭昭之誠。無由上達。屢觸報聞。不蒙省察。或者謂臣修起居注。自應知制誥。與呂公著不同。公著當辭。臣則當受。凡自修注知制誥者。非有祖宗法令著於方冊。特近歲相承之例耳。祖宗之時。但取庶官之中。有辭藻者。卽知制誥。不必皆以修注爲之。其修注或改佗官。不必皆知制誥也。夫以資塗用人。不問能否。比例從事。不顧是非。此最國家之弊法。所宜革正者也。又謂臣就試已畢。不當復辭。臣就試之日。以爲公著辭未必免。臣試未必中。是以不辭。今公著獲免。而臣忝恩命。則今日辭之。亦未爲晚也。且過而能改。猶愈於迷而不復。見賢思齊。猶愈於受爵不讓。況臣修注之初。已嘗辭免。至於四五。而朝廷不允。伏望聖慈。特賜哀察。使臣服勤佗役。惟力是視。其知制誥勅告。臣不敢祇受。乞更賜擇人。

#### 辭知制誥第四狀

右臣昨三次上奏。辭免知制誥。乞更擇人。奉聖旨。令依累降指揮。不許辭讓。便受誥勅。臣曠者承乏諫官。首曾上言。以爲致治之道。任官最急。人之材性。各有所宜。雖以稷契皋夔之賢。皆守一官。終身不易。況今羣臣。固非其比。當度材而授任。量能而試職。奏牘具存。事可案驗。今臣自知文辭鄙野。不足以充知制誥之職。若止以修起居注。資塗相值。循例序進。恬而有之。曾不愧畏。是臣但能譏評佗人。曠官竊位。而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此迺欺罔天聽。靜言庸違。當伏共殲之誅。以清唐虞之治。臣雖甚愚。決不敢爲。伏望聖

慈察臣前後所奏。特賜允從。其知制誥。乞別賜擇人。所有勅告。不敢祇受。

辭知制誥第五狀

右臣先曾四次上奏。乞免知制誥。別賜擇人。奉聖旨。依累降指揮。不許辭讓。令便受告勅。臣幼嘗涉學。粗知臧否。豈敢以譎詐之心。上欺君父。顧人之材分。各有所宜。若貪榮冒居。使職業廢墜。則探囊舐篋。酒竊盜之微者。皆不足誅也。臣雖小人。實不敢爲。是以曷者。不辭於召試之初。而辭於呂公著免試之後。誠欲果於得請。不爲虛發故也。今若因循苟且。復住就職。則臣進退之迹。自可猜惑。況於世人。誰不譏笑。如是則臣出入禁闈。何心自安。陪接搢紳。何施面目。顧視僮僕。何以爲容。是以違犯天威。不敢避死。決求自免。而詔命愈堅。終未置捨。臣誠愚憊。不識所謂。意者朝廷以臣所言。皆爲矯僞。不足聽察邪。若使臣言出於矯僞。當正典刑。以警姦回。若出於至誠。當從其所請。使上無曠官。下無竊位。奈何前後奏章。上者直加屏棄。不復省察。區區之志。何以自明。若以近例。修起居注者。必知制誥。不可改易。則臣竊觀先朝以來。修起居注。不因罪累譴黜。及親嫌相避而去。爲佗官者。劉隲知衛州。一本作衡州。潘慎修遷考功郎中。許袞判吏部南曹。劉燁改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邱雍充淮南都大制置發運使。徐奭充兩浙轉運使。蔡齊改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鄭向充兩浙轉運使。一本有副字。使高餗罷守本官。陳詰充三司戶部副使。葉清臣充兩浙轉運使。一本有副字。使趙槩充天章閣待制。楊察充江南轉運使。蔡襄知福州。以是觀之。雖近例亦不盡。



知制誥也。臣今惴款迫切，無以復加。伏望聖慈特賜哀察。若使臣得遂其志，是去罪辱而就顯榮。雖日遷十官，未足方其幸也。所有知制誥勅告，臣必不敢祇受。乞別賜擇人。

### 辭知制誥第六狀

右臣先曾五次上奏，乞免知制誥。別賜擇人，奉聖旨令臣依累降指揮，不許辭讓。便受告勅者，臣聞晉王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及遷尙書令，其子坦之諫，以爲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旣云堪，何爲復讓？臣竊重述，知爲人臣陳力就列之體。心常慕之。臣自勝冠以來，投牒應舉，入朝求仕，豈偃蹇山林，不求聞達之人邪？願力有所不任，則不敢盜國家祿位。恐職事廢闕，陷於刑辟耳。故自度材分，可以策勵。雖高位不敢辭，不可強勉。雖小官不敢受。曩者蒙聖恩除館職，諫官侍講，皆不敢以一言飾讓。蓋以館職掌比校文字，諫官掌規正得失。侍講掌講解經術，皆不專以文辭爲職故也。今臣自修起居注以來，前後辭免，章十餘上，止爲文辭鄙惡，不堪典誥命而已。終未蒙朝廷賜察。是以奏牘煩多，喋喋不已。頗爲時人所怪。其愛臣者以爲讓榮利，惡臣者以爲飾虛詐。要之二者皆未得臣之心。夫有諸中而辭諸外，然後謂之讓。若臣者無諸中而不敢爲者也。安得謂之讓哉？譬如使羸夫負百鈞之重而予之千金，羸夫必辭，非不欲金也。力不任故也。夫飾者內欲之而外不取，將以有求也。今臣不就美官，屢違詔命，上怒下怪，將抵罪誅。尙何求哉？且苟能其官而固讓不止，則是朝廷百官

皆無人可爲。非天下之通法也。臣故謂如王述能則爲之。不能則止。爲得其宜。臣雖才非古人。願附王述之志。若始者可受。則不若勿辭。亦旣辭之。則不可復受。伏望聖慈。特加矜察。其知制誥勅告。臣必不敢祇受。乞如前奏。別賜擇人。

辭知制誥第七狀

右臣先曾六次上奏。辭免知制誥。乞更擇人。奉聖旨。令臣依累降指揮。不許辭讓。便受勅告者。臣天性樸駁。無佗技能。惟守信誠。是爲操履。平居與等輩語言。猶不敢欺罔。況以奏牘聞於朝廷。苟有毫髮不實。不惟陛下容聖。憲章嚴明。天地鬼神。亦所不容。臣之愚意。但以知制誥之職。當取天下文章高妙。逾衆絕倫者。以充其選。如臣野陋。實不堪稱。竭懇自歸。前後非一。而聖恩確然。終未開察。臣竊自傷悼。幸生盛明之世。而昭昭之心。無以自列。若黽勉包羞。奉承詔旨。則天下之人。皆謂臣已試而復辭。已辭而復就。蓋習知朝命重於改移。因欲飾讓。以盜虛名。如此則臣生負大罪。死負餘愧。雖進極榮顯。不若啜菽飲水。長爲布衣也。臣今若得請於朝。則不肖之迹。庶幾猶有以自明。如其不然。則矯僞之名。至於身沒骨朽。不可湔洗。臣夙夜念此。寢則不安。食則失味。進退遑遑。身無所措。是敢不避煩瀆。冒犯天威。伏望聖慈。哀其窮迫。特寢恩命。使得服役佗官。以報萬一。死不敢辭。若朝廷以臣頑蔽不恭。乞治臣之罪。削黜流放。靡不甘心。所有知制誥勅告。臣必不敢祇受。乞如前奏。別賜擇人。

辭知制誥第八狀

右臣先曾七次上奏。乞免知制誥。奉聖旨令臣依累降指揮。不許辭讓。便受告勅者。臣竊聞去歲權御史中丞王疇上言。近年以來。中外臣僚。或因較量差遣。或因論辨身計。或因進以干譽。或因罪而覲免。肆爲妄談。輒形奏章。皆心語兩違。情實交戾。外示輕官爵之意。以欺於衆。內實計分銖之利。而爭於上。遺義忘恥。至於要君用詐。而安爲小人之行。陛下聖度慈仁。包荒蓋愷。悉置不問。彼小人者。亦豈識恩德之隆哉。欲望朝廷應今後臣下有要君作僞。如前所陳者。並出宸斷。便賜聽許。如此則罔上邀利者知所畏。而士之行已有恥。事君以誠者。少加勸矣。奉聖旨今後臣僚所陳。如有似此情涉詐慢者。令中書樞密院取旨施行。凡疇所言。實近歲之大弊。臣亦疾之。如疇之志。今臣自差修起居注以來。前後辭免十有三次。若朝廷以臣爲誠。則何惜曲回大恩。從臣所欲。使臣不肖之迹稍有以自明。若以臣爲詐。則罔上邀利。章奏煩多。無臣爲甚。臣願以身就譴謫。以彰前令之必行。庶爲陛下清此頽俗。亦臣報國之一效也。所有知制誥勅告。臣必不敢祇受。乞別賜擇人。

辭知制誥第九狀

尋蒙恩改天章閣待制

右臣先曾八次奏陳。乞免知制誥。奉聖旨令臣依累降指揮。更不許辭讓。便受告勅者。臣以愚懇。煩瀆天聽。前後非一。聖朝確然。終不聽許。臣誠黷昧。不識所謂。豈此職非臣不可爲邪。將從臣之請。則墮紊綱紀。

敗壞風俗邪。何請之之勤而拒之之堅也。若以爲非臣不可爲。則方今辭臣滿朝。英俊比肩。舉而用之。無不稱職。若以爲墮紊綱紀。敗壞風俗。則臣之微志。正欲朝廷無曠官。羣下無竊位而已。於綱紀風俗亦無所虧損。不然者。臣之所爲果諄理傷道。朝廷令之不從。諭之不入。至于四五。至于八九。侮慢威命。無此爲甚。則當投之四荒。以禦魍魅。豈有但已者也。臣不勝迫切之誠。伏望聖慈。察臣前後所奏。或賜允從。或加譴責。其知制誥勅告。臣必不敢祇受。

除待制舉官自代狀

伏見三司度支判官尙書刑部郎中充集賢校理馮浩。修己以謹。與人以誠。端良無邪。恬淡不競。居常處衆。敦大有容。臨義據正。堅彊不奪。久在文館。屢更任使。比材量德。臣實不如。今舉自代。

上殿謝官劄子

嘉祐七年五月十一日上

臣光伏蒙聖恩。除天章閣待制兼侍講。仍知諫院。臣竊以爲方今國家之得失。生民之利病。大要不過擇人。賞罰豐財。練兵數事而已。行道之人。粗有智識者皆知之。患在朝廷不盡聞。雖聞不力行耳。朝廷不盡聞。此諫官之罪。聞而不力行。則非臣等之所及也。凡此數事。臣前忝諫官。已嘗略爲陛下言之。今陛下實臣於侍從之列。留臣以諫爭之職。恩施愈隆。責望愈重。臣有生安敢愛。有言安敢隱。伏願陛下擇其事之要重者。特留聖心。則天下幸甚。不然。臣雖朝夕侍前。徒污名位而費廩祿。於公家之用果何益也。取進止。

上謹習疏 嘉祐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上

月日具位臣光謹昧死上疏尊號皇帝陛下。臣以駑蹇之質。再爲諫官。荷陛下寵祿之優。責任之重。夙夜震恐。不遑寧處。思極竭愚忠。以報塞萬一。顧瑣瑣細務。皆不足以煩瀆聖聽。竊以國家之治亂。本於禮。而風俗之善惡。繫於習。赤子之啼。無有五方。其聲一也。及其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死莫能相爲者。是無佗焉。所習異也。至於古今亦然。有服古之衣冠於今之世。則駭於州里矣。服今之衣冠於古之世。則僂於有司矣。衣冠烏有是非哉。習與不習而已矣。夫民朝夕見之。其心安焉。以爲天下之事。正應如此。一旦驅之使去。此而就彼。則無不憂疑。而莫肯從矣。昔秦廢井田。而民愁怨。王莽復井田。而民亦愁怨。趙武靈王變華俗。效胡服。而羣下不悅。後魏孝文帝變胡服。效華俗。而羣下亦不悅。由此觀之。世俗之情。安於所習。駭所未見。固其常也。是故上行下效。謂之風。薰蒸漸漬。謂之化。淪胥委靡。謂之流。衆心安定。謂之俗。及夫風化已失。流俗已成。則雖有辯智。弗能諭也。疆毅不能制也。重賞不能勸也。嚴刑不能止也。自非聖人得位。而臨之。積百年之功。莫之能變也。周易履之象曰。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故天子之令。必行於諸侯。諸侯之令。必行於卿大夫士。卿大夫士之令。必行於庶人。使天下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禮之本也。昔三代之王。皆習民以禮。故子孫數百年。享天之祿。及其衰也。雖以晉楚齊秦之彊。不敢暴蔑王室。豈其力不足哉。知天下之不已與也。於是乎翼戴王命。以威懷諸侯。

而諸侯莫敢不從。所以然者。猶有先王之遺風餘俗。未絕於民故也。其後日以衰薄。下陵上替。晉平公之世。魯子服回如晉。還謂季孫意如曰。晉之公室將遂卑矣。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其後趙魏韓氏。卒分晉國。習於君臣之分不明故也。降及漢氏。雖不能若三代之盛。王然猶尊君卑臣。敦尙名節。以行義取士。以儒術化民。是以王莽之亂。民思劉氏而卒復之。赤眉雖羣盜。猶立宗室。以從民望。王郎矯託名氏。而燕趙響應。董卓之亂。袁紹以誅卓爲名。而州郡雲合。曹操挾獻帝以令諸侯。而天下莫能與之敵。操之心。豈不欲廢漢而自立哉。然沒身不敢爲者。畏天下之人疾之也。自魏晉以降。人主始貴通才而賤守節。人臣始尙浮華而薄儒術。以先王之禮爲糟粕而不行。以純固之士爲鄙樸而不用。於是風俗日壞。人於偷薄。叛君不以爲恥。犯上不以爲非。惟利是從。不顧名節。至于有唐之衰。麾下之士有屠逐元帥者。朝廷不能討。因而撫之。拔於行伍。授以旄鉞。其始也。取偷安一時而已。及其久也。則衆庶習於聞見。以爲事理當然。不爲非禮。不爲無義。是以上者惴惴焉畏其下。在下者睽睽焉伺其上。平居則酒肉金帛。甘言屈體。以相媚悅。得間則鋸鋒利刃。狠心詭計。以相屠脍。成者爲賢。敗者爲愚。不復論尊卑之序。是非之理。陵夷至于五代。天下蕩然。莫知禮義爲何物矣。是以世祚不永。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五年。敗亡相屬。生民塗炭。及大宋受命。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禍生於無禮也。於是以神武聰明。躬勤萬幾。征伐刑賞。斷於聖志。然後人主之勢重。而羣臣懾服矣。於是翦削藩鎮。齊以法度。擇文吏爲之佐。以奪其殺生。

之柄。擊其金穀之富。選其麾下精銳之士。聚諸京師。以備宿衛。制其腹心。落其爪牙。使不得陸梁。然後天子諸侯之分明。而悖亂之原塞矣。於是節度使之權歸於州。鎮員之權歸於縣。又分天下爲十餘路。各置轉運使以察州縣百吏之臧否。復漢部刺史之職。使朝廷之令必行於轉運使。轉運使之令必行於州。州之令必行於縣。縣之令必行於吏民。然後上下之敍正。而紀綱立矣。於是申明軍法。使自押官以上各有階級。以相臨統。小有違犯罪。皆殊死。然後行伍之政肅。而士用命矣。此皆禮之大節也。故能四征不庭。莫不率服。汎掃九州。以陟禹之迹。至于真宗。重之以明德。繼二聖之志。夙夜孜孜。宣布善化。銷鑠惡俗。以至于今。治平百年。頑民殄絕。衆心咸安。此乃曠世難成之業。陛下當戰戰慄慄。守而勿失者也。臣竊見陛下有中宗之嚴恭。文王之小心。而小大之政多謙讓不決。委之臣下。誠使所委之人常得忠賢則可矣。萬一有姦邪在焉。豈不危甚矣哉。古所謂委任而責成功者。擇人而授之職業。叢脞之務不身親之也。至於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不由己出不可也。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威福之柄一失於人。而習以爲常。則不可復收矣。此明主之所慎也。又頃以西鄙用兵。權置經略安撫使。總一路之兵。得以便宜從事。及西事已平。因而不廢。其河東一路。總二十二州軍。曩時節度使之權不能及矣。唐始置沿邊八節度。亦如是而已。以其權任太重。故後世有跋扈之臣。洛誥曰。毋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敍。弗其絕。言慎其微也。又將相大臣典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轉運使欲振舉職業。往往故違戾而不

肯從。夫將相大臣在朝廷之時。則轉運使名位固相遠矣。及在外爲知州。則轉運使統諸州職也。烏得以一身之貴。庇一州之事。轉運使不得問哉。漢刺史以六百石。督察二千石。豈以名位之貴賤哉。又自景祐以來。國家怠於久安。樂因循而務省事。執事之臣。頗行姑息之政。於是胥史譴譁而斥逐。御史中丞輦官悖慢而廢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姦澤加於舊軍人。罵三司使而法官以爲非犯階級。疑於用法。朝廷雖特誅其人。而已停之卒。復收養之。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爲之變令。推恩者多矣。凡此數者。殆非所以習民於上下之分也。夫朝廷者。四方之表儀也。朝廷之政如是。則四方必有甚者矣。於是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將校。將校畏士卒。姦邪怯懦之臣。至有間省教閱。使之驕惰。保庇羸老。使之繁冗。屈撓正法。使之縱恣。詆訾粟帛。使之憤惋。甘言諂笑。靡所不至。於是士卒翕然譽之。而歸怨於上矣。彼旣爲之。則此效之。下旣言之。則上從之。前旣行之。則後襲之。苟彼爲而此不效。下言而上不從。前行而後不襲。則怨怒聚於其身。而禍亂生矣。長此不已。日滋月益。民之耳目。習而安之。此有以異唐之季世乎。後魏孝明帝時。征西將軍張彝。子仲瑀。上封事。欲抑損武人。不預清品。羽林虎賁千餘人。焚彝第。殺彝父子。官爲收捕。凶強者八人。斬之。其餘大赦以安之。懷朔鎮人高歡。時奉使至洛陽。見之。歸而散家財以結客。曰。朝政如此。事可知矣。於是始有飛揚之志。由是觀之。紀綱不立。則姦雄生心矣。夫祖宗苦身焦思。以變衰唐之俗。而陛下高拱熟視。以成後魏之風。此臣之所爲陛下痛惜也。臣愚以爲陛下當奮剛健之志。宣神明之德。



凡羣臣奏事。皆察其邪正。辨其臧否。熟問深思。求合於道。然後賞罰黜陟。斷而行之。則天下孰不曠然悅喜。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蓋言無所臧否之爲患大也。經略安撫使有征討之事。則置之。無事則當廢之。儻未能廢。則軍事迫急。不暇奏知者。使專之可也。其餘民事。皆委之州縣。一斷於法。或法重情輕。情重法輕。可殺可徒。可宥可赦。並聽本州申奏。決之朝廷。何必出於經略安撫使哉。轉運使規畫號令。行下諸州。而諸州違戾不從者。朝廷當辨其曲直。若事理實可施行。而州將恃貴勢。故違之者。當罪州將。勿罪轉運使。將校士卒之於州縣。及所統之官。或公卿大臣。有悖慢無禮者。明著階級之法。使斷者不疑。將帥之官。有廢法違道。以取悅於下。歸怨於上者。當隨其輕重。誅竄廢黜。公正無私。御衆嚴整者。當量其才能。擢用。褒賞如是。則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矣。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此所以尊朝廷也。上下已明。綱紀已定。然後修儒術。隆教化。進敦篤。退浮華。使禮義興行。風俗純美。則國家保萬世無疆之休。猶倚南山而坐平原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二十五

## 章奏八

論因差遣例除監司劄子

嘉祐七年七月九日上

臣光竊以轉運使提點刑獄轉運判官等皆宣布國家詔令督察官吏善惡一方之民休戚所繫事任至重不可輕以授人伏見近歲以來多以所歷差遣循例得之不問其人賢與不肖有無績效至如真楚泗州之類雖云繁劇然民事至少賓客實多大抵能飾廚傳卽爲稱職官滿之日往往擢爲監司若其人實有材能政迹則雖在他州亦當擢用若無以異於庸人則不當獨以此數州爲僥倖之津塗也臣欲乞應諸處知州軍有政迹尤異及功效著明者特賜勅書獎諭仍令中書記錄姓名若轉運使提點刑獄轉運判官等有闕卽采擇用之其餘諸處差遣舊例得監司者今後亦皆寢罷得替日依舊入常程差遣如此則官吏有所勸監司皆得人矣

論財利疏

嘉祐七年七月上

月日具位臣光謹昧死上疏尊號皇帝陛下臣聞昔楚莊王以無災爲懼曰天豈棄不穀乎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然則歲小不登邊鄙有警未必非國家之福也伏見今春天久不雨陛下憂勞於內公

卿惶恐於外。豈不以公私之積。素不充實。若遇饑饉。將無以相恤乎。一朝京師得雨。遠方未徧。則君臣釋然相慶。不復以民食爲念。陛下安知來歲之旱不甚於今歲乎。蓋天降災沴。蠻夷猾夏。冠賊姦宄。此堯舜所不能免也。卽不幸有大水大旱。方二三千里。戎狄乘間而窺邊。細民窮困而爲盜。軍旅數起。久未有功。府庫之蓄積已竭。百姓之生業已盡。陛下當此之時。將以何道救之乎。臣不知陛下與公卿大臣以此爲必無而不足憂乎。將以爲有之而不爲之備。俟事至然後憂之也。若俟事至然後憂之。雖以陛下之聖明。得益稷太公以爲輔佐。臣以爲不及矣。何則。聖賢之治。皆積以歲月然後有功。欲天下之家給人足。固不可一日具也。周易旣濟之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思患而豫防之。此其時矣。失之愈遠。救之愈難。奈何日復一日。取適目前而已乎。晉武帝時。何曾謂其子孫曰。吾每見主上所說。皆平生常語。未嘗及經遠大計。吾子孫其及於亂乎。其後五胡構亂。中州覆沒。生民塗炭。幾三百年。由是觀之。上下偷安。不爲遠謀。此最國家之大患也。詩曰。哀哉爲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方今之政。何以異此。此臣之夙夜所爲痛心疾首者也。古之王者。藏之於民。降而不能乃藏於倉廩。府庫。故上不足則取之於下。下不足則資之於上。此上下所以相保也。今民旣困矣。而倉廩府庫又虛。陛下儻不深以爲憂。而早爲之謀。臣恐國家異日之患。不在於他。在於財力屈竭而已矣。今朝廷不循其本而救其末。特置寬恤民力之官。分命使者。旁午四出。爭言便宜。以變更舊制。米鹽靡密之事。

皆非朝廷所當預者。張設科條，不可勝紀。或不如其舊，益爲民患。或朝三暮四，移左於右。其間果能利民者，不過放散縣官之物，以予民耳。是誠損上益下。王者之仁政也。然臣聞古之聖王，養之有道，用之有節。上有餘財，然後推以予民。是以上下交足，而頌聲作矣。今入者日寡，出者日滋。是所謂厭其原，開其瀆，其竭可立而待也。公家既竭，不取諸民，將焉取之？是徒有利民之名，而無利民之實。果何益哉？夫寬恤民力，在於擇人，不在立法。若守令得人，則民力雖欲毋寬，其可得乎？守令非其人，而徒立苛法，適所以擾民耳。自置此官以來，於今累年，臣訪之民間，未聞其困弊小瘳於前也。然則爲今之術奈何？曰：在隨材用人，而久任之。在養其本原而徐取之。在減損浮冗而省用之。何謂隨材用人而久任之？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雖周孔之材，不能徧爲人之所爲。況其下乎？固當就其所長而用之。今朝廷用人，則不然。顧其出身資級，何如耳。不復問其材之所堪也。故在兩禁，則欲其爲嚴助、司馬相如。任將帥，則欲其爲衛青、霍去病。典州郡，則欲其爲龔遂、黃霸。尹京邑，則欲其爲張敞、趙廣漢。司財利，則欲其爲孔僅、桑弘羊。世豈有如此人哉？故財用之所以匱乏者，由朝廷不擇專曉錢穀之人爲之故也。國初三司使，或以諸衛將軍諸司使爲之。判官則朝士曉錢穀者皆得爲之，不必用文辭之士也。先朝以數路用人，文辭之士，眞之館閣。曉錢穀者爲三司判官。曉刑獄者爲開封府推判官。三者職業不同，趣舍各異，莫相涉也。然後人主以時引對，訪問以察之，使令以試之，積久以觀之，覈其眞僞，辨其臧否，考其功效。然後進之退之，未必歷其職者，皆須進

用不可復退也。故羣臣各宜其用，而萬事交舉矣。夫官久於其業而後明，功久於其事而後成。是以古者世官相承以爲氏姓。先朝陳恕領三司十餘年，至今稱能治財賦者，以恕爲首。豈恕之材智獨異於人哉。蓋得久從事於其職故也。至於副使判官堪其事者，亦未數易也。是以先帝屢行大禮，東封西祀，廣修宮觀，而財用有餘者，用人專而任之久故也。近歲三司使副使判官，大率多用文辭之士爲之，以爲進用之資塗。不復問其習與不習於錢穀也。彼文辭之士，習錢穀者固有之矣。然不能專也。於是乎有以簿書爲煩而不省，以錢穀爲鄙而不問者矣。又居官者出入遷徙，有如郵舍，或未能盡識吏人之面，知職業之所主，已捨去矣。臣頃者判度支句院甫二年耳，上自三司使，下至檢法官，改易皆徧。甚者或更歷數人，雖有恪勤之人，夙夜盡心以治其職，人情稍通，綱紀粗立，則捨之而去。後來者意見各殊，則鄙之所爲，一皆廢壞。況怠惰之人，因循苟且，惟思便身，不顧公家者乎。如此而望太倉有紅腐之粟，水衡有貫朽之錢，臣未知其期也。凡百官莫不欲久於其任，而食貨爲甚。何則。二十七年耕，然後有九年之食。今居官者不滿三歲，安得有二十七年之效乎。臣愚以爲朝廷宜精選朝士之曉練錢穀者，不問其始所以進，或進士，或諸科，或門蔭，先使之治錢穀小事，有功則使之權發遣三司判官事，及三年而察之，實效顯著，然後得權三司判官事。又三年，更有實效，然後得爲正三司判官。其無實效者，退歸常調，勿復收用。其諸路轉運使，不復以路分相壓，使之久於其任，有實效者，或自權爲正，自轉運副使爲轉運使，無實效者，亦退歸常調，勿

復收用每三司副使闕。則選三司判官及諸路轉運使功效尤著者以補之。三司使久於其任。能使用度豐衍。公私富實者。增其秩。使與兩府同。而勿改其職。如此則異日財用之豐耗不離於已。不得諉之他人。必務爲永久之規矣。其文辭之士。則自有資塗。不必使爲錢穀之吏以輕之也。何謂養其本原而徐取之。善治財者。養其所自來。而收其所有餘。故用之不竭。而上下交足也。不善治財者。反此。夫農工商賈者。財之所自來也。農盡力。則田善收而穀有餘矣。工盡巧。則器斯堅而用有餘矣。商賈流通。則有無交而貨有餘矣。彼有餘而我取之。雖多不病矣。今之有司。自謂能治財者。臣見之矣。凍餒其民而豐積聚者也。掃土以市祿位而不恤後人者也。捃拾麻麥而喪邱山者也。保惜一錢而費萬金者也。不操白刃而爲寇攘者也。姦巧簿書而罔君上者也。必曰養其所自來而收其所有餘。則聞者以爲笑矣。夫使稼穡者饒樂。而惰游者困苦。則農盡力矣。堅好便用者獲利。浮僞侈靡者不售。則工盡巧矣。公家之利。捨其細而取其大。散諸近而收諸遠。則商賈流通矣。農工商賈皆樂其業而安其富。則公家何求而不獲乎。夫農天下之首務也。古人之所重。而今人之所輕。非獨輕之。又困苦莫先焉。何以言之。彼農者苦身勞力。衣麤食糲。官之百賦出焉。百役歸焉。歲豐則賤買其穀。以應官私之求。歲凶則流離凍餒。先衆人填溝壑。如此而望浮食之民轉而緣南畝難矣。彼直生而不知市井之樂耳。苟或知之。則去而不返矣。故以今天下之民度之。農者不過二三。而浮食者常七八矣。欲倉廩之實。其可得乎。臣愚以爲凡農民

租稅之外。宜無有所預。衙前當募人爲之。以優重相補。不足則以坊郭上戶爲之。彼坊郭之民。部送綱運。典領倉庫。不費二三。而農民常費八九。何則。價利懸惡之性不同故也。其餘輕役。則以農民爲之。歲豐則官爲平糶。使穀有所歸。歲凶則先案籍。調贍農民。而後及浮食者。民有能自耕種積穀多者。不籍以爲家貲之數。如此則穀重而農勸矣。彼百工者。以時俗爲心者也。時俗貴用物而賤浮僞。則百工變而從之矣。時俗者。以在上之人爲心者也。在上好樸素而惡淫侈。則時俗變而從之矣。其百工在官者。亦當擇人而監之。以工緻爲上。華靡爲下。物勒工名。謹考其良苦。而誅賞之。取其用不取其數。則器用無不精矣。彼商賈者。志於利而已矣。今縣官數以一切之計。變法更令。棄信而奪之。彼無利則棄業。而從他。縣官安能止之哉。是以茶鹽棄捐。征稅耗損。凡以此也。然則縣官之利果何得哉。善治財者不然。將取之。必予之。將斂之。必散之。故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此迺白圭、猗頓之所知。豈國家選賢擇能以治財。其用智顧不。如白圭、猗頓邪。患在國家任之不久。責近效而遺遠謀故也。夫伐薪者刈其條枚。養其本根。則薪不絕矣。若并本根而伐之。其得薪豈不多哉。後無繼矣。是非難知之道也。然有司不爲者。彼其心曰。吾居官不日而遷。不立效於目前。以自顯。顧養財以遺後之人。使爲功。吾何賴焉。是非特有司之罪也。亦朝廷用人之法。驅之使然也。何謂減損浮冗而省用之。昔太祖初得天下之時。止有一百一十一州耳。江南兩浙西川富饒之士。皆爲異域。又承五代荒亂之餘。府庫空竭。豪傑基布於海內。戎狄窺覲於邊境。戎車歲駕。四方



多虞當是之時內給百官外奉軍旅誅除僭僞賞賜鉅萬未嘗聞財用不足如今日之汲汲也陛下承祖宗之業奄有四百餘州天下統一戎狄款塞富饒之士貢賦相屬承平積久百姓阜安是宜財用羨溢百倍於前奈何竭府庫之所蓄罄率土之所有當天下無事之時遑遑焉專救經費而不足萬一有不可期之災患將何以待之乎夫以國初之狹隘艱難財用宜不足而有餘今日之廣大安寧財用宜有餘而不足陛下亦嘗熟思其所以然之理乎得非太祖所養者皆有功有用之人陛下所養者未必盡有功用乎臣竊見陛下天性恭儉不好侈靡宮室苑囿皆因祖宗之舊無所更造或墜頓荒翳不加修治飲膳衣服器皿帷帳適足供用不極精華或苦惡弊綻亦不更易雖唐虞之士階三尺茅茨不翦殆無以過然左右侍御之人宗戚貴臣之家第宅園圃服食器用往往窮天下之珍怪極一時之鮮明惟意所欲無復分限以豪華相尙以儉陋相訾厭常而好新月異而歲殊是以費用不足則請求無厭匄貸不恥甚者或依憑詔令以發府庫之財假託供奉以糜縣官之物真僞莫辨多少不會陛下聖度寬仁不欲拒塞惡聞人過不加案詰至於頒賜外廷之臣亦皆踰溢常數不循舊規如勳者皇女初生所散包子之類費用不可勝紀臣嘗聞耆舊之人言先朝公主在宮中俸錢不過月五千其餘後宮月給大抵倣此非時未嘗輕有賜予雖有賜予亦不甚豐竊聞近日俸給賜予比於先朝何啻數十倍矣漢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夫等猶不可又況過之是以祖宗之積窮於賜予困於浮費臣不能知其詳以外望度之什耗七八矣

內藏已虛。而浸淫於左藏矣。夫府庫者。聚天下之財以爲民也。非以奉一人之私也。祖宗所爲置內藏者。以備饑饉。兵革非常之費。非以供陛下奉養。賜予之具也。今內藏庫專以內臣掌之。不領於三司。其出納之多少。積蓄之虛實。簿書之是非。有司莫得而知也。若皆以奉養。賜予而盡之。一旦有饑饉。兵革之事。三司經費。自不能周。內藏又無所仰。斂之於民。則民已困竭。得無狼狽而不支乎。此臣夙夜所懷。懷也。今陛下所以有唐虞之德。而無唐虞之治者。其失在於不忍而好予。不忍則不誅有罪。好予則不待有功。不誅有罪。則姦邪欺罔而不忌。不待有功。則貪佞徼幸而無厭。治道之所以不格于上下者。凡以此也。昔韓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嚙一笑。嚙有爲。嚙笑有爲。笑。今袴豈特嚙笑哉。吾必待有功者。彼小國諸侯。猶能慎賞如是。而國以富彊。況以四海之主。不行無功徼幸之賞。杜塞甘言悲辭之請。則唐虞之治何遠之有哉。夫府庫金帛。皆生民之膏血。州縣之吏。鞭撻其丁壯。凍餒其老弱。銖銖寸寸而誅之。今以富大之州。終歲之積。輸之京師。適足以供陛下。一朝恩澤之賜。貴臣一日飲宴之費。陛下何獨不忍於目前之羣臣。而忍之於天下之百姓乎。夫以陛下恭儉之德。擬乎唐虞。而百姓困窮之弊。鈞於秦漢。秦漢竭天下之力以奉一身。陛下竭天下之力以資衆人。其用心雖殊。其病民一也。此臣之所以尤戚戚者也。又宮掖者。風俗之原也。貴近者。衆庶之法也。故宮掖之所尙。則外必爲之。貴近之所好。則下必效之。自然之勢也。是以內自京師士大夫。外及遠方之人。下及軍中士。

伍畝農民其服食器用比於數十年前皆華靡而不實矣。曷之所有。今人見之皆以爲鄙陋而笑之矣。夫天地之產有常。而人類日繁。耕者寢寡。而游手日衆。嗜慾無極。而風俗日奢。欲財力之無屈得乎哉。又府史胥徒之屬。居無廩祿。進無榮望。皆以啗民爲生者也。上自公府省寺諸路監司州縣鄉村倉場庫務之使。詞訟追呼。租稅徭役。出納會計。凡有毫釐之事。關其手者。非賂遺則不行。是以百姓破家壞產者。非縣官賦役獨能使之然也。太半盡於吏家矣。此民之所以重困者也。又國家比來政令寬弛。百職墮廢。在上者簡倨而不加省察。在下者侵盜而恣爲姦利。是以每有營造買買。其所費財物十倍於前。而所收功利曾不一二。此國用之所以尤不足者也。又自古百官皆有常員。而國家用磨勘之法。滿歲則遷。日滋月益。無復限極。是以一官至數百人。則俸祿有增而無損矣。又近歲養兵。務多不務精。夫兵多而不精。則力用寡而衣糧費。衣糧費。則府庫耗。府庫耗。則賜賚稀。是以不足者豈惟民哉。兵亦貧矣。策之失者。無甚於此也。凡此數者。皆所以竭民財者也。陛下安得熟視而無所變更邪。臣愚伏願陛下觀今日之弊。思將來之患。深自抑損。先由近始。凡宗室外戚後宮內臣。以至外廷之臣。俸給賜予。皆循祖宗舊規。勿復得援用。近歲僥倖之例。其踰越常分。妄有干求者。一皆塞絕。分毫勿許。若祈請不已者。宜嚴加懲譴。以警其餘。凡文思院後苑作所。爲奇巧珍玩之物。不急而無用者。一皆罷省。內自妃嬪。外及宗戚。下至臣庶之家。敢以奢麗之物。夸眩相高。及貢獻賂遺。以求悅媚者。亦明治其罪。而焚毀其物於四達之衢。專用樸素。以率

先天下。矯正風俗。然後登用廉良。誅退貪殘。保佑公直。消除姦蠹。澄清庶官。選練戰士。不祿無功。不食無用。如此行之。久而不懈。臣見御府之財。將朽蠹而無所容貯。太倉之粟。將彌漫而不可蓋藏。農夫棄糧於畝。商賈讓財於道路矣。孰與今日汲汲以應目前之求。懷懷以憂將來之困乎。夫食貨者。天下之急務。今窮乏如是。而宰相不以爲憂。意者以爲非已之職故也。臣願陛下復置總計使之官。使宰相領之。凡天下金帛錢穀。隸於三司。及不隸三司。如內藏庫奉宸庫之類。總計使皆統之。小事則官長專達。大事則謀於總計使。而後行之。歲終則上其出入之數於總計使。總計使量入以爲出。若入寡而出多。則總計使察其所以然之理。求其費用之可省者。以奏而省之。必使歲餘三分之一。以爲儲蓄。備禦不虞。凡三司使副使判官。轉運使及掌內藏奉宸等庫之官。皆委總計使察其能否。考其功狀。以奏而誅賞之。若總計使久試無效。則乞陛下罷退其人。更置之。議者必以爲宰相論道經邦。變理陰陽。不當領錢穀之職。是皆愚人不知治體者之言。昔舜舉八愷。使主后土。奏庶艱食。賈遷有無。地平天成。九功惟敘。周禮冢宰以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之法治財。用唐制以宰相領鹽鐵度支戶部。國初亦以宰相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等使。是則錢穀自古及今皆宰相之職也。今譯經潤文。猶以宰相領之。豈有食貨國之大政。而謂之非宰相之事乎。必若府庫空竭。閭閻愁困。四方之民流轉死亡。而曰我能論道經邦。變理陰陽。非愚臣之所知也。臣不勝狂愚。冒犯忌諱。惟陛下裁察。

#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二十六

## 章奏九

### 乞施行制國用疏上殿劄子

臣近曾上疏以卽今公私財用率皆窮窘。專奉目前經費。猶汲汲不足。萬一有大水大旱。饑饉相仍。戎狄侵邊。盜賊羣起。發兵誅討。不時克定。倉庫已空。百姓又竭。其憂患不細。必當早爲之謀。以救斯弊。乞隨材用人。使久於其任。務農通商。以蕃息財物。節省賜予。裁損浮費。又以宰相領總計使之職。凡天下金帛錢穀屬於三司。不屬三司者。總計使皆領之。歲終則校其出入之數。若入少而出多。則思其所以救補之術。奏而行之。常使歲餘三分之一。以備饑饉。軍旅非常之費。其內外錢穀官之長。皆委總計使察其能否。考其功狀以奏。而誅賞之。此誠當今之急務。伏望陛下與公卿大臣定議。早賜施行。

### 乞召皇姪就職上殿劄子

嘉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上

臣伏見陛下以皇姪宗實知宗正寺。宗實辭讓多日。不肯就職。陛下兩次遣使者召令受勅。中外之人無不欣悅。以爲非陛下睿智聰明。深謀遠慮。斷自聖志。確然不惑。何以及此。夫王者以大庇生民爲仁。安固基業爲孝。仁孝之道。莫大如此。今陛下一舉而兩有之。天下聞之。安得不喜。又爵祿者人之所貪。往往按

量絲毫。干求爭訟。不顧廉恥。今宗實特受陛下簡拔。恩寵殊異。而以榮爲懼。辭讓懇切。首尾十月。尙未受詔。其智識操行。必賢於人。益足彰陛下知人之明。此天下所以尤喜也。然陛下之於宗實。屬則父也。尊則君也。在禮。父召無諾。唯而起。君命召。不俟駕。今陛下兩遣使者召之。宗實雖不受恩命。亦當入見。面自陳述。豈可在家堅臥不起。臣愚伏願陛下更遣近上內臣。往傳聖意。責以禮法。彼宜不敢不來。來則陛下面加敦諭。使知聖心懇惻。發於至誠。彼宜不敢不受。如此則陛下仁孝之德。純粹光大。本末如一。無以復加。此皆陛下卽今所行。而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欲陛下守之益堅。行之不倦故也。

論覃恩劄子

嘉祐七年七月五日

臣光等伏觀今月三日御札。取今年季秋擇日有事于明堂。所有合行諸般恩賞。一依南郊例施行。臣等竊見皇祐二年親祀明堂。是時以初行希闊之禮。文武臣僚。並轉一官。今國家修舉舊禮。乃是常典。雖已誕告恩賞。一依南郊例。然竊慮貪冒無識之人。尙有希覬流言云云。動搖中外。況今庶官濫溢。經費窘竭。豈可復踵往歲之失。以增今日之弊。伏望朝廷豫先明降指揮。言今歲所行明堂之禮。更不覃恩轉官。使中外咸知。以絕徼倖者之望。

請早令皇子入內劄子

嘉祐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臣等伏聞擇今月二十五日差內臣宣皇子曙入內。而曙猶復稱病未入。臣等竊以臣子有君命召不俟

駕之禮使者有受命不受辭之義。今曙但以恐懼不敢便當陛下非常恩寵而所差內臣亦合以臣子事君父之禮。曉諭切責使卽奉命。豈得備禮致命默然往復。殊不副陛下聖意。其本月二十五日宣曙內臣伏乞特行責降以懲不職之罪。況皇子之名本非官職。無容避讓。今詔命已下二十餘日。而曙旣爲陛下之子。禮當朝夕定省。備人子之職。不宜久處外宅。伏望聖慈速賜選差。都知御藥諭以君父之命不可違。臣子之職不可闕。敦迫切責。使卽時入內。并下大宗正司及本宮。亦仰以禮敦遣。不得更容遷延。

乞直講不限年及出身劄子

嘉祐七年九月一日上

臣伏見國子監直講見缺數員。久而未補。蓋以近制須年四十以上。及進士九經出身。方得爲之。臣愚以爲學宮正宜取德行經術可爲師表之人。不當限以苛法。若不察其人之賢愚。而惟年齒出身之問。則雖有德行如顏回。經術如王弼。皆終身不可爲學官也。又舊制學官皆先試講說。然後就職。近歲此法亦因循不行。臣欲乞今後應國子監直講有闕。許本監或兩制以上舉京朝官選人有德行經術者。具姓名聞奏。更不問年紀及出身。其國子監所舉者。委學士或舍人院試。兩制以上所舉者。委國子監試。並須衆官聚廳互舉疑義。面試講說。擇其義理精通者。保明聞奏。方降勅差除。若德行邪僻。經術荒謬。而輒敢舉薦保明者。並乞嚴行朝典。

乞復夏倚差遣劄子

嘉祐七年九月十七日上

臣先任通判并州事。日准經略司牒。往麟州勾當公事。伏見通判本州事夏倚。通敏恪勤。勇於忠義。苟利公家。不爲身謀。始與臣共議於屈野河西。修堡以止西夏侵耕。及見管幹軍馬司公事郭恩。恃勇輕敵。倚與臣書。稱恩萬舉萬敗。經略司方行止約。恩已覆沒。倚收撫散兵。孤城獲安。旣而倚與衆人一例獲罪。降充監當。及今五年。兩經大赦。應當時河西連累之人。罪稍輕者。並已復舊。差遣惟倚尙合入知縣資敘。比於衆人。獨爲困躓。誠可哀憐。臣竊以倚當日知恩必敗。而力不能制。恩之敗績。實非倚罪。兼其人公忠材智。誠有可稱。不可專以一眚掩其衆善。伏望聖慈。特與復通判差遣。庶使任職之臣。知徇公獲罪。終不能久爲身累。有所勸慕。

乞推恩老臣劄子

嘉祐七年九月十九日上

臣伏見皇祐二年。陛下親祀明堂。曾召前兩府杜衍任布二人陪位。及禮畢。陛下推恩。特賜衍布子男各一人。進士出身。今陛下再舉希闕之典。亦曾召前宰相龐籍陪位。臣竊以籍曩守西邊。宣力實多。懷柔凶渠。復歸皇化。其在宰府。屬蠻寇憑陵。震驚二廣。翼贊聖謀。廓清醜類。及告老之年。精力猶壯。堅辭榮祿。去位家居。實國家之碩臣。方今之耆俊。遇茲盛禮。伏望陛下用杜衍任布前例。特推恩於籍子男一人。以慰其心。足以示養老優賢。增聖政之美。

論董淑妃諡議策禮劄子

嘉祐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臣伏見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陛下親爲之輟朝挂服。羣臣進名奉慰。又命有司爲之定諡。及行策禮於葬日。仍給鹵簿。外廷之議。皆以爲董氏名秩本微。病亟之日。方拜充媛。今送終之禮。太爲崇重。臣按古者婦人無諡。近世唯皇后有諡。及有追加策命者。妃嬪已下。未之有也。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唯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方給鼓吹。後至中宗時。韋后建議。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明主之令典。不足法也。臣愚伏念陛下恭儉寡欲。近歲以來。後宮之寵。絕無大盛。過分著聞於外者。此四方之人所以咨嗟頌詠。歸仰聖德也。不意今茲以旣歿之董氏。而有司諂曲。妄崇虛飾。以隳紊制度。瀆慢名器。使天下之人。疑陛下隆於女寵。甚非所以光益聖德也。況禮數旣崇。則凡喪事所須。用度必廣。今明堂大禮新畢。帑藏空虛。賦斂日滋。元元愁困。誠不宜更崇大後宮之喪。以橫增煩費。夫亡者雖加之虛名盛飾。豈能復知。而足以仰累聖德。臣竊惜之。伏望陛下特詔有司。悉罷議諡及策禮事。其葬日更不給鹵簿。凡喪事所須。務從減損。不必盡一品之禮。以明陛下薄於女寵而厚於元元也。

論寺額劄子

嘉祐七年十月四日上

臣伏觀近降赦節文。應天下係帳存留寺觀院舍。自來未有名額者。特賜名。其在四京管內者。雖不係帳。今日已前。蓋到舍屋及百間以上者。亦賜名額。竊以釋老之教。無益治世。而聚匪游惰。耗蠹良民。此明識所共知。不待臣一二言也。是以國家明著法令。有創造寺觀一間以上者。聽人陳告。科違制之罪。仍卽時

毀撤。蓋以流俗癡愚。崇尚釋老。積弊已深。不可猝除。故爲之禁限。不使繁滋而已。今若有人公違法令。擅造寺觀。及百間已上。則其罪已大。幸遇赦恩。免其罪罰可矣。其棟宇瓦木。猶當毀撤。沒入縣官。今既不毀。而又明行恩命。錫之寵名。是勸之也。臣聞爲人上者。洗濯其心。壹以待民。是以令行禁止。而莫敢不從。今立法以禁之於前。而發赦以勸之於後。則凡國家之號令。將使民何信而從乎。臣恐自今以往。姦猾之人。將不顧法令。依憑釋老之教。以欺誘愚民。聚斂其財。以廣營寺觀。務及百間以上。以須後赦。冀幸今日之恩。不可復禁矣。方今元元貧困。衣食不贍。仁君在上。豈可復倡釋老之教。以害其財用乎。事有微而患深。令有近而害遠者。此之謂也。伏望陛下。追改前命。應天下寺觀院舍。不係帳者。不以舍屋多少。並依前後勅條處分。其昨來赦文內。四京寺觀院舍。雖不係帳。亦賜名額一節。乞更不施行。庶使號令爲民所信。而游惰不能爲姦也。

言賈黯劄子 嘉祐七年十月十二日上

臣伏見權知開封府賈黯。本以文藝進身。不閑吏事。擢在流內銓。三斑審官院。已無聲迹可紀。及尹京邑。當繁劇之任。尤非所長。區斷乖方。怨嗟盈路。伏乞朝廷量其所能。授以佗職。別選差人知開封府。庶合衆心。

言王達劄子 嘉祐七年十月十九日上

臣竊聞監兗州景靈宮王達近降勅差知萊州達暴戾凶狡陵上虐下所至爲害朝野具知今年齒已衰猶汚仕籍若復授以一州使爲長吏必恣行不法殘害民物監司畏之莫敢詰問使一境之人何所控告伏望朝廷檢會達年紀及察達平生事迹勒令致仕或只與監當差遣永不得令親民

言王達第二劄子

尋改除達西京留臺

臣先曾上言新差知萊州王達暴戾凶狡殘害民物乞檢會達年紀及平生事迹勒令致仕或只與監當差遣至今未聞朝廷追改前命臣竊以善爲政者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故害民之吏患在不知知而不除使戕賊良善不愛一州而愛一酷吏豈爲民父母之意哉伏望朝廷檢會臣前來所奏早賜施行

言陳烈劄子

嘉祐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上

臣等伏見朝廷舉以福州處士陳烈好學篤行動遵禮法樂道養志名聞京師故舉之閭閻之中以爲學官烈辭讓未至今聞福建路提刑王陶奏據福州勘到烈爲妻林氏疾病瘦醜遣歸其家十年不視陶因言烈貪污險詐行無纖完乞盡追奪前後所受恩命臣等素不識烈不知其人果爲如何惟見國家常患士人不修名檢故舉烈等以獎勵風俗若烈平生操守出於誠實雖有底滯迂闊之行不能合於中道猶爲守節之士亦當保而全之豈可毀壞挫辱疾之如讎書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古人所以禮

九九市駿骨。蓋以此也。若其內懷姦惡。虧敗名教。外飾詐僞。沽釣聲利。則朝廷勳者以爲有道之士。不次用之。今乃醜行布於四方。其爲愧恥。亦不細矣。其始者薦舉之人。安可置其罪而不問。臣等欲望陛下委鄰路監司。再行體量。本人平生事迹。善惡虛實。或選差公正官吏。通儒術識大體者。覆勘前件公事。若情理不至深重。止於夫妻不相安諧。則使之離絕而已。湔洗其過。庶幾復伸眉於後。又使四方節行之士。不憂橫辱。得以安恬於閭里。若實有醜惡之迹。敗亂名教。則當嚴賜刑誅。并治舉者之罪。以明至公。

論赦劄子

嘉祐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臣伏見國家每下赦書。輒云敢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誠欲恩澤下究而號令必信也。比見臣僚多以私意偏見。奏赦前事。乞不原赦。或更特行編配。重於不經赦之人。朝廷皆從其請。若其人情理巨蠹。必不可赦者。則國家當於約束勅及赦文內。明白言之。若所坐不至甚重而特不赦。是恩澤有所不均。而同罪之人。有幸有不幸也。且今劫盜殺人。不死及雜犯死罪。猶赦之。而微罪不赦。是則罪之輕重。不繫於人主。不刊之法令。而決於人臣一時之私意也。況使經赦之人。仍就編配。得罪重於不經赦者。尤無謂也。夫赦者。誠非致治之道。然朝廷若能永無赦令。使有罪者必刑。斯人知恐懼。莫敢犯矣。今旣數下赦令。而使大罪得免。小罪被刑。經赦者其罰重。不經赦者其罰輕。臧否糾紛。使百姓何所取信哉。臣愚欲望陛下。自今犯罪之人。情理巨蠹。必不可赦者。乞於豫降約束勅內。明白言之。其餘並從赦文處分。其有指赦作過。

情狀顯然。不因臣僚奏請。陛下聖意。特不原免者。止宜依法施行。亦不可使重於赦前之罪。應昨赦前犯罪。不至編配。而赦後特行編配者。並乞放令逐便。庶使恩澤均一。號令明信。

言壽星觀御容劄子

嘉祐七年十一月三日

臣等前者伏觀陛下幸壽星觀奉安眞宗御容。當是時。臣等不知事之本末。未敢進言。自後方知本觀舊日止有先帝時所畫壽星。近因本觀管幹內臣吳知章妄有奏陳。稱是先帝御容。意欲張大事體。廣有興修。自爲勞效。別圖恩賞。陛下天性仁孝。以爲崇奉祖宗。重遠其請。遂更畫先帝御容。以易壽星之像。改爲崇先觀。知章旣得御容。倚以爲名。姦詐之心。不知紀極。乃更求開展觀地。別建更衣殿及諸屋宇。將近百間。制度宏侈。計其所費。踰數千萬。向去增益。未有窮期。臣等竊以祖宗神靈之所憑依。在於太廟木主而已。自古帝王之孝者。莫若虞舜。商之高宗。周之文武。未聞宗廟之外。更廣爲象設。然後得盡至誠也。唯高宗祭祀親廟。微爲豐數。故傳說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祖已曰。祀無豐于昵。蓋規之也。後至漢氏。始爲原廟。當時醇儒達禮者。靡不譏之。況畫御容於道宮佛寺。而又爲壽星之服。其爲黷也甚矣。且又太祖太宗御容在京師者。止於興國寺啓聖院而已。眞宗御容已有數處。今又益以崇先觀。是亦豐于昵也。無乃失尊尊之義乎。原其所來。止因知章妄希恩澤。乃敢恣爲誣罔。興造事端。致陷朝廷於非禮。今旣奉安御容。難以變更。若只就本觀舊來已修屋宇。固足崇奉。所有創添屋宇。伏乞一切停寢。止

令有司以時侍奉。所有知章誣罔聖聰。依託御容。妄有干請。廣興力役。乞下所司取勘。窮治姦狀。明正其罪。

論儀鸞失火劄子

嘉祐七年八月十一日上

臣竊聞今月九日夜大慶殿前儀鸞司房內失火。煙焰已起。燒及屋宇。側近守宿之人。知覺差早。僅能救滅。或聞聖恩欲寬貸失火之人。竊以宮省之內。火禁不可不嚴。嚮使救之稍緩。爲災不細。伏望選差不干礙官一員。子細檢定火發蹤由。委開封府依公盡理根勘。從初失火因依。應干繫人等嚴賜施行。所貴戒勵後人。不敢懈慢。

#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二十七

## 章奏十

論后妃封贈劄子

嘉祐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上

臣伏聞學士院新定後宮封贈父祖制度。皇后與妃皆贈三代。臣竊以爲不可。夫禮之所慎。在於尊卑之分。別嫌明微。故國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蓋以大夫貴近於君。故推而遠之。以防僭倂之端。士賤遠於君。雖與之同物。無所嫌也。況后妃之際。實治亂之本。聖人於此尤兢兢焉。皇后敵體至尊。母儀四海。六宮之內。無與等夷。妃品秩雖貴。而皇后猶爲女君。今封贈之典。混而爲一。臣實懼焉。雖陛下聖明。宮壺之政。貴賤有倫。必無僭倂之憂。然非所以別嫌疑。防萌兆。垂法度。示子孫也。昔漢文帝幸郎署。慎夫人與皇后同坐。中郎將袁盎引卻。慎夫人席曰。陛下旣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同坐哉。文帝善其言。彼少頃同席。盎猶以爲不可。而犯顏力爭。況著之典策。以爲百世之法乎。臣謹按天聖中。遇南郊大禮。皇太后追贈三代。太妃止贈二代。然則妃贈三代。乃近歲之失。不可以不正也。議者或謂外廷之臣。凡入兩府者。皆贈三代。妃正一品。禮不可以後之。臣竊以爲不然。聖王制禮。內外異宜。不可均壹。自宰相樞密副使。名秩雖殊。而比肩爲臣。共同職業。俱贈三代。不足爲嫌。皇后與妃。位次相亞。而有妾主之分。以此尤宜分別名

器使之著明以防後世之有僭差不可鹵莽滅裂苟然而已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聖旨改定新制。自今後唯皇后得贈三代。自妃以下皆不過二代。若以外廷之臣封贈太優。則乞自今後唯宰相樞密使得贈三代。自參知政事以下止於二代。庶幾得禮之宜。

乞以假日入問聖體劄子

嘉祐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上

臣等竊以休假之令蓋懲羣臣職事勞苦故因節序使得歸家享祀宴樂盡其私恩。今陛下聖體雖安然飲膳起居尙未復舊將來寒食節假頓經之日羣臣不奉天顏曉夕之心豈能自安欲乞自入假以後每隔日許兩府及知雜御史以上一次問聖體仍乞召兩府入對便殿所貴中外之人盡知陛下聖體康寧各獲安心。

乞遣告哀使劄子

嘉祐八年四月九日上

臣等竊見大行皇帝晏駕已近旬日其告哀於契丹使人尙未進發兼聞不曾素戒使者對答繼嗣之辭。臣等竊議深恐未便何則國家既與契丹約爲兄弟遭此大喪立當訃告虜中刺探之人所在有之。今天下縞素虜中豈得不知而訃告之人尙未到彼虜謂中國有何事故能不猜疑自古大宗無子則取於小宗以爲後著在禮典豈爲國惡若虜人有問盡以實對有何所傷今問繼嗣於使人而使人對以不知事體豈得便穩況陛下初爲皇子之時詔書已布告天下虜中安得不知今若答以虛辭不足詐彼而適足



取其笑侮耳。國家自與契丹和親以來，五十有六年，生民樂業，今國有大故，正是鄰敵闕伺之時，豈可更接之失理，自生間隙。臣等願朝廷早決此議，令人晝夜兼程進發。若虜中間及繼嗣，皆以實告。孔子曰：言忠信，雖蠻貊之邦行矣。臣等愚意，竊以如此爲便。

上皇太后疏

嘉祐八年四月十三日上

月日具位臣司馬光昧死再拜上疏皇太后殿下。羣生無福，大行皇帝奄棄天下，皇帝繼統，哀毀成疾，未能親政，恭請殿下同決庶務。臣愚伏計殿下念宗廟社稷之重，爲四海黎元之計，不得已而臨之，非中心所欲也。若皇帝聖體不日康寧，殿下必推而不居，若藥石未效，則殿下方且總覽萬幾，未暇自安。故凡舉措動靜，不可不戒慎留心焉。方天下之勢危於累卵，小大戰戰，憂慮百端，若非君臣同心，內外協力，夙夜勤勞，以徇國家之急，則禍難之生，豈可勝諱哉。夫安危之本，在於任人，治亂之機，在於賞罰，二者不可不察也。若中外百官各得其人，賢能者進，不肖者退，忠直者親，讒佞者疎，則天下何得不安。任職之臣，多非其人，賢能者退，不肖者進，忠直者疎，讒佞者親，則天下何得不危。賞不因喜，罰不因怒，賞必有所勸，罰必有所懲，則天下何得不治。喜則濫賞，怒則妄罰，賞加於無功，罰加於無罪，則天下何得不亂。然則天下安危治亂，不在於他，在於人主方寸之地而已矣。凡御下之道，恩過則驕，驕則不可不戢之以威，威過則怨，怨則不可不施之以恩。恩威之道，聖人所以制世御俗，猶天地之有陰陽，損之益之，不失中和以生成。

萬物者也。夫恩者欲物之親己也。有時而生怨。威者欲物之畏己也。有時而生慢。小人之性。恩過則驕。驕而裁之則怨矣。爵祿賞賜。妄加於人。則其同類皆曰。我與彼才相若也。功相敵也。彼得之而我獨不得何哉。是出一恩而召羣怨也。故曰。恩有時而生怨也。威嚴太盛。則人無所容。刑罰煩苛。則濫及其辜。則其同類皆曰。是過也。人誰無之。彼既不免。行將及我。於是乎窮迫思亂。爲其上者乃更畏恐而求姑息。是始於嚴而終於慢也。故曰。威有時而生慢也。如是則爲人上者。豈不至難哉。善爲人上者不然。恩必施於有功。而罰必加於有罪。恩雖至厚。而人不敢妒者何也。衆人之所與也。罰雖至重。而人無所怨者何也。衆人之所惡也。大行皇帝天性至仁。羣臣之功。或未足言。而賞之以厚。罪或不可容。而罰之至輕。善則善矣。而小人不識大恩者。或幾乎驕慢矣。臣竊意殿下。今茲繼而爲政。必將紕之以嚴。紕之以嚴。誠是也。然天下之人。涵濡大行皇帝聖澤日久。一旦暴加繩檢。恐駭而離心。伏願殿下。徐以義理教之。戒之。有不聽從。而尤無良者。然後加刑罰焉。則誰敢不肅。此善之善者也。往者大行皇帝嗣位之初。章獻明肅皇太后保護聖躬。綱紀四方。進賢退姦。鎮撫中外。於趙氏實有大功。但以自奉之禮。或崇重太過。外親鄙猥之人。或忝污官職。左右讒諂之臣。或竊弄權柄。此所以負謗於天下也。今殿下初攝大政。四方之人。莫不觀聽。以占盛德。臣以爲凡名體禮數。所以自奉者。皆當深自抑損。不可盡依章獻明肅皇太后故事。以成謙順之美。副四海之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殿下當信之用之。與共謀天

下之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宗勳者。殿下當疎之遠之。不可寵以祿位。聽采其言也。臣聞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況后妃與國同體。休戚如一。若趙氏安。則百姓皆安。況於曹氏。必世世長享富貴明矣。趙氏不安。則百姓塗地。曹氏雖欲獨安。其可得乎。是故政者正也。爲政之道。莫若至公。臣願殿下熟察羣臣之中。有賢才則舉之。有功則賞之。雖賤如厮役。憎如仇讎。遠在千里之外。皆不可棄遺。如此則人誰不勸矣。羣臣之中。職事不修。則廢之。有罪則刑之。雖貴爲公卿。親如兄弟。近在耳目之前。皆不可寬假。如此則人誰不懼矣。夫爲善者勸。爲惡者懼。百官稱職。萬民樂業。天下之安。猶倚太山而坐平原也。尙何憂哉。然後俟皇帝聖體平寧。授以治安之業。自居長樂之宮。坐享天下之養。則殿下聖善之德冠絕前古。光映後來。雖周之文母。漢之明德。不足比也。臣備國家侍從之臣。以諫諍爲職。不勝區區之誠。妄冒以聞。伏惟殿下置之几席。少加聽察。

言遺賜劄子

嘉祐八年四月十五日

臣伏睹聖恩。頒賜羣臣。以大行皇帝遺留物。如臣所得。已近千緡。況名位漸高。必需資愈厚。舉朝之內。所費何啻鉅萬。竊以國家用度素窘。復遭大喪。累世所藏。幾乎埽地。傳聞外州軍官庫無錢之處。或借貸民錢。以供賞給。一朝取辦。逼以捶楚。當此之際。羣臣何心以當厚賜。況將來山陵所須。全未有備。國信往來。又當供億。萬一更有水旱軍旅之虞。不知朝廷何以處之。若國用不足。必重斂於民。民已困窮。何以供命。

飢寒所驅。必爲盜賊。此乃安危之本。願陛下深思熟慮。勿以爲細事而忽之也。臣誠知乾興之際。會有此例。亦恐當時所賜。不至如此之多。況當時帑藏最爲富實。今事力耗竭。十無一二。豈可但云舊例。不思損益。況委質爲臣。共圖國事。股肱耳目。譬猶一體。安則俱安。危則俱危。豈待多得金珠。然後輸忠盡力。恐非所以遇士大夫之道也。今天崩地拆。率土哀摧。羣臣各遷一官。不隔磨勘。恩澤已厚。誠不忍更受賜物。因公家之禍。爲私室之利。伏望聖慈。許令侍從之臣。各隨其意。進奉金帛錢物。以助供山陵之費。如此則君恩下流。臣誠上達。上下相愛。洽於至和。旣可以少紓民力。又不至有傷國體。

言遺賜第二劄子

嘉祐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上

臣於今月十五日曾具劄子上言。乞許令侍從之臣。進奉金銀錢帛。以助山陵之費。至今未聞降出。臣亦曾與同輩具狀詣客省進物。蒙批降指揮。以乾興年中無此例。不令收接。其事理本末。臣已於前來劄子內一一奏陳。今更不敢重複有言。竊以方今國家多虞。人心危懼。正是朝廷斟酌時宜。損益變通之際。豈可不究利害。但詢舊例而已。況所賜羣臣之物。比舊例過多幾倍。而羣臣有所進獻。則云舊例無之。雖聖恩務在優隆。然羣臣有廉恥之心者。何面目以自安。又州縣鞭撻平民。逼取錢物。以濟一時之急。不知乾興年中何嘗有此例也。以此見國家虛實緩急。逐時不同。豈可專執舊文。不加裁損。今大喪之後。內外困窮。凡百在位之臣。皆當焦心刻己。以救其患。若受此非常之賜。恬然有之。曾不爲愧。則士衆必曰。我輩勞

苦而所得微薄。羣臣安坐而專享厚利。其心安得不怨。百姓亦曰。我輩剝膚椎髓以供賦斂。而浩浩入羣臣之家。如泥沙不惜。其心安得不怒。近者怨。遠者怒。爲國計者。可以不深思遠慮乎。是以臣章區區欲輸此物。非謂可以增帑藏之富。助用度之急也。其意蓋以通上下之情。慰遠近之心。塞無厭之怨。解重斂之怒。伏望朝廷留心省察。知其爲安危之本。非臣誇小廉競小忠也。臣今來并前來所奏劄子共二道。並乞早降付中書樞密院同共商量施行。

上皇帝疏

嘉祐八年四月  
二十七日 上

月日具位臣司馬光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愚竊惟大行皇帝春秋未甚高。以宗廟社稷之重。昭然遠覽。確然獨斷。知陛下仁孝聰明。可守大業。擢於宗族之中。建爲嗣子。授以天下。其恩德隆厚。踰於天地。固非微臣所能稱述。今不幸奄棄萬國。陛下哀慕泣血。以夜繼晝。過於禮制。以至成疾。中外聞者。無不感泣。知大行皇帝能爲天下得人。治平之期。企踵可待。羣臣百姓。不勝大幸。今者聖體痊平。初臨大政。四海之人。拭目而視。傾耳而聽。舉措云爲。不可不慎。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召誥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夫爲政之要在於用人。賞善罰惡而已。三者之得。則遠近翕然。嚮風從化。可以不勞而成。無爲而治。三者之失。則流聞四方。莫不解體。綱紀不立。萬事隳頽。治亂之原。安危之機。盡在於是。臣願陛下難之。慎之。精心審慮。如射之有的。必萬全取中。然後可發也。陛下思念先朝。欲報之德。奉事皇

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此誠仁厚之至。過人遠甚。臣願陛下雖天性得之。復加聖心。夙夜匪懈。慎終如始。以結億兆之心。刑四方之化。則福祿流於子孫。令問垂於無窮矣。古者人君嗣位。必踰年然後改元。臣願陛下下一循典禮。勿有變更於中年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自漢氏以來。始從權制。以日易月。臣願陛下雖仰遵遺詔。俯徇羣情。二十七日而釋服。至於宮禁之中。音樂遊燕吉慶之事。皆俟三年然後復常。以盡慎終追遠之義焉。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爲其父母齊衰不杖期。爲所後者之親皆如子。而爲己之親皆降一等。蓋以特重於大宗。則宜降其小宗。所以專志於所奉。而不敢顧私親也。漢宣帝自以爲昭帝後。終不敢加尊號於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於布衣。親冒矢石。以得天下。自以爲元帝後。亦不敢加尊號於鉅鹿都尉南頓君。此皆徇大義。明至公。當時歸美。後世頌聖。至於哀安桓靈。或自旁親入繼大統。皆追尊其祖父。此不足爲孝。而適足犯義侵禮。取譏當時。見非後世。臣願陛下深以爲鑑。杜絕此議。勿復聽也。凡此數者。伏計陛下聰明。皆素知之。然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懼不幸有詔。諛之臣。不識大體。妄有關說。自求容媚。陛下萬一誤加聽從。聖言一出。布聞於外。則足以傷陛下之義。虧海內之望。臣雖欲捐軀爭之。亦無及已。是以不敢不先事而言。庶幾聖德純粹完美。不有秋毫之缺。使一夫竊議於草萊者。臣之志也。輕冒宸嚴。不勝惴款惶悸之至。伏冀留神裁察。

臣竊聞大行皇帝欲以十二月二十七日大葬。而朝廷遣使按行山陵。至今未知定處。或云欲於永安縣界之外。廣求吉地。臣愚以爲過矣。夫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畏。至於喪葬。爲害尤甚。是以士庶之家。或求葬地。擇歲月。至有累世不葬者。臣常深疾此風。欲乞國家禁絕其書。而未暇也。今山陵大事。當守先王之典禮。至於葬書。出於世俗委巷之言。司天陰陽官皆市井愚夫。何足問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葬於北方北首。未嘗問歲月。相山岡。然考其子孫之吉凶。豈有異於今哉。春秋書己丑葬。恭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然則雖云卜日。亦當臨事制宜也。周禮家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明不擇地形也。然而周有天下。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歲。蓋王者受命於天。期運有常。國之興衰。在德之美惡。固不繫葬地時日之吉凶也。且葬者。藏也。本以安祖考之形體。得土厚水深高敞堅實之地。則可矣。子孫豈可因以求福哉。又曩者國家以謹於時日之故。堅用八日大斂。自爾以來。聖躬有疾。至今尙未平復。陰陽無驗。亦已明矣。況國家自宣祖以來。葬於永安。百有餘年。官司儲侍。素皆有備。今改卜他所。不惟縣邑官司更須創置。亦恐大行皇帝神靈眷戀祖宗。未肯卽安於新陵也。凡科率之物。期日遠則民力寬。而事易辦。期日近則費愈多。而事不集。塶石之類。體重難移。若山陵之處。不使豫先知之。則有司何以供辦。百姓何以輸納。至時暴加迫趣。則一錢之物。必值十錢。疲羸之民。將不勝其弊矣。伏望朝廷特賜指揮。按行山陵使等。只於永安縣界舊陵側近。選

擇善地。旬日之內。早定奪聞奏。仍令有司豫先計度山陵的實合用之物。降下本處。寬設期限。使之備辦。不得大約虛數及妄立近限。必使號令明信。則事無不濟。而民力不困矣。



#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二十八

## 章奏十一

論御藥寄資劄子

嘉祐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上

臣伏見祖宗以來擇內臣謹信者勾當御藥院。以其職任最爲親近。恐名位寢崇。歲月稍久。則權勢太重。不可制御。故常用供奉官以下爲之。轉至內殿崇班。則出爲外官。此乃祖宗深思遠慮。防微杜漸。高出前古。詒謀萬世者也。近歲以來。頗墮舊法。居此任者。往往闡理官資。請其俸給。久而不去。殊失祖宗之意。深爲不便。今茲踐祚之初。所宜革去積弊。率由舊章。竊見勾當御藥院劉保信等四人。亦曾自陳乞因覃恩改任外官。伏望皇太后殿下皇帝陛下。各依逐人所請。將應自來內臣闡理官資者。並除正官。授以外任。別擇供奉官以下素知心腹忠信謹慤之人。使勾當御藥院。仍自今後凡轉官至內殿崇班以上者。並須出外。一遵祖宗之制。不得闡理官資。依舊留任內庭差遣。

乞令皇子伴讀官提舉皇子左右人劄子

臣伏見陛下差直史館王陶充皇子伴讀。祕閣校理孫思恭充本位說書。此誠國家之首務。聖哲之遠圖。然臣聞三代令主。置師傅保以教其子。又置三少與之燕居。至於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之人。皆選孝悌端

良之士。逐去邪人。毋得在側。使之日見正事。聞正言。然後道明而德盛。心愉而體安。福被兆民。功流萬世。此教之所以爲益也。今陶等雖爲皇子官屬。若不日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洽。志意不通。未嘗與之論經術之精微。辨人情之邪正。究義理之是非。考行己之得失。教者止於供職。學者止於備禮。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佞邪讒巧之人。雜處其間。出入起居。朝夕相近。誘之以非禮。導之以不義。納之以諂諛。濟之以詐僞。雖皇子資性聰明。端慤難移。然親近易習。積久易遷。詔諛易入。詐僞易惑。如此則雖有碩儒。端士爲之師傅。終無益也。臣聞孟子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又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亦不可得也。臣愚伏望陛下多置皇子官屬。博選天下有學行之士以充之。使每日在皇子口與皇子居處燕遊。講論道義。登善抑惡。輔成懿德。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亦皆選小心端慤之人。使所屬官司結罪保明。然後得入。仍專委任。讀官提舉覺察。若有佞邪讒巧之人。誘導皇子爲非禮之事者。委任讀官紀舉施行。卽時斥逐。不令在側。若皇子自有過失。再三規誨。不從者亦聽以聞。如此則必進德修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踈。誠天下之幸也。大理評事趙彥若。孝友溫良。謹潔正固。博聞強記。難進易退。國子監直講李寔。好學有文。修身慎行。祕閣校理孟恂。清純愷悌。始終如一。此臣之所知也。伏望陛下擇此三人。及廣求其比。以備皇子官屬。臣推心盡忠。不敢形迹。僭越妄言。伏俟譴謫。

上兩宮疏

嘉祐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上

月日具官臣司馬光昧死再拜上疏。皇太后殿下。皇帝陛下。臣聞天地交謂之泰。天地不交謂之否。天地者。陛下之象也。施諸人事。君仁而臣忠。父慈而子孝。兄愛而弟恭。皆泰也。君不仁。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兄不愛。弟不恭。皆否也。泰則上下之情通。內外之志和。國以之治。家以之安。否則上下之情塞。內外之志乖。國以之亂。家以之危。治亂安危之分。不在於他。在於審察否泰之端而已矣。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自古聖王治天下之道。未有不自孝慈始者也。恭惟先帝屬籍之親。凡數百人。獨以天下之業傳於聖明。皇太后承顧命之際。鎮撫中外。決定大策。其恩德隆厚。踰於天地。何可勝言。皇帝至性烝烝。哀以執喪。恭以致養。日夜憂勞。以成疾疹。其於慈孝之美。可謂至矣。然臣猶竊有所懼。不可不過慮於萬一。先事而進言者。臣聞金隄千里。潰於蟻壤。白璧之瑕。易離難合。況社稷之重。非特金隄也。骨肉之親。非特白璧也。在於守之至謹。執之至固。完美無閒。然後福祿無疆也。夫姦邪之人。專闕上意。苟有罅隙。則因而乘之。於是離間人君臣。交構人父子。使之上下相疾。內外相疑。已然後得奮其詐謀。以盜其大權。私其重利。自古以來。喪國敗家。未有不由此者也。今雖叡聖在上。朝廷清明。中外之臣。咸懷忠良。然禍福之原。其來甚微。舉措聽納。不可不慎。臣愚竊惟今日之事。皇帝非皇太后無以君天下。皇太后非皇帝無以安天下。兩宮相恃。猶頭目之與心腹也。皇帝聖體平寧之時。奉事皇太后。承順顏色。宜無不如禮。若

藥石未效。而定省溫清。有不能周備者。亦皇太后所宜容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蓋言誠信純至。表裏著明。而他人不能間也。孟子曰。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也。蓋言骨肉至親。止當以恩意相厚。不當較錙銖之是非也。臣愚伏望皇帝常思孔子之言。皇太后無忘孟子之戒。萬一姦人欲有關說。涉於離間者。當立行誅戮。以明示天下。使咸知讒佞之徒。不能欺惑聖明也。方今天地鬼神。羣臣百姓。鳥獸草木。皆恃兩宮以爲安。若兩宮懽忻於上。則天地鬼神。得以歆其禮祀。鳥獸草木。得以遂其生息。況羣臣百姓。孰不保首領。以樂太平之化哉。臣狂瞽妄言。不識忌諱。惟知狗國。不爲身謀。不勝區區迫切之誠。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論夏國入吊劄子

嘉祐八年七月十四日上

臣伏聞夏國所遣使人。前日不肯門見。固求入對。朝廷不許。勒歸館舍。臣愚竊以陛下繼統之初。四夷之人。皆欲奉望天表。窺覘聖德。又聞曩會不安。意謂未能視朝。所以犬羊之心。敢爾桀黠。今若深閉固拒。不聽入見。則必疑有所隱避。益足使之驕慢。況卽日陛下已御正殿。臣謂何惜紫庭數步之地。使之稽首拜伏。瞻仰清光。庶幾得識陛下神武之姿。知必能鎮服四海。歸至其國。轉相告語。使其螽蟻之衆。心服氣沮。不敢窺邊。此所謂上兵伐謀。不待戰而屈敵者也。

論進賀表恩澤劄子

嘉祐八年七月十六日上

臣竊見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軍等。各遣親屬進奉賀登極表至京師。朝廷不問官職高下。親屬遠近。一例推恩。乃至班行幕職。權知州軍。或所遣之人。不係親屬者。亦除齋郎。及差使殿侍。此蓋國初承五代姑息藩鎮之弊。故有此例。後來人主嗣位之初。大臣因循故事。不能革正。然以理推之。國家爵祿。本待賢才。及有功效之人。今使此等無故受官。誠爲大濫。況近日官吏繁冗。十倍於國初之時。朝廷深知其弊。所以數年前別定條制。減省諸色奏蔭之數。若進表之人。皆得一官。則併又增數百入仕之人。曷來減省奏蔭。悉爲虛設。今縱不能盡罷此等恩澤。其進表人若係五服內親者。或乞等第授一官。其五服外親及不係親屬者。並量賜金帛罷去。庶幾少救濫官之失。

乞簡省細務不必盡關聖覽上殿劄子

臣聞臯陶贊於舜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蓋言人君明。則百官得其人。百官得其人。則衆事無不美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蓋言人君細碎無大略。則羣臣不盡力。羣臣不盡力。則萬事皆廢壞也。此二者。治亂之至要也。荀子曰。明主好要。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故爲人君者。自有職事。固不當詳察細務也。然則人君之職。謂何。臣愚以爲量材而授官一也。度功而加賞二也。審罪而行罰三也。材有長短。故官有能否。功有高下。故賞有厚薄。罪有大小。故罰有輕重。此三者。人君所當用心。其餘皆不足言也。臣伏見國家舊制。百司細事。如三司鞭一胥史。開封府補一廂鎮之類。往

往皆須奏聞。崇政殿所引公事。有軍人武藝國馬芻秣之類。皆一一躬親閱視。此蓋國初艱難權時之制。施於今日。頗傷煩碎。陛下龍興撫運。聖政惟新。臣愚以爲宜令中書樞密院檢詳中外百司。自來公事須申奏取旨。及後殿所引公事。其間不繫大體。非人君所宜身親者。悉從簡省。委之有司。陛下養性安身。以專念人君之三職。足以法天地之易簡。致虞舜之無爲。誠天下幸甚。

乞裁決機務上殿劄子

嘉祐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上

臣聞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陛下以明德令望。龍飛受命。四海之內。延頸傾耳。渴聞聖政。自踐祚以來。於今五月。而陛下深執謙遜。端拱淵默。羣臣奏事。一無可否。中外之情。深爲鬱邑。愚者猶謂聖體未安。今御殿聽政。已遵舊式。出入起居。皆復常度。而獨於萬幾未加裁決。臣竊惑之。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臣愚伏望陛下。凡兩府及羣臣奏事。稍留神省察。詢訪利害。議論是非。可則行之。否則卻之。使四方翕然。瞻仰聖德。億兆羣生。不勝幸甚。

乞體量京西陝西災傷劄子

嘉祐八年九月十二日上

臣竊聞京西陝西兩路。自夏末以來。殊少雨澤。秋田豐稔者。所收不過五分。枯旱之處。所得尤薄。而官司或務爲聚斂。民有訴旱者。不肯受接。道塗嗷嗷。頗多怨讟。已有流移就食他方者。況此兩路。昨來供應山陵。百姓最爲勞苦。朝廷尤宜優恤。伏望特降詔旨。下兩路體量。應有災傷之處。倍加存撫。寬其租稅。敢有

抑塞旱狀不爲收接者。嚴加譴責。庶使困窮之民有所赴訴。

言趙滋劄子

嘉祐八年九月二十三日

臣累曾上言趙滋剛愎狂妄。不可管軍。及守邊必將敗事。近聞朝廷益加寵任。令再知雒州。臣愚瞽之言。誠無足采。然竊聞曩時本路都轉運使唐介。安撫使彭思永。皆曾言滋罪狀。今朝廷使之再任。彼三人者。必不肯同心協力。以利公家。但更相違戾。窺伺得失。雖容貌語言外相包容。其中心豈能坦然。全無猜忌。是朝廷激之使交鬪也。若監司將帥互相猜惡。而欲使之安下民。扞外敵。臣竊以爲難矣。伏望朝廷念河北一路繫國家安危。察滋所爲。皆夸誕不實。授滋別路一閒慢差遣。使上下之情各獲自安。不唯邊境保無他慮。亦滋一身之福也。

言趙滋第二劄子

臣先曾上言。趙滋爲人剛愎。不可管軍。朝廷不以爲信。臣亦自恐聞聽未審。不敢復有所陳。自後又聞滋對契丹使人。禮貌驕倨。不遵舊式。近者又聞本路帥臣奏滋任意行事。恐致引惹。竊以景德以前。契丹未和親之時。戎車歲駕。疆場日駭。乘輿暴露於澶淵。虜騎憑陵於齊鄆。兩河之間。暴骨如莽。先帝深惟安危之大體。得失之至計。親屈帝王之尊。與之約爲兄弟。歲捐金帛以餌之。聘問往來。待以敵國之禮。陛下承統。一遵故約。夫豈以此爲不辱哉。志存生民故也。是以兵革不用。百姓阜安。垂六十年。今契丹所以事中。

國之禮未有闕也。爲邊臣者。當訓卒乘。繕器械。以戒不虞。厚饗餼。慎威儀。以待使者。內不失備。外不失好。以副朝廷之意而已。今滋數乘客氣。以傲使人。爭小勝。以挑強胡。苟爲夸大於目前。以求一時之聲名。而不顧國家永久之患。臣恐釁隙一開。則朝廷未得高枕而臥也。昔孫蒯毀餅。而曹衛構難。鄧人漚菅。而魯國喪邑。涉佗接。而晉失諸侯。女子爭桑。而吳師入郢。故禍常起於細微。而事或生於所忽。凡二國所以相交之道。不可以不慎也。雄州當虜之衝。平居則行李之所往來。有事則戎馬之所出入。典州之將。不可不精擇其人。滋稟性狂狠。恐不可久寘於彼。乞落軍職。徙之內地。毋使邊將相效爲國生事。實天下幸甚。

乞撤去福寧殿前尼女劄子

嘉祐八年九月  
上尋得旨依

臣竊見大行皇帝梓宮在福寧殿。自啓葢以來。每日裝飾尼女。置於殿前。傅以粉黛。衣之綺繡。狀如俳優。又類戲劇。臣不知其說果何謂也。羣臣見者。無不駭異。或嘆其失禮。或默有譏諠。黷媿神威。莫甚於此。殆非所以裨助喪容。觀示萬方。伏望聖慈。速令撤去。孔子曰。葬之以禮。此孝之大也。臣願陛下因此特降聖旨。下有司。應將來靈駕進發。以至喪事。凡儀仗送終之物。有鄙俚無稽不合禮典。如此類者。悉宜撤去。無使四方之人有所觀笑。

言遣奠劄子

臣聞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孔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又曰。喪事不敢不勉。故天子卽位之



初天下所以瞻仰而歸心者。唯在執喪盡禮而已矣。恭惟仁宗皇帝舉天下而授之陛下。明睿獨斷。人莫能間。父母能生陛下。不能使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至於萬世子孫。永饗天祿。皆仁宗皇帝之厚德。不可忘也。今靈駕發引。遠就山陵。天長地久。永無還期。痛毒惻怛。無甚於此。伏望陛下至日。若聖體稍安。行禮之際。威儀容止。動加矜慎。擗踊哭泣。過於哀毀。以竭孝思之至。報罔極之恩。結四海之心。聳萬民之望。盛德本基。盡在於是。不可以不嚴畏也。此雖聖明所自知。然臣區區尙欲以塵露之微。助山海之大。庶幾萬一或有所益焉。

### 論後殿起居劄子

臣竊見國家從來以垂拱崇政爲便殿。乘輿每旦先御垂拱。退御崇政。是以侍從近臣已於垂拱起居者。非有職事。對更不復至崇政。近歲以來。乘輿閒日一御垂拱。有司不詳事體本末。遂令學士待制及兩省官只赴垂拱。不赴崇政起居。近以山陵未畢。乘輿不御垂拱。將近旬月。學士以下。遂廢起居之禮。豈有名爲侍從近臣。而動踰旬月不得瞻望黼辰。臣恐朝廷之儀。由此相承。寢益訛謬。欲乞今後應乘輿不御前殿。並令學士待制及兩省官赴後殿起居。或以爲太煩。卽令兩日一次起居。

### 論皇地祇劄子

嘉祐八年九月十九日上

臣伏見今月十九日。以大行皇帝謚號奏告天地宗廟社稷皇地祇。止於圓丘望告。臣聞王者父天母地。

其尊一也。是故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今社稷之祀，位爲上公，猶特遣官奏告，而皇地祇寓於南郊，下同賸食，失尊卑之敘，乖重輕之義。考諸名體，竊所未安。欲乞今後凡祭告皇地祇，並遣兩府官一員詣北郊行事，庶合禮意。

論虞祭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三日

臣聞禮旣葬而虞，虞安也。柩旣藏矣，孝子不忍一日離其親，恐精神彷徨無所依歸，故祭以安之也。然則虞者，孝子之事，主人當親其禮，非臣下所得攝也。臣竊見今月三日，虞祭百官皆入就位而哭，而陛下不親其禮，使宗正卿攝事，臣竊惑之。伏以永昭陵距京師猶五頓，木主還未至之時，不可一日不虞。故使羣臣攝事，今木主已達京師，近在內殿，而有司不根禮意，尙如塗中使羣臣行事，於親疎之序有所不稱。於哀恭之情有所未盡。臣恐聞見之人不知有司之失，而歸責於陛下。今未至卒哭，尙有三虞，欲望自來日以後陛下親行其禮。

論虞祭第二劄子

臣昨日上言，虞祭者，孝子之事，非臣下所得攝。乞陛下親行其禮。陛下不以臣言爲輕，以爲得禮。已降聖旨，依臣所奏。今日禮儀旣具，百官在庭，而陛下不出，復使宗正卿攝事。在列之臣，無不愕然自失。且昨日有司不爲陛下設親祭之禮，猶可謂之有司之失。若今日之事，則咎將誰歸。此皆由臣蠢愚以彰陛下之

過。臣之罪重。惟陛下裁之。臣聞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伏望陛下來日雖聖體小有不康。亦當勉強親行其禮。以解中外之惑。取進止。



#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二十九

## 章奏十二

言醫官劄子

嘉祐八年九月一日上

臣伏見舊醫官宋安道等四人。昨以侍先帝醫藥無狀。降授諸州散官。尋以陛下聖體不安。大臣憂恐。權留安道等診候御脉。今已百有餘日。陛下聖體終未平復。安道等方術無驗。較然可知。而其人皆得罪於先帝。臣謂陛下不宜赦其罪戾。留在京師。並乞發遣。令赴貶所。僧志緣本不曉醫。但以妖妄惑人於江浙之間。稱是診人六脉。能知災福。今亦出入禁庭。叨忝章服。察其療疾。實無所益。伏乞奪去紫衣。放歸本州。凡用醫之道。在謹擇其人而專任之。然後良工得盡其術。而功效可見。今聞診御脉者。常以十數。工拙相雜。是非混殺。發言進藥。更相倚仗。前跋後窳。左瞻右顧。雖有愈扁之術。將安所施。於是彊者自專。弱者附會。雷同比周。共爲誣罔。不顧聖體。但爲身謀。俱云脉氣平和。臟腑無疾。然而旁側衆人。竊觀形證。豈得爲安寧。復舊如醫官所言哉。日月愈深。根柢益固。四海憂畏。焦心墜膽。臣愚伏望陛下思一身之安危。繫羣生之禍福。深自重惜。不可因循。博訪京邑四方通醫術者。精擇一人。使之專診御脉。聽用其言。服食其藥。若旬月之間。全無應效。則斥去不用。別更擇人。如此必遇良醫。痊愈復有日。臣不勝區區伏望聖慈。少加采

察天下幸甚。

言醫官第二劄子

臣先曾上言以醫官宋安道等診候御脉日久。方術無驗。乞行降黜。別擇良醫。使專其事。考其功效。以行賞罰。自後寂然。不聞朝廷施行。臣以爲聖體已安。不復敢言。今覩陛下不親虞祭。乃知疾疹殊未痊平。臣子之心。何以自安。臣竊聞宋安道等每奏皇太后及語大臣。皆云陛下六脉平和。體中無疾。今乃疾狀如此。安道等不惟方術無效。論其面謾之罪。亦宜誅殛矣。且安道等侍先帝疾。至於今日。而猶免於貶竄。宜其無所懲戒。不肯盡心也。臣不知朝廷何意再三惜此數人。不爲國家正賞罰之法。快天下之志也。夫以四海之廣。捨此數人之外。豈無良醫。患在上之人不求。求而不得。使而不專。故也。臣聞彙者朝廷選醫官數人。皆委近臣試以難經素問。考其通粗。取合格者以爲侍醫。亦有不試而使與安道等雜處共事者。夫良醫由性識敏達。以平生所治之人。考其得失。探其精粹。得之於心。未必皆讀古書也。亦猶誦詩書者。豈盡能治民。讀孫吳者。豈盡能行兵。今以難經素問試之。是徒得記誦之人。未嘗得醫人也。安道等久在醫局。專利忌前。交結貴近。更相黨庇。使外方新進醫人與之共處。豈敢展其智臆。施其方術哉。是以一槩混同。而久不見功也。今若精擇一人。使之專診御脉。旬月之間。考其應驗。有功則加以重賞。無功則俟以嚴刑。則術精者得盡其力。術疏者不敢濫進矣。臣又聞病人能自知其病者。未甚病也。憎良藥而

不受者。病在內拒之也。今竊聞陛下不安如此。而常自謂無疾。則病已深矣。醫有良藥。而陛下不服。則已爲病所拒矣。若陛下不早覺悟。而更求名醫。強進良藥。縱陛下不自惜。奈宗廟社稷何。此臣所以痛心疾首。前有鼎鑊。而不敢避者也。伏望陛下察臣兩次所奏。罷黜醫人有罪無功者。召募四方名醫。委大臣精選一人。使之專診御脈。聽用其言。服食其藥。以旬月之期。察其能否。如前所云。以保養聖神。爲天下生民之福。

言張茂則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七日上

臣等竊聞祖宗舊制。內臣年未五十。不得充內侍省押班。近除張茂則年方四十八。今陛下踐祚之初。尤宜謹守祖宗法度。以御左右之臣。示天下至公。若茂則果有才幹可用。雖更留此闕二年。俟其年至。然後授之。又何晚也。臣恐茂則一開此例。則內臣攀援求進者多。畫一之法。從此墮壞。人人相效。不可禁止。不若正之於事初也。臣等區區所爲。國家重惜。在此而已。

乞放宮人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上

臣伏見前代帝王升遐之後。後宮下陳者皆放之出宮。還其親戚。所以遂物情。重人世。省浮費。遠嫌疑也。竊惟先帝恭儉寡欲。清約執禮。後宮侍左右承寵渥者至少。而饗國日久。歲增月積。掖庭之間。冗食頗衆。陛下以哀恤之初。未忍散遣。今山陵耐廟。大禮俱畢。臣愚謂宜舉前代故事。應先帝後宮非御幸有子及

位號稍貴，并職掌文書之人，其餘皆給與粧奩，放遣出外，各令歸其親戚，或使任便適人，書之史冊，亦聖朝一美事也。

上皇太后疏

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

月日具位臣光謹再拜上疏皇太后殿下。臣聞聖人之德，使四海之外，編戶之民，皆輻湊而歸之。如孝子之奉父母，其故何哉？推仁愛惻怛之誠以加之也。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四海至遠也，編戶至微也，誠之至也，猶可以爲之父母，況閭門之內，血氣之親乎？昔漢明德馬皇后無子，明帝使養賈貴人之子，烜以爲太子，且謂之曰：人不必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瘁過於所生。及明帝崩，太子卽位，是爲章帝，章帝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閒。前史載之，以爲美談。恭惟仁宗皇帝憂繼嗣之不立，念宗廟之至重，以皇帝仁孝聰明，選擢於宗室之中，使承大統，不幸踐祚，數日遽嬰疾疹，雖殿下撫視之慈，無所不至，然醫工不精，藥石未效，竊聞晷日疾勢稍增，舉措言語，不能自擇，左右之人，一一上聞，致殿下以此之故，不能堪忍，兩宮之閒，微相責望，羣心憂駭，不寒而慄。方今仁宗皇帝新棄四海，皇帝久疾未平，天下之勢，危於累卵，惟恃兩宮和睦以自安，如天覆而地載也，豈可效常人家爭語言細故，使有絲毫之隙，以爲宗廟社稷之憂哉？臣是用日夜焦心隕涕，側足累息，寧前死而盡言，不敢幸生而塞嘿也。伏以皇帝內則仁宗同堂兄之子，外則殿下之外甥壻，自童幼之歲，殿下鞠育於宮



中天下至親。何以過此。又仁宗立以爲皇子。殿下豈可不以仁宗之故。特加愛念。包容其過失耶。況皇帝在藩邸之時。以至踐祚之初。孝謹溫仁。動由禮法。此殿下所親見而明知也。苟非疾疹亂其本性。安得有此過失哉。夫心者神明之主也。若其有疾。則精爽迷亂。冥然無知。言語動作不自省記。不識親疎。不擇貴賤。此乃有疾者之常。不足怪也。殿下聰明叡智。天下之理無所不通。豈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邪。今殿下雖日夕憂勞。徒自困苦。終何所益。以臣愚見。莫若精擇醫工一二人。以治皇帝之疾。旬月之間。察其進退。有效則加之以重賞。無效則威之以嚴刑。未愈之間。但宜深戒左右。謹於侍衛。其舉措語言有不合常度者。皆不得以聞。庶幾不增殿下之憂憤。殿下惟寬釋聖慮。和神養氣。以安靖國家。綱紀海內。俟天地垂祐。聖躬痊復。然後舉治平之業以授之。不亦美乎。古之慈母。有不孝之子。猶能以至誠惻隱。撫存愛養。使之內愧知非。革心爲善。況皇帝至孝之性。稟之於天。一旦疾愈。清明復初。其所以報答盛德。豈云細哉。臣之愚慮苦言。盡此而已。乞殿下更賜裁擇。

上皇帝疏

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

月日具位臣光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先於四月二十七日及六月二十二日。皆曾上疏。以陛下受仁宗皇帝之天下。欲報之德。當奉事皇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勿使姦邪之人有所離間。致兩宮有隙。以上貽宗廟之憂。下爲羣生之禍。叩心瀝膽。極其懇惻。未審臣言得達聖聽。或萬幾之繁。未嘗奏御也。此

乃成敗之端。安危之本。不可不察。臣聞漢章帝乃賈貴人之子。明帝使明德馬皇后母養之。后盡心撫育。勞瘁過於所生。章帝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馬氏三舅。皆爲卿校列侯。賈貴人終不加尊號。賈氏親族無受寵榮者。此前世美事。今日所當法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然則父母之恩。不獨以其生已也。拊畜長育。居其大半焉。陛下自齟齬之年。爲皇太后所鞠育。恩亦至矣。又況今日爲仁宗皇帝之嗣。承四海之大業乎。臣謂陛下宜夙興夜寐。昏定晨省。親奉甘旨。承順顏色。無異於事濮王與夫人之時也。近者道路之言。頗異於是。紛紛籍籍。深可駭愕。臣竊惟陛下孝恭之性。著於平昔。豈容一旦遽肯變更。蓋彘者聖體未安之時。舉動語言。或有差失。不能自省。而外人訛傳。妄爲增飾。必無事實。雖然。此等議論。豈可使天下聞之也。周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欽德。古人有言曰。禦寒莫如重裘。弭謗莫如自修。陛下疾疹未平。固無如之何。若旣愈之後。臣愚伏望陛下親詣皇太后閣。克己自責。以謝前失。溫恭朝夕。侍養左右。先意承志。動無違禮。使大孝之美。純粹光顯。過於未登大位之時。如此則上下咸悅。宗社永安。今日道路妄傳之言。何能爲損也。古之至孝者。雖有不慈之母。猶能使之感悟驩悅。回心易慮。況皇太后聖善之德。著聞四方。自陛下有疾以來。日夜泣涕。禱於神祇。憂勞困悴。以冀陛下之安寧。如耕者之望收。涉者之求濟。陛下豈不思有以慰安之也。臣不勝區區干冒以聞。乞留神采擇。

乞開講筵劄子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上有旨使開講。

臣伏觀講筵所告報。依乾興年故事。講論語。讀史記。續奉聖旨。直候來春。臣聞傳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然則學者帝王之首務。不可忽也。況今陛下初臨大寶。所宜朝夕延訪羣臣。講求先王之至道。覽觀前世之成敗。以輔益聖德。緝熙大化。不可但循近例。以寒暑爲辭。如此使下情何以上通。四方何以觀望。殆非所以廣聰明。宣令名也。伏乞依前降聖旨。擇日開講筵。

言程戡劄子嘉祐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上。

臣伏觀制書。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略安撫使程戡。加安武軍節度使。令再任。臣聞官以待賢才。賞以勸有功。官非其人。則職事廢缺。賞不當功。則羣臣解體。程戡素無才術。少壯之時。歷職中外。猶無名迹。爲人所稱。況今老病昏懦。尤甚。在鄜延苟且偷安。以度日月。爲吏兵所慢。戎狄所輕。臣謂朝廷當因其歲滿。授以冗秩。別擇能臣。以代其任。今乃寵以節鉞。使居舊任。外廷聞者無不駭愕。臣竊以兩府之外。官尊祿厚。無若節度使者。羣臣非有大功。豈可輕授。臣不知程戡在鄜延。曾有何功。遽授此官。萬一邊臣有能立大功者。朝廷當復以何官處之。況陛下踐祚之初。四方之人。拭目傾耳。觀聽朝廷之賞刑。以占聖政。而戡首蒙濫賞。臣竊爲陛下惜之。伏望聖慈。追還前命。別選賢才。使守鄜延。庶合中外之望。

言程戡第二劄子

臣近會上言。鄜延路經略使程戡。建節再任。不合衆望。乞追還前命。事至今不聞施行。臣竊以方今國家外患。唯在西北二寇。所以捍禦二寇。唯在諸路經略安撫使。居此任者。豈可不精擇其人。程戡在鄜延。自以衰老。畏人指目。專務姑息。取媚羣小。僚屬軍伍。尙無稟畏。況於外夷。固所輕侮。比年以來。趙諒祚數違舊制。易姓建官。妄有邀求。不遵朝命。戡不能式遏。而容納其使。事之可否。盡諉於朝廷。則禦侮之臣。將何所用。事君不忠。孰甚於此。臣愚以爲凡御羣臣之道。若居官稱職。衆所不及。則當使之再任。若立功立事。爲人所知。則當加之品秩。今語其稱職。則軍政不修。語其立功。則戎狄驕慢。而朝廷寵命益優。委任益厚。臣恐將帥之臣。宣力者無所勸。而懷姦者得其志。如此而望疆場安靜。四夷賓服。臣竊以爲難矣。所有程戡新受恩命。伏乞早賜追還。

言後宮等級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二日

臣聞王化之興。始於閨門。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前世皆擇良家子。以充後宮。位號等級。各有員數。祖宗之時。猶有公卿大夫之女。在宮掖者。其始入宮。皆須年十二三以下。醫工診視。防禁甚嚴。近歲以來。頗墮舊制。內中下陳之人。競置私身。等級寢多。無復限極。監勒牙人。使之雇買。前後相繼。無時暫絕。致有軍營井市。下俚婦女。雜處其間。不可辨識。此等置之宮掖。豈得爲便。臣嘗念此。不勝憤惋。今陛下卽位之初。百

度惟新。嬪嬙之官。皆闕而未備。臣謂宜當此之時。定立制度。依約古禮。使後宮之人。共爲幾等。等有幾人。若未足之時。且虛其員數。既足之後。不可更增。凡初入宮。皆須幼年未適人者。若求乳母。亦須選擇良家。性行和謹者。方得入宮。傳之子孫。爲萬世法。此誠治亂之本。禍福之原。不可以爲細事而忽之。



#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二十

## 章奏十三

乞延訪羣臣上殿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臣聞天尊地卑。道之常也。而周易乾下坤上。謂之泰者。蓋言人君降心以接臣。人臣竭忠以事君。然後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若人君驕亢以自尊。人臣怠慢以自疎。則上下之情不通。而否道成焉。是以孔子語舜之德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其斯以爲舜乎。竊見祖宗之時。閑居無事。常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萬事。至於文武朝士。使臣選人。凡得進見者。往往召之使前。親加訪問。委曲詳悉。無所不至。所以然者。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二則欲知其人能否才器所任。是以黜陟取捨皆得其宜。太平之業。由此而致。恭惟陛下潛德藩邸。踰三十年。一旦龍飛。奄有四海。雖聖質英睿。得於天縱。然與當世士大夫未甚相接。民間情僞未甚盡知。臣謂宜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其餘羣臣進見及奏事者。亦望聖慈稍解嚴重。細加訪問。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

### 乞延訪羣臣第二劄子

臣先曾上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至今未開施行。蓋陛下謙謹。以皇太后同聽庶政。未奉慈旨。不敢擅召羣臣。與之議論。今皇太后盡以四海之事歸於陛下。出入起居。頤指如意。臣是敢重申前說。乞少加采擇。凡人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天子奄有四海。一日萬幾。民之憂樂。事之本末。雖有聰明叡智之性。若不問之於人。何從知之。是以太祖太宗。雖起於側微。猶日孜孜訪問羣下。至於小臣卒伍。亦無所間絕。故能紀綱四方。創業垂統。陛下生爲帝王子孫。未嘗歷試於外。天下之事。豈能細知。况先朝置直學士待制等職。以爲侍從之臣。若使之不得朝夕在左右備顧問。將安用之。所有每夜於崇文院輪宿。自是舊制。近年以來。因循墮廢。舉而行之。有何所難。伏望聖慈。檢會臣前來所奏劄子內事節。特賜施行。

乞延訪羣臣第三劄子

臣前者兩次上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亦曾面奉德音云。欲自以聖意宣諭政府。施行此事。自後至今。未聞施行。臣不避煩瀆天聽。再三進言者。蓋以爲國之要在於審察人材。周知下情而已。審察人材之謂明。周知下情之謂聰。明則百官稱其職。聰則萬幾當其理。百官稱其職。萬幾當其理。治之極也。賢不肖混殺之謂昏。下情



不上通之謂蔽。昏則百職墮曠。蔽則萬幾乖戾。百職墮曠。萬幾乖戾。亂之至也。治極則安。亂至則危。故聰明昏蔽者。治亂之大本也。今陛下卽政之初。厲精求治。而不以此事爲先。欲以興隆祖業。垂裕後昆。是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故臣不得不勤勤懇懇爲陛下再三言之。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稱舜之德曰。賓于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故能咸熙庶績。格于上下。至今言聖人者。無不以二帝爲首。何哉。聰明故也。秦二世納趙高之謀。恐譴舉不當。見短於大臣。而深拱禁中。漢靈帝惑趙忠之言。謂人君登高則百姓散離。而不敢登臺榭。北齊後主志度偷懦。不喜見朝士。非私昵未嘗交語。隋煬帝沈湎淫佚。常在後宮。盜賊滿天下。恐人言之。是以上下怨叛。至於殺身滅國。而終不自知。後世言無道者。無不以四君爲首。何哉。昏蔽故也。太祖太宗起於側微。天下艱難。民間情僞。無不備知。然南面之日。延訪羣臣。惟恐不及。晝日不足。繼之以夜。下至役夫田婦。無不詢察。以盡其情。用能創業垂統。力致太平。陛下以帝王子孫。生長富貴。朝士大夫。素未相接。耕織勞苦。不經耳目。當茲親政之始。雖孜孜下問。朝夕不倦。以察人情。猶恐不盡。況深居九重。非視朝之時。不見羣臣。羣臣非官位職事有例上殿。無由進見。頓叩淵默。以嚴重自居。將使幽遠之民。銜冤失職者。何由上聞。疎賤之臣。懷材蘊德者。何由自達哉。國家安危之所分。將於此乎。在臣是以不勝憤懣。區區盡忠。重爲陛下陳之。伏望陛下察爲國之要。觀唐虞之所以興。秦漢齊隋之所以亡。繼祖宗之志。以守太平之業。檢會臣前來所奏兩劄子內事節。早賜施行。實天下幸甚。

乞延訪羣臣第四劄子

治平元年八月七日

臣屢會上言。乞詔侍從之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亦曾面奉德音云。候秋涼當頻有宣召。今已秋涼。尙未聞有曾被召之人。臣始者上言之時。竊見陛下欣然開納。將謂卽時施行。自後遷延日久。聖意漸以爲難。臣竊意內外之臣。必有欺惑天聽。沮難此事。欲陛下常居禁中。不與羣下相接。以壅蔽聰明。專固權寵者。此豈忠臣之所爲。而陛下之福耶。臣願陛下深察此情。斷自聖志。使之更直陛下。每日聽政餘暇。宮中無事之時。特賜召對。與之從容講論古今治體。民間情僞。使各竭其臆所有。而陛下更加采擇。是者取之。非者捨之。忠者進之。邪者黜之。如此則下情盡達。聖德日新矣。若以資善堂體例稍生。則學士待制於崇文院輪宿。自有舊條。只乞陛下傳宣崇文院。今後直宿者並須從早。在彼祇候宣召。其有事故請假者。須與以次官互換直宿。此事極不難行。而所益甚大。惟陛下留意。

言奉養上殿劄子

嘉祐八年十二月

臣竊聞近日陛下聖體甚安。奉事皇太后。昏定晨省。未嘗廢闕。非獨羣臣百姓之福。乃宗廟社稷之福也。陛下旣爲仁宗皇帝之後。皇太后卽陛下之母。今濮王旣沒。陛下平生孝養未盡之心。不施之於皇太后。將何所用哉。臣聞君子受人一飯之恩。猶不忍負之。必思報荅。況皇太后有莫大之德。三陛下豈可斯須忘之。先帝立陛下爲嗣。皇太后有居中之助一也。及先帝晏駕之夜。皇太后決定大策。迎立聖明二也。陛

下踐祚數日而得疾不省人事。中外衆心惶惑失措。皇太后爲陛下攝理萬幾。鎮安中外。以俟痊愈。復三也。有此一德者。則陛下子子孫孫報之不盡。況兼三德而有之。陛下所以奉養之禮。若有絲毫不備。四海之人。其謂陛下爲如何。天地鬼神。其謂陛下爲如何。此不可以不留聖心也。今陛下已能奉養如禮。而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欲陛下戒之慎之。始終無倦。外盡其恭。內盡其愛。使孝德日新。令聞四達。以叶天下之望。保萬世之祿而已。若萬一有無識小人。以細末之事。離間陛下母子。不顧國家傾覆之憂。而欲自營一身之利者。願陛下付之有司。明正其罪。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聖明仁孝。不負大恩。而讒佞不能閒也。

### 言奉養上殿第二劄子

臣累會上言。乞陛下加意奉養。躬親萬幾。言辭拙訥。未蒙采納。臣竊惟當今切務。無大於此。是敢不避斧鉞。重有敷陳。至於奉親之禮。報德之義。爲君之職。訪善之道。臣爨來文字。敘述已詳。不敢復煩聖聽。獨以目前利害言之。陛下試詳擇焉。竊以皇太后母也。陛下子也。皇太后母儀天下。已三十年。陛下新自藩邸入承大統。若萬一兩宮有隙。陛下以爲誰逆誰順。誰得誰失。又仁宗皇帝恩德在民。藏於骨髓。陛下受其大業。而無以報之。則何以慰天下之望。若陛下上失皇太后之愛。下失百姓之望。則雖有大寶之位。將何以自安。凡人主所以保國家者。以有威福之柄也。故民畏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陛下卽位。將近其年。而朝廷政事。除拜賞罰。一切委之大臣。未嘗詢訪事之本末。察其是非。有所與奪。臣恐上下之人。習以爲

常威福之柄。寢有所移。則雖有四海之業。將何以自固。位則不安。業則不固。於陛下果何所利乎。陛下必以爲事皇太后之禮止如是。亦不失矣。親萬幾之務。止如是。亦無闕矣。臣竊以爲不可。臣聞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順顏色。備盡孝道。凡宮中之事。濮王皆委陛下幹之。無不平允。陛下事皇太后。當一如濮王。然後可。視天下之政。當一如宮中之事。然後可。況濮王之親。以恩。皇太后之親。以義。其奉養之謹。非特有所加。則無以取信也。宮中之事小。天下之事大。其聽斷之勤。非特有所加。則無以致治也。儻奉養極其謹。聽斷極其勤。則陛下仁孝之名。流於萬世。英叡之德。達於四表。宗廟永安。子孫蒙福。於陛下有何所害。而久不肯爲哉。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取捨之易。有如反掌。陛下今日回意易慮。猶未爲晚。若固守所見。終無變更。臣恐日月寢久。釁隙愈深。不可復合。威權已去。不可復收。後雖悔之。亦無及已。臣受國家累世大恩。不敢愛死。爲陛下極陳社稷之計。肝膽所蓄。盡此而已。伏望陛下少留意察之。

## 言奉養上殿第三劄子

臣近以私懇求鄉便一州。伏蒙聖恩。令宰臣宣諭。以臣曩所言事。略皆施行。令臣且在諫院供職。未得求出。臣以驚下之質。生於盛明之世。得備諫官。爲幸已大。況陛下謙恭接下。容受直言。此乃愚臣千載一遇。畢命報國之秋。豈願離去左右。自棄於疎遠之地。誠以父母墳墓。久不展省。人子之心。遑遑不安。所以有此陳乞。今忽奉聖旨。宣諭如此。臣惶恐慙懣。無地自容。夙夜循省。進退維谷。臣竊惟曩時所言。欲陛下以

事漢王之禮事皇太后。又欲陛下延訪羣臣。躬親政事。今陛下雖奉事皇太后。加於往日。猶未及事漢王之時。承顏順意。曲盡歡心也。雖省覽庶政。猶未嘗訪問羣臣。講治亂之切務也。陛下若以二者爲止。當如此。則兩宮之意。無由和洽。萬幾之務。無由治辦。禍亂之原。尙在。太平之期。尙遠。臣雖日侍丹扆。有何所益。陛下若奉養之禮。日增月益。訪求治道。勤勞不倦。使慈母歡忻於上。百姓安樂於下。則臣雖在遠方。亦猶在陛下之側也。臣聞爲人子者。事其親而親不悅。不敢怨也。退而自責曰。我之愛不至歟。愛至矣。而猶不悅。則曰。我之禮不恭歟。禮恭矣。而猶不悅。則曰。我之誠不盡歟。誠既盡矣。則大孝之名。達於四海。通於神明。神明且猶助之。而況人乎。臣又聞爲人君者。視天下有一事不治。以爲已過。有一民失所。以爲已憂。天下已安已治矣。猶復思將來之患。而豫防之。天下未嘗無事也。在人君思與不思而已矣。思之則治安。不思則亂危。陛下儻能以此二者自勉。則臣安敢廢公家之急。而徇私家之務乎。

#### 言奉養上殿第四劄子

臣伏見陛下曩者卽位之初。奉事皇太后。虔恭款至。皇太后撫愛陛下。恩渥周備。數日之間。慈孝之譽。達於中外。播於遠近。聞者無不相慶。自聖體不安。旬月之間。道路之人。漸有異議。皆云。因任守忠等。本不樂陛下爲嗣。故於皇太后之處。則言陛下與中宮之短。於陛下與中宮之處。則言皇太后之失。遂使兩宮之心。互相猜貳。閒隙一開。猝難復合。今陛下奮發英斷。屏黜讒邪。守忠等皆降逐出外。中外之人。不勝忭悅。

然臣愚竊恐皇太后尙未能盡知姦人之情。與陛下所以斥去之意。伏望陛下與中宮親詣皇太后閣。頓首陳謝。具述從來爲守忠等所誤。致屢有違忤皇太后之意。今守忠等旣去。願與皇太后母子之恩。一如舊日。然後朝夕與中宮侍養左右。膳羞藥餌。躬親進獻。承順顏色。皆如臣庶之家。母子婦姑之禮。若左右之人尙有敢相離間者。願陛下立行誅竄。勿復有疑。如此則讒慝黜遠。內外雍睦。善氣興行。災沴消亡。宗廟永安。令聞長世。若失此之際。兩宮之歡不能復舊。則恐長無可復之期。豈惟當今天下之人以陛下爲非。將傳於史策。取譏萬世矣。此皆聖明所自知。而臣復區區進言者。欲陛下深更留意。

言永昭陵建寺劄子

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七日

臣竊聞近有中旨於永昭陵側別建一寺。未知信否。果如此竊恐不可。何則。宣祖太祖太宗三陵。共有一寺。若獨於眞宗仁宗各置一寺。則是尊奉之禮踰於祖宗。豈特於體理不順。爲朝廷闕失。亦是違先帝之孝心也。議者或謂三陵共在一處。永定永昭相去稍遠。以此須別建一寺。凡臣僚之家。無人守墳。乃於墳側置寺。啗以微利。使之守護種植而已。至於國家守衛山陵。有司備具。置寺之處。何較近遠。若云資薦求福。則死生之際。人不能知。釋氏所言。虛實難驗。使亡者冥然無知。則資薦之事。有何所益。果然有知。如釋氏所言。則仁宗皇帝寬慈恭儉。好生惡殺。恩洽四海。澤被萬物。豈待別置一寺。更度數僧。然後得生天堂樂處也。且仁宗皇帝晚年。詔天下無名額寺屋及百間者。並特與名額。計創添寺額千有餘處。據此功德。

宜享壽考無疆之福。而數月之間。宮車晏駕。以此驗之。佛不能爲人之福。豈不顯然。此皆皇太后與陛下所親見也。今自國喪之後。支給賞賜。供奉山陵。帑藏空虛。賦役煩多。百姓罷弊。京西去秋不稔。春復少雨。正是朝廷宵衣旰食存恤之時。乃復興此無名之役。不急之費。誠非中外所望也。若萬一有益於先帝。羣臣豈敢愛惜。今逆禮傷孝。蠹財勞人。但使僧徒及監脩之人。因此爲名。妄求恩澤。以廣徼倖之路。臣竊爲朝廷不取也。伏望陛下與皇太后深思當今切務。汲汲於富國安民。息此無益之事。以副天下之望。其永昭陵寺。只乞依前來指揮。更不別置。

乞車駕早出祈雨劄子

治平元年四月十七日上

臣伏見權御史中丞王疇等建言。乞陛下循真宗故事。幸諸寺觀祈雨。朝廷雖從其所請。而講議選日。已踰旬浹。至今車駕未出。衆論狐疑。皆云事恐中輟。臣愚竊以陛下踐祚。已踰朞年。京城百姓。未聞屬車之音。重以曩者聖體不安。遠方之人。妄造事端。訛言未息。若聞車駕一出。則遠近釋然。莫不悅喜。況今春少雨。麥田枯旱。禾種未入。倉廩虛竭。閭里饑愁。陛下爲民父母。當與之同其憂勞。祈禱羣神。豈可晏然視之。不以疚懷。況詔命已降。流聞四方。若復遷延。久而不出。則道路之人。愈增猜惑。不若曩時初無此議也。且王者以四海爲家。故稱乘輿。或稱行在。今車駕暫出。近在京城之內。亦何必拘瞽史之言。選揀時日。而忘萬民朝夕之急。殆非成湯桑林。周宣雲漢之意也。臣愚伏望陛下。斷自聖志。於一兩日之間。車駕早出。爲

民祈雨以副中外喁喁之望。

乞今後有犯惡逆不令長官自劾劄子

治平元年四月上

臣竊以國家承百王之弊。俗化陵夷。不肖愚民。犯誼侵禮。無所不至。此朝廷所宜留意。不可忽也。昔賈誼歎秦俗之薄惡。以爲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誚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悅。則反唇而相稽。以今閭巷之民。旦夕所爲。如彼數者。皆何足言。近聞開封府屢有子殺父母者。相繼事發。以京邑之中。猶有如此悖逆之民。況於遠方教化之所不及哉。臣竊見刑部格勅。百姓間有犯惡逆以上者。州縣長官。量事貶降。隱而不言。委錄事參軍糾察聞奏。刑統參詳條部。內有犯惡逆以上罪者。今後刺史以上附表自劾。以敦風教。責與不責。並聽勅裁。朝廷近年務行寬政。吏有故出人罪者。率皆不問。或小有失入。則終身廢棄。以此民有謀殺及毆詈尊長者。州縣之吏。專務掩蔽縱釋。惟恐上聞。往往止從杖罪斷遣。少肯處以正法。蓋避自劾之恥。務爲身謀。遂使頑民益無顧憚。名敦風教。其實壞之。王者之政。當善善惡惡。若寬此悖逆之民。以爲仁政。臣實愚淺。未之前聞。況教化之失。風俗之弊。任其責者。豈特州縣長吏而已。若長吏隱而不言。乃使錄事參軍糾察聞奏。斯亦難矣。臣愚伏望朝廷今後除去上件貶降長吏及附表自劬二條。更不施行在京則委糾察刑獄。畿內則委府界提點。在外則委轉運使提點刑獄。常切覺察。州縣官吏。如有敢將惡逆不孝不睦等罪。寬縱隱蔽。不依正法勘鞫斷遣者。並晝時糾舉聞奏。隨其輕重。各



以故出人罪論。若上件諸司不糾舉者。委臺諫官察訪聞奏。

貢院定奪科場不用詩賦狀治平元年四月十四日上

准中書送下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呂公著劄子。臣聞以言取人。固未足以盡人之才。今之科場。格之以辭賦。又不足以觀言。國家承平日久。文物至盛。學者莫不欲宗經嚮道。至於浮華傳習。有不得已而爲之者。先帝察取士之弊。嘗集近臣之論。形於詔文。則曰本學校以教之。然後可以求其行。先策論。則辨理者得盡其說。簡程式。則閱博者頗見其才。雖丁寧申諭。而有司不能奉行。竊聞昨來南省考校。始專用論策。升黜議者頗以爲當。臣猶恐四方疎遠。未知所尚。有司各持所見。則人無適從。欲乞今來科場。更不用詩賦。如未欲遽罷。卽乞令第一場試論。第二場試策。第三場試詩賦。每遇廷試。亦以論壓詩賦爲先後升降之法。庶成先帝之志。永底人文之盛。臣謬司學政。盍進輿言。如允所奏。卽乞預行告示。令本院定奪聞奏者。當院看詳。近世取人專用詩賦。其爲弊法。有識共知。今來呂公著欲乞科場。更不用詩賦。委得允當。然進士只試論策。又似太簡。欲乞今後省試。除論策外。更試周易。尙書。毛詩。周禮。儀禮。春秋。論語。大義。共十道爲一場。其策只問時務。所有進士帖經墨義一場。從來不曾考校。顯是虛設。乞更不試。御前除試論外。更試時務策一道。如此則舉人皆習經術。不尙浮華。若是依舊不罷詩賦之時。卽先試後試。事歸一體。別無損益。今若罷去詩賦。仍乞依呂公著起請。預行告示。使天下學者早得聞知。



#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三十一

## 章奏十四

言爲治所先上殿劄子治平元年五月十八日上

臣伏觀皇太后手書已罷聽政陛下欽承慈旨獨斷萬幾臣聞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又曰正其始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陛下雖踐祚基年於國家大政猶多所謙抑雖時有處分皆常式小事非天下所以望於陛下者也曷時外閒議者皆曰陛下聖體未安倦於聽覽及知聖體已安又曰陛下上畏皇太后之嚴欲盡人子之禮避專命之嫌韜蘊聰明未敢施設今皇太后舉國家大柄盡付之陛下則議者無復可言唯拭目傾耳以瞻望聖政而已矣陛下當此之際治身治國舉措云爲不可不慎昔楊朱見衢塗而泣謂其可以左可以右所差甚微所失甚大也人主卽政之初亦榮辱安危之衢塗也故臣願陛下留聖心焉臣聞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孔子曰孝德之本也又曰不愛其親而愛佗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佗人者謂之悖禮未有根絕而葉茂源涸而流長者也仁宗皇帝以四海大業授之陛下其恩德之大天地不足以爲比今登遐之後骨肉至親獨有皇太后與公主數人陛下所當日夜盡心竭力供奉撫養以副仁宗皇帝之意曷者皇太后聽政之時左右侍衛之人不敢不恪求須之物無敢不備旣

委去政柄。臣竊慮有無識小人。隨勢傾移。侍奉懈慢。供給有闕。則天下之責皆歸陛下。此不可不留意。朝夕省察者也。又若有不逞之人。於兩宮之間。刺探動靜。拾掇語言。外如效忠。內實求媚。以相構間者。臣願陛下逆拒其辭。執付有司。加之顯戮。誅一人則羣邪自退。納一言則百讒俱進。此乃禍亂之機。不可不深察也。臣聞國事聽於君。家事聽於親。臣愚以爲陛下在外朝之時。刑賞黜陟之政。當自以聖心決之。至於禁庭之內。取捨賜予。事無大小。不若皆稟於皇太后而後行。陛下與中宮勿有所專。如此則內外之禮正。尊卑之序明。慈母歡忻於上。臣民頌咏於下矣。不然。皇太后歸政之後。若侍衛之人稍有怠惰。求須之物。小失供擬。加以讒邪妄興。離間萬一有絲毫闕失。流聞於外。或皇太后憂思不樂。內生疾疢。則陛下何以勝此名於天下哉。雖百善不能掩矣。臣故曰。治身莫先於孝也。洪範於好惡偏黨之際。六反言之。重之至也。周任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正其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陛下奮發宮邸。入纂皇極。爰自潛躍。至於天飛。舊恩宿怨。豈能盡無。然今日卽政之初。皆不可置於聖慮。以害至正也。凡人君之要道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而已。爵祿者。天下之爵祿。非以厚人君之所喜也。刑罰者。天下之刑罰。非以快人君之所怒也。是故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明不敢以己之私心。蓋天下之公議也。今以四海之廣。百官之衆。有賢有愚。有善有惡。比肩接迹。雜遝並進。臣願陛下少留聰明。詳擇其閒。苟有才德高茂。合於人望者。進之。雖宿昔怨讎。勿棄。

也。有器識庸下無補於時者。退之雖親暱姻婭勿取也。有勵行立功爲世所推者。賞之雖意之所憎勿廢也。有懷姦犯禁爲衆所疾者。罰之雖意之所愛勿赦也。如此則野無遺賢。朝無曠官。爲善者勸。爲惡者懼。上下悅服。朝廷大治。百姓蒙福。社稷永安。不然。陛下若專居深宮。自暇自逸。威福之柄。盡委大臣。取適目前。不爲遠慮。賢愚不分。善惡共貫。不則所進者皆平生所親愛。所退者皆平生所不快。所賞者皆諂諛而無功。所罰者皆忠諒而無罪。如此則中外解體。紀綱隳紊。羣生失所。天下可憂矣。臣故曰。治國莫先於公也。此二先者。榮辱之大本。安危之至要。臣願陛下審思而力行之。詩云。齊魯文王。令聞不已。陛下誠能行此二者。則盛德美譽。滂沛洋溢。近者傳誦。遠者褒歎。不過旬月之間。徧於天下。達於四夷。後日之政。如順風吹毛。乘高決水。可以不勞而成功矣。

論皇太后取索劄子

治平元年五月十九日上

臣竊聞兩府議定皇太后於諸處取索物色。令本閣使臣以皇太后旨申牒逐處。有司再具牒子奏聞。候見御寶。即便供應。臣熟思此一節。事理恐未至穩便。臣聞自來內中。凡有所須。止用御寶合同文字於諸司庫務取索。諸司庫務即時供應。過後方申三司覆奏。及行磨勘。今來皇太后有所取索。若一一須待本閣使臣申牒逐處。再行覆奏。候得御寶。方敢供應。臣愚竊慮行遣。往復太爲迂迴。萬一使者懈慢。有司泥文。皇太后緩急欲得藥餌什器之類。細小之物。不能應時而至。遷延經日。有傷慈母之心。則非陛下以四

海奉養之意也。事雖至微。當此之際。小有不足。所繫甚大。禮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蓋優尊者。不可限以多少之數故也。臣愚欲望陛下再令兩府大臣商量此事。應皇太后所取物色。並令本閣使臣行文字與合同司。一如陛下聖旨所取。出御寶合同文字。下諸司庫務。晝時供應。仍令合同司每日將本閣使臣文字繳連實封。別遣使臣進呈皇太后。以防矯僞。如此則尊卑之體正。孝養之禮盡。

乞后族不推恩劄子

治平元年五月廿五日

臣竊聞陛下欲加曹佾使相。皇太后再三不許。又聞有聖旨令皇后本家分析親的骨肉。聞奏亦與推恩。臣愚以爲皇太后旣深執謙遜。抑損外親。則后族亦恐未宜褻進。伏望陛下宣諭兩府。后族恩澤並未可施行。且俟佗時徐議其事。一則示人子恭孝之心。不敢使后族先於母黨。二則示人君卽政之初。不可以爵祿待賢之具。獨私椒房之親。其於聖德。益有光榮。

上皇太后疏

治平元年五月廿八日

月日具位臣司馬光謹昧死再拜上疏。皇太后殿下。去歲仁宗皇帝捐棄萬方。皇帝嗣統之初。憂哀成疾。殿下念社稷之重。同聽庶政。以安羣情。今聖體復初。四方無事。殿下推而不居。自取安逸。動靜之節。無不合宜。率土民臣。孰不稱頌。臣不自量度。欲成殿下之全美。猶以螢燭之微明。仰裨日月之盛光。伏惟殿下稍寬其罪。而終聽其辭。臣竊以治家之道。貴賤雖殊。人情一也。嘗觀天下士民之家。其長幼羣居。長者或

恩意不備。衣食不豐。幼者或容貌不恭。語言不遜。若幼者孝恭而不怨。長者慈惠而不責。則上下雍睦。家道以興。若幼者以爲怨。長者以爲責。則上下乖離。家道以衰。其始相失也甚微。而終爲禍也甚大。又加以讒人聞之。於是乎有父子相疑。兄弟相疾。亂虐並興。無所不至者矣。凡閨門之內。子婦有以孝恭之心至者。則尊親當歡然以慈愛之心接之。若其有過。則當以忠厚之心教之。教之備矣。而猶不聽。則雖責之可也。罪之可也。及其旣改。則又當復以歡心接之。不可以一忤顏色而終身惡之。遂不可解謝也。故骨肉之間。有威怒而無憎疾。有詰責而無猜忌。此自古聖人所以御其親之道也。臣竊惟皇帝皇后於殿下兼內外之親。幼蒙保育。今日爲萬民父母。享天下富貴。孰云非殿下之力。臣謂殿下固宜撫存愛念。情同所生。周旋保護。以終大惠。不可偶以纖介之失。遂蓄久長之怒。棄生成之厚恩。取疎絕之深怨。愚智所同知也。皇帝去歲得疾之時。禮貌言辭。誠有可疑。得罪於殿下者。臣固已嘗言於殿下。云不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也。凡醉而有過。醒猶可赦。況有疾之人。不自省知。本非意之所欲爲。豈可追數以爲罪咎邪。皇后自童孺之歲。朝暮遊戲於殿下之懷。分甘哺果。拊循煦嫗。有恩無威。今旣正位中宮。得復奉膳羞盥帨。以事殿下。其意恃昔日之愛。不自疎外。猶以童孺之心。望於殿下。故或有所求須。不時滿意。則慍懟怨望。不能盡如家人婦姑之禮。殿下雖怒之責之。固其宜也。誰曰不可。但事過之後。殿下若遂棄之。不復收恤。憎疾如仇讎。則臣以爲過矣。臣在闕門之外。無由知禁廷之事。竊聞道路之言。未詳虛實。皆言近日皇帝與

皇后奉事殿下。恭勤之禮。甚加於往時。而殿下遇之太嚴。接之太簡。或時進見。殿下雖賜之坐。如待疎客。語言相接。不過數句。須臾之間。已復遣去。如此母子之恩。如何得達。婦姑之禮。如何得施。所以使之疑惑。恐懼不敢自親者。蓋以此也。臣竊惟殿下母儀天下。踰三十年。柔明之舉。洽於中外。皇帝龍潛藩邸。進德修業。仁聖之望。光于遠邇。先帝以至公大義。選賢建嗣。海內之人。皆謂繼統之日。慈孝之風。必自家刑國。誠不意閭巷之民。忽有今茲異論。推其本原。蓋由皇帝遇疾之際。宮省之內。必有讒邪之人。造飾語言。互相間構。一則欲詐效小忠。以結殿下之知。僥求祿利。二則自知過失素多。畏嗣君之嚴。有所不容。三則欲竊弄權柄。惡長君聰明。使己不得自恣。是以日夜闚覘。拾掇絲毫之失。無不納於殿下之耳。殿下雖至聰哲。不能無疑。雖至仁慈。不能無怒。皇帝以剛健之性。屈於衆口。無以自伸。能不憤悒。遂使兩宮之間。介然相失。久而不解。流聞于外。致朝野之士。有敢竊議其是非者。深可惜也。今天誘其衷。殿下濬發慈旨。卓然遠覽。舉天下之政歸之皇帝。此乃宗廟之靈。生民之福。然臣竊料讒邪之人。心如沸湯。愈不自安。力謀離間。彼皆自營一身之私。非爲國家與殿下之計也。臣願殿下深察其情。勿復聽納。斥遠其人。勿置左右。召諭皇帝。以嚮來紛紛皆此屬所爲。自今以後。母子之間。當坦然無疑。皇帝必涕泣拜伏。感激摧謝。然後兩宮之歡。一皆如舊。凡皇帝皇后進見之際。殿下宜賜以溫顏。留之從容。來往無時。勿加限絕。或置酒語笑。與之欣欣相待。一如家人之禮。如此則殿下坐享孝養。何樂如之。心平氣和。眉壽無疆。國家乂安。內外無



患名譽光美。垂於無窮。與其信任讒慝。猜防百端。終日戚戚。憂憤生疾。國家不寧。禍亂橫生。譏謗之言。流於後世。二者得失。相去遠矣。且殿下既能以祖宗之業付皇帝。又能以大政授之。而獨於恩禮之際。終不能豁然。回心息怒。其故何哉。方今宮闈之忠。殿下骨肉至親。止於皇帝皇后長公主及皇子公主數人而已。其餘皆行路之人。於殿下何有。若親者尙不可結以恩信。猜而遠之。則疎者獨肯受殿下顧遇。盡其死力。終始無二乎。夫貴莫貴於爲天子之母。富莫富於受四海之養。今殿下有此富貴。而不能自樂。親其所可疎。疎其所可親。使受恩之子婦。彷徨而不自安。踉蹌而不敢進。雖內懷反哺之心。而無以施展。臣竊爲殿下惜之。臣父子皆蒙先帝大恩。擢於常調之中。置之侍從之列。心非木石。豈能慙忘。今先帝晏駕之後。臣唯不避死亡。以進忠直之言。庶幾殿下母子和悅。國家安寧。是臣所以爲報效也。不勝區區激切之誠。展布以聞。惟留神幸察。

言兩府遷官劄子

治平元年閏五月四日上

臣伏觀去歲陛下卽位之初。兩府臣僚已各選官。今茲甫及朞年。一例又加恩命。雖陛下褒優大臣。務從豐厚。而朝野竊議。以爲近來國家官爵易得。恩賞太頻。柱石之臣。當戮力同心。共救此弊。今若連年之內。寵數便蕃。恬然有之。自以爲宜。則何以率正佗人。抑塞僥倖。因此恐大失天下之望。然則陛下愛之。適所以傷之也。臣竊料大臣亦不敢自安。必當辭避。願陛下因而聽之。以成其美。

言兩府遷官第二劄子

臣近曾上言兩府臣僚遷官太頻。恐失天下之望。乞陛下聽其辭避。以成其美。未蒙采納。臣非憎此數人。嫉其遷官。乃是欲全其令名。使之輔佐陛下。重惜大柄耳。先帝親選聖明。傳以天下。今陛下乃欲歸功大臣。臣固知其人必不敢當也。借使當日實曾贊成先帝聖意。乃是欲安宗廟社稷。若今日受賞。則是豫邀非常之福。罪孰大焉。然則陛下賞之。是掩其盡忠之心。使爲徇利之人。何榮之有。臣所謂欲全其令名者。此也。夫爵位者。人主所以御羣臣之大柄也。然品秩高下。本皆虛名。但以難得之故。爲人所貴。若其易得。則爲人所賤。譬如金玉珠璣。苟或道路階庭。處處有之。則與瓦礫無異矣。近歲以來。官冗賞濫。兩府大臣。豈不素知。今遇陛下卽政之初。所宜開導聖聰。以懲革斯弊。今陛下以纂紹之際。及聖體未安之時。中外平寧。爲兩府之功。加以厚賞。則宿衛將帥。宗室外戚。四方藩鎮。內侍近臣。皆有冀望。若一一稱滿其意。則國家官爵賤於泥土。將無以役使羣臣。若抑而不與。則人不自知。更生觖望。是始於推恩。而終於聚怨也。且輔佐之臣。自於朞年之間。連併遷官。而欲禁止佗人之倖進。誠亦難矣。臣所謂欲使之輔佐陛下。重惜大柄者。此也。或者陛下以爲曹佾無功。尙加之使相。況輔弼大臣。當國家艱難之際。輸力盡瘁。不可不賞。臣愚以爲不然。陛下所以賞曹佾者。非以爲功也。乃以皇太后之德至深至厚。無以爲報。故褒崇元舅。以慰母心。今若緣此推恩。次及后族。次及兩府。次及佗人。則是曹佾隨衆遷官。不爲優異。於皇太后之心。何

所慰哉。然則陛下虛損盛恩，而衆人皆以大例遷官，何足爲喜也。臣豈不知陛下欲褒賞大臣，而臣區區不量其力，以橫議干之，非身之利，然爲朝廷忠謀無恤。其他惟陛下察之。

乞罷修感慈塔劄子

治平元年五月十五日

臣伏聞感慈塔已有聖旨，坼脩五層，竊以開封府界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西川等路，自去冬少雪，今春少雨，麥田已無所收。昨得五月十三日雨，方種秋田，自後又經一月無雨，萌芽始生，隨復焦稿。農民嗷嗷大率無食，棄去鄉里，流離道路，雇妻賣子，以接糶糧。縣官倉廩素無蓄積，贍給軍衆，猶恐不足，固無贏餘，可以賑貸。陛下當此之際，所宜側身刻意，降服損膳，以救其患，而更脩此佛塔，以費國財。臣竊以爲失緩急先後之務矣。且此塔傾欹，爲日已久，借使更經數年不修，於僧徒有何大害。若百姓飢窮，朝不及夕，而國家不能收恤，則老弱轉死溝壑，壯者聚爲盜賊，當是之時，雖有千塔，將安用之。夫府庫之財，皆生民膏血，苟非事不得已，安可輕費。今有司旣諂苟且，曾不爲陛下愛惜。陛下又不以介意，一皆聽之，使四海蒼生將何所依仰。臣愚欲望陛下親發德音，宣諭有司，以今歲旱災，且罷修此塔，及其餘不急之費，有似此類者，皆仰有司條奏以聞。一切寢罷，候佗年豐稔，帑藏有餘，然後徐議其事。於聖政之初，亦足以彰愛民之意，爲盛美之一事也。

乞罷近臣恩命上殿劄子

臣昨者上言近歲官冗賞濫兩府大臣遇陛下卽政之初宜開導聖聰以懲革斯弊今陛下以紹續之際及聖體未安之時中外平寧爲兩府之功加以厚賞則宿衛將帥宗室外親四方藩鎮內侍近臣皆有冀望若一一稱滿其意則國家官爵賤如泥土將無以役使羣臣且輔佐之臣自於某年之間連併遷官則難以禁止佗人之幸進伏蒙陛下諭臣以兩府大臣皆有大功所以遷官佗人無功何敢輒望臣再三敷奏以陛下若寢兩府恩命則佗人自然不致僥求若見兩府遷官則誰肯自謂無功不求榮進恐至時陛下亦不能裁抑兩府亦不敢執奏當時陛下聖意確然終不開納今兩府纔受恩命竊聞入內侍省都都知任守忠等已一例遷官臣竊料向去其餘臣僚互相形比繼續遷官猝無窮盡蓋官爵者人主之利器所以驅策羣臣制御四海今陛下曾不愛惜容易與人一至於此臣竊惜之凡政令之行必自貴近爲始前者濫恩已施之於貴臣不可復收若上之於近臣猶可救其大半所有任守忠等恩命伏望聖慈特賜追還以塞向去僥倖之路

#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三十二

## 章奏十五

陳治要上殿劄子

治平元年七月十八日上

臣聞舜與臯陶。唐歌相戒。以明良爲美。以叢脞爲非。蓋以王者奄有四海。君臨億兆。若事無巨細。皆以身親之。則所得至寡。所失至多矣。古語有之曰。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察百步者亦不能見目睫。非不欲兼之。勢不可也。是以明王總其大體。執其樞要。精選賢能。任以百職。有功者賞。有罪者誅。故處躬不勞。而收功甚大。用此道也。臣伏見陛下自親政以來。厲精求治。孳孳不倦。未明求衣。日昃不食。雖大禹之勤勞。文王之懿恭。無以過此。然而政有本末。事有細大。舉其綱則百目張。挈其領則衆毛理。臣願陛下先其本。後其末。急其大。緩其細。擇人而任之。此政之本也。賞善而罰惡。此事之大也。陛下當先察羣臣之邪正。與其材能之所堪。然後思天下有某事不治者。當使某人治之。其公忠勤恪。功效顯著者。勸之以厚賞。姦回惰慢。無功敗事者。威之以嚴刑。如是則萬事無不舉。兆民無不安。陛下可以高拱無爲。而名配堯舜矣。至於簿書之煩碎。文法之微密。錢穀之出納。體例之有無。此乃羣臣百吏之所守。非陛下所當留意也。陛下若捨彼而取此。則臣恐徒有大禹之勤勞。而不獲其功。文王之懿恭。而不見其治也。臣以獻替爲職。遇陛下

勤政之初。虛心求諫。此乃千載一時。誠不敢以細末之事。煩汗聰明。伏望陛下深思此道。乃自古及今。致治之大本。勿以爲迂闊陳熟之言而忽之。則天下幸甚。

言程戡施昌言劄子

治平元年七月二十八日上

臣竊聞近者夏國屢起事端。邊境之變。不可不備。爲備之要。在於擇帥。伏見鄜延路經略使程戡。資性姦回。涇原路經略使施昌言。老病昏昧。皆以斗筲罷慳之才。當折衝禦侮之任。平居之時。未見有闕。一旦警急。必敗大事。譬如開門揖盜。以肉餒虎。臣竊爲國家危之。伏望朝廷早擇智勇之將。以代其任。二人並除致仕。以安邊境之民。戒偷祿之臣。

言任守忠劄子

治平元年七月十八日上

臣竊聞入內侍省都都知任守忠。擅取奉宸庫金珠數萬兩。獻遺中宮。自以爲功。仍受中宮賞賜。外議籍籍。無不駭愕。伏以守忠從來罪惡極多。不可遽數。陛下體元繼統。聖政方新。守忠曾無畏憚。益恣巧諂。公取官物。自眩私恩。贊導椒房。首爲侈靡。既求權寵。又分厚利。姦邪之臣。無大於此。伏望陛下特發神斷。以守忠付所司。窮治所犯。明正典刑。以示天下。

言任守忠第二劄子

臣近會上言任守忠姦邪事迹。乞正典刑。未聞施行。臣案守忠懷姦罔上。諂佞貪憊。竊弄權柄。固非一日。

專爲讒慝。交構兩宮。狡詐反覆。陛下所知。若非先帝聖明。皇太后仁慈。則社稷可憂。天位不安。今又盜取庫物。曲求容媚。教中宮爲不順。陷陛下爲不義。此而不誅。典刑安用。據守中罪惡。臣久合奏陳。但以陛下踐祚之初。天威未振。欲望陛下親發英斷。戮此大姦。使內外之臣。莫不震肅。今聖恩容貸。已及歲餘。外議皆言守中以諂佞之故。受陛下寵遇。過於先帝之時。臣備位諫官。不敢塞默。守忠職在宮禁。久專威福。若不早除。恐別生事。伏望陛下如臣前奏。速以守忠付所司。窮治所犯。肆之市朝。以副天下之望。

言任守忠第三劄子

次日守忠除保信軍節度副使。斬州安置。

臣近者兩次上言任守忠姦邪事迹。乞正典刑。至今未聞施行。臣迫於忠懇。不能自己。竊見守忠早以小臣獲事先帝。幸蒙獎拔。榮祿俱極。日侍左右。不能以忠言正道補益萬分。專以談諧諂諛。苟求悅媚。其罪一也。總領近侍。委之差遣。而陵忽同列。與奪自恣。附己則愛悅。逆意則憎疾。援引親黨。排抑孤寒。任情徇私。略無顧避。其罪二也。從來所受俸祿賞賜。亦爲不少。而資性貪吝。老而益甚。盜竊官物。受納貨賂。金帛珍玩。溢於私家。第宅產業。甲於京師。聚斂之心。曾無紀極。其罪三也。交結朋援。專權據勢。縱逞胷臆。妄行威福。所愛者雖有大罪。掩蓋不言。所惡者小有瑕疵。糾擿成事。使宮禁之內。側足屏息。畏憚守忠。無以爲比。其罪四也。濮王之薨。守忠監護葬事。賣弄國恩。輕蔑皇族。乘其有喪。巧奪財物。所得甚多。終不滿意。遂誣長子宗懿。以爲不孝。使被譴謫。感憤成疾。以至沒身。不能自雪。其罪五也。先帝以春秋寢高。未有繼嗣。

深思宗廟生民之重。屬意聖明。固非一日。而守忠陰蓄姦心。沮壞大策。深忌國家立長立賢。自欲於倉猝之際。居中建議。擇幼弱昏懦之君。以邀大利。如有唐之季。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賴先帝聰明。卓然遠覽。斷志不疑。不然。則太平之業。幾墜於地。其罪六也。及陛下既爲皇子。守忠內懷憂懼。日於先帝之前。離間百端。隔絕內外。進對甚希。使先帝爲陛下之父。不得施爲父之恩。陛下爲先帝之子。不得展爲子之親。其罪七也。及先帝晏駕。陛下繼統。不幸遇疾。皇太后權同聽政。守忠乘此之際。大逞姦謀。闕伺語言。撰造事迹。往來革面。進退異辭。使皇太后以文母之慈。不免投杼之疑。陛下以曾閔之孝。立有負恩之謗。交構兩宮。遂成深隙。計其陰謀。無所不至。賴皇太后聰明。確然執義。不可傾移。不然。禍變之興。豈可具道。其罪八也。及聖體既安。皇太后恭還大政。守忠不勸導陛下以勤脩子道。承顏順意。報答盛德。恢廣令譽。而相時隨勢。斗異炎涼。欲詐輸新忠。以巧遮舊惡。用昔時讒陛下之計。爲今日諛皇太后之辭。雖陛下未必聽受。而使皇太后聞之。不能不以介意。終日涕泣。悒快成疾。守忠但欲左右反覆。自爲身謀。並不顧天下之人。議陛下之善惡。其罪九也。皇后正位尙新。天下聳觀令德。守忠輒爲皇后畫策。並不稟問皇太后。矯傳教指。開祖宗寶藏。擅取金珠數萬兩。以獻皇后。既取悅一時。又坐享厚賜。逆婦姑之禮。開驕侈之源。使皇后受其惡名。而已身收其重利。爲臣姦邪。孰甚於此。其罪十也。守忠有大罪十。皆陛下所親見。衆人所共知。其餘欺謾爲姦。恣橫不法。事類繁多。不可勝言。誠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伏望陛下盡發守忠之罪。明示四方。



斬於都市以懲姦慝。

言內侍差遣上殿劄子治平元年上

臣曩時上殿伏見陛下宣諭以內臣差遣並一切委之都知司臣當時已曾奏陳以爲非便今入內侍省都都知任守忠恃此權勢背公立私奉之者坐獲進擢忤之者立致排擯威福之柄盡在其手遂使宮禁之中畏憚其人過於人主罪盈惡積幸賴陛下神斷已斥而去之然儻不收還威福之柄則是去一守忠生一守忠終無益也臣愚伏望陛下自今日已後除內臣常程差遣依舊令都知司定差外其勾當御藥院內東門龍圖天章閣後苑化成殿延福宮等處及非時差管勾裏外要切公事之人並乞陛下親加選擢試之以事觀其爲人忠謹有功者則加賞拔姦邪不職者則加貶退不必一一勘會資序檢尋體例如此則誰不懷德畏威輸忠竭力豈獨內臣而已雖外朝之臣亦可用此道而治也取進止

貢院乞逐路取人狀治平元年上

准中書批送下知封州柳材奏欲乞今後南省考試進士將開封國學鑠廳舉人試卷套同糊名其諸道州府舉人試卷各以逐路糊名委封彌官於試卷上題以在京逐路字用印送考試官其南省所放合格進士乞於在京逐路以分數裁定取人所貴國家科第均及中外如允所請伏乞下兩制詳定者右謹具如前當院今將簿籍勘會近歲三次科場內嘉祐三年國子監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一十八人及第

者二十二。人約五人中取一人。開封府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百七十八人。及第者四十四人。約六人中取一人。河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二人。及第者五人。約三十人中取一人。京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七人。及第者五人。梓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三人。及第者二人。並約三十一人中取一人。廣南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九十七人。及第者三人。約三十二人中取一人。荆湖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九人。及第者二人。約三十四人中取一人。廣南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十八人。利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十六人。夔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八人。及第者各只一人。河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四十四人。全無人及第。嘉祐五年。國子監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八人。及第者二十八人。開封府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百六十六人。及第者六十九人。並約四人中取一人。京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人。及第者五人。約三十人中取一人。荆湖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九人。及第者二人。約三十四人中取一人。廣南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八十四人。及第者二人。約四十二人中取一人。河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四十一人。陝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二十三人。及第者各只一人。荆湖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四人。廣南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三人。夔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十二人。並全無人及第。嘉祐七年。國子監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一十一人。及第者三十人。約四人中取一人。開封府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百七人。及第者六十六人。約五人中取一人。

荆湖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六十八人。及第者二人。約三十四人中取一人。陝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二十四人。及第者二人。約六十二人中取一人。河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四人。河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四十五人。荆湖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三人。及第者各一人。廣南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七十七人。廣南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三人。利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八人。並全無人及第。以此比較在京及諸路舉人得失多少之數顯然。大段不均。蓋以朝廷每次科場所差試官率皆兩制三館之人。其所好尚。卽成風俗。在京舉人。追趨時好。易知體面。淵源漸染。文采自工。使僻遠孤陋之人。與之爲敵。混同封彌。考較長短。勢不侔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言雖微陋之處。必有賢才。不可誣也。是以古之取士。以郡國戶口多少爲率。或以德行。或以材能。隨其所長。各有所取。近自族姻。遠及夷狄。無小無大。不可遺也。今或數路之中。全無一人及第。則所遺多矣。國家用人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爲賦詩論策者。不得及第。非遊學京師者。不善爲賦詩論策。以此之故。使四方學士。皆棄背鄉里。違去二親。老於京師。不復更歸。其間亦有身負過惡。或隱憂匿服。不敢於鄉里取解者。往往私買監牒。妄冒戶貫。於京師取解。自開歲開科場以來。遠方舉人。憚於往還。只在京師寄應者。比舊尤多。國家雖重爲科禁。至於不用蔭贖。然冒犯之人。歲歲滋甚。所以然者。蓋由每次科場及第進士。大率是國子監開封府解送之人。則人之常情。誰肯去此而就彼哉。夫設美官厚利進取之塗。以誘人於

前而以苛法空文禁之於後。是猶決洪河之尾而捧土以塞之。其勢必不行矣。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國家設賢能之科。以俟四方之士。豈可使京師詐妄之人獨得取之。今來柳材所起請科場事件。若依而行之。委得中外均平。事理允當。可使孤遠者有望。進達僑寓者各思還本土矣。難者必曰。國家比設封彌。膽錄以盡至公。其諸路舉人所以及第少於在京者。自以文藝疎拙。長短相形。理宜黜退。今若於封彌試。卷上題在京逐路字號。必慮試官挾私者。因此得以用情。是大不然。國家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識。以弼諧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縣。其次方略勇果。以扞禦外侮。小者刑獄錢穀。以供給役使。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欲以備百官濟萬事邪。然則四方之人。雖於文藝或有所短。而其餘所長有益於公家之用者。蓋亦多矣。安可盡加棄斥。使終身不仕邪。凡試官挾私者。不過徇其親知鄉黨。今雖題逐路字號。若試官欲徇其親知。則一路之人共聚一處。不知何者爲其親知。若欲徇其鄉黨。則一路之中所取自有分數。豈敢偏於本路剩取一人。以此言之。雖題逐路字號。試官亦無所容其私也。今欲乞依柳材起請。今後南省考試云云。裁定取人。若朝廷尙以爲有所嫌疑。卽乞令封彌官將國子監開封府及十八路臨時各以一字爲偏傍立號。假若國子監盡用乾字。開封府盡用坤字。京東路盡用離字。京西路盡用坎字。爲偏傍。其餘路分並依此例。委知貢舉官於逐號之中。考校文理善惡。各隨其短長。每十人中取一人。奏名。其不滿十人者。六人以上亦取一人。五人以下更不取人。其親戚舉人別試者。緣人數至少。更不分別。

立號。只依舊條。袞同封彌分數取人。其合該奏名者。更不入南省奏名數內。如允所奏。乞降指揮下貢院  
遵守施行。



#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三十二

## 章奏十六

言講筵劄子治平元年九月三日上

臣伏觀講筵所告報奉聖旨自九月初五日後逐日講筵至重陽節住講候將來開春別選日講筵臣竊以國家本設經筵欲以發明道誼裨益聖德先帝時無事常開講筵近歲因聖體不安遂於端午及冬至以後盛暑盛寒之時權罷數月今陛下始初清明方宜銳精學問之時而五日開講八日已罷臣恐議者以爲陛下非有意於求道但欲循故事備外事而已羣臣非有意於明道但欲塞職業求錫賚而已若果如此臣竊爲朝廷羞之且陛下近增置諸宮教授仍下詔戒勗宗室使之嚮學倘陛下不以身先之則宗室安肯奉詔哉臣愚以爲陛下若別有所爲未暇開講則且俟他時亦未爲晚若旣開講筵則恐數日之間未宜遽罷

乞講尙書劄子治平元年上

臣伏觀經筵所講說論語將畢竊以尙書者二帝三王嘉言要道盡在其中爲政之成規稽古之先務也陛下新承大統留意萬幾欲求楷模莫盛於此臣不勝區區欲望陛下更以聖意裁酌將來論語旣畢令

講說尙書

言除盜劄子

治平元年十月十日

臣竊聞降勅下京東、京西災傷州軍。如人戶委是家貧，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未知虛的。若果如此，深爲不便。臣聞周禮荒政十有二，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率皆推寬大之恩，以利於民。獨於盜賊愈更嚴急。所以然者，蓋以饑饉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不可不除也。頃年嘗見州縣官吏，有不知治體，務爲小仁者，或遇凶年，有刼盜斛斗者，少加寬縱，則盜賊公行。更相刼奪，鄉村大擾，不免廣有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後稍定。今若朝廷明降勅文，豫言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是勸民爲盜也。百姓乏食，官中當輕徭薄賦，開倉賑貸，以救其死，不當使之自相刼奪也。今歲府界京東、京西水災極多，嚴刑峻法，以除賊盜，猶恐春冬之交，饑民嘯聚，不可禁禦。又況降勅以勸之，臣恐國家始於寬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凡號令之出，不可不慎。毫釐之失，爲害實多。若纔知其失，隨即更張，猶勝於有害及民，迷而不復者也。伏望陛下速令收還此勅，嚴責京東、京西轉運司及州縣，應災傷之處，多方擘畫，斛斗救濟饑民。若有一人敢刼奪人斛斗者，立加擒捕，依法施行。如此則衆知所畏，不敢輕犯，所以保全愚民，減省刑獄之道也。

言備邊劄子



臣聞周書稱文王之德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蓋言諸侯傲狠不賓。則討誅之。從順柔服。則保全之。不避彊。不陵弱。此王者所以爲政於天下也。臣伏見去歲先帝登遐。趙諒祚遣使者來致祭。延州差指使高宜押伴入京。宜言語輕肆。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臨辭。自訴於朝。臣當時與呂誨上言。乞加宜罪。朝廷忽略此事。不以爲意。使其怨懟歸國。一國之人。皆以爲恥。今歲以來。諒祚招誘亡命。點集兵馬。窺伺邊境。攻圍堡寨。驅脅熟戶。八十餘族。殺掠弓箭手約數千人。悖逆如此。而朝廷乃更遣使臣。齎詔撫諭。彼順從則侮之。傲狠則畏之。無乃非文王所以令諸侯乎。若使臣至彼。諒祚稽首伏罪。禁止侵掠。猶或可赦。若復拒違王命。辭禮驕慢。侵掠不已。未知朝廷將何以待之。傷威毀重。孰甚於此。方今公私困竭。士卒驕惰。將帥乏人。而戎狄犯邊。事之可憂。孰大於此。而朝廷上下晏然若無事者。其故何哉。豈朝廷自有其備。而疎外之臣不得與知乎。臣竊惑之。所謂備者。非但添屯軍馬。積貯糧草而已也。在於擇將帥而修軍政也。二者皆闕。何謂有備。臣不勝憤懣。伏望陛下博延羣臣。訪以禦邊之策。擇其善者而力行之。方今救邊之急。宜若捧漏甕。沃焦釜。猶恐不及。豈可外示閒暇。而養成大患也。

### 言蓄積劄子

臣聞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國家近歲以來。官中及民間皆不務蓄積。官中倉廩大率無三年之儲。鄉村農民少有半年之食。是以小有水旱。則公私窮匱。無以相救。流移轉徙。盜賊並興。當是之時。廷朝非不

以爲憂。及年穀稍豐。則上下之人皆忘之矣。此最當今之深弊也。先帝時臣曾上言。乞將諸路轉運使及諸州軍長吏。官滿之日。倉庫之實。比於始至。增減多少。以爲黜陟。又令民能力田積穀者。皆不以爲家貲之數。欲爲國家力救此弊。自後不聞朝廷施行。今歲開封府界南京宿毫陳蔡曹濮濟鄆等州霖雨爲災。稼穡之田。悉爲洪流。百姓羸弱者流轉他方。餓死溝壑。強壯者起爲盜賊。吏不能禁。朝廷欲開倉賑貸。則軍儲尙猶不足。何以贍民。欲括取於蓄積之家。則貧者未能賑濟。富者亦將乏食。又使今後民間不敢蓄積。不幸復有凶年。則國家更於何處取之。此所以朝廷雖寒心銷志。亦坐而視之。無如之何者也。臣竊思之。蓋非今日有司之罪。乃曩時有司之罪也。往日不可及。來者猶可追。陛下儻不於今日特留聖心。速救此弊。豐凶之期。不可豫保。若向去復有水旱螟蝗之災。饑饉相仍。甚於今年。則國家之憂。何所不至乎。臣又聞平糴之法。必謹視年之上下。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之。所以取有餘。補不足也。今開封府及京東京西水災之處。放稅多及十分。是大饑之歲也。官吏往往更行收糴。所給官錢既少。百姓不肯自來。中糴則遣人編攔搜括。無以異於寇盜之鈔劫。是使有穀之家。愈更閉匿。不敢入市。穀價益貴。人不聊生。如此非獨天災。亦由吏治顛錯之所致也。臣愚欲望朝廷檢會臣前次及今來所奏事理。更加詳酌。擇其可者。少賜施行。指揮開封府界及京東京西災傷州軍。見今官中收糴者。一切止住。其有常

平廣惠倉斛斗之處。按籍置曆出糶賑貸。先救農民。告諭蓄積之家。許行出利。借貸與人。候豐熟之日。官中特爲理索。不令逋欠。其河北、陝西、河東及諸路應豐稔之處。委轉運司相度穀價。賤者廣謀收糶。價平卽止。如本路闕少錢物。卽委三司於它處擘畫。那移應副。仍自今以後。乞朝廷每年謹察諸路豐凶之處。依此施行。臣竊料有司必言官無閒錢。可以趁時收糶。臣伏見國家每遇凶荒之歲。緣邊屯軍多處。常用數百錢糶米一斗。若用此於豐稔之歲。可糶一石。不知有司何故於凶荒之歲。則有錢供億。至豐稔之歲。則無錢也。此無佗故。患在有司儉安目前。以俟遷移進用。不爲國家思久遠之計而已。故臣惟願陛下深留聖意。

言階級劄子

治平元年十一月十五日上

臣聞治軍無禮。則威嚴不行。禮者上下之分是也。唐自肅代以降。務行姑息之政。是以藩鎮跋扈。威侮朝廷。士卒驕橫。侵逼主帥。下陵上替。無復綱紀。以至五代。天下大亂。運祚迫蹙。生民塗炭。祖宗受天景命。聖德聰明。知天下之亂生於無禮也。乃立軍中之制曰。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敢有違犯。罪至於死。於是上至都指揮使。下至押官長行。等衰相承。粲然有敘。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敢不從。故能東征西伐。削平海內。爲子孫建久大之業。至今百有餘年。天下太平者。皆由此道也。近歲以來。中外主兵。臣僚徃徃不識大體。好施小惠。以盜虛名。軍中有犯階級者。務行寬貸。是致軍校大率不敢鈴束。長行甘言悅色。曲加

煦嫗。以至懦怯。兵官亦爲此態。遂使行伍之間。驕恣悖慢。寢不可制。上畏其下。尊制於卑。所謂下陵上替者。無過於此。臣聞聖王刑期於無刑。今寬貸犯階級之人。雖活一人之命。殊不知軍法不立。漸成陵替之風。則所繫乃億兆人之命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詔旨。申明階級之法。戒勅中外主兵臣僚。令一遵祖宗之制。如敢有輒行寬貸。曲收衆心者。嚴加罪罰。以儆其餘。庶幾綱紀復振。基緒永安。

言舉官上殿劄子

治平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

臣聞致治之本。在於得賢。天下至廣。羣臣至衆。人主不能徧知。必資薦舉。若薦舉不得其實。則邪巧並進。官職耗廢。是故設連坐之法以懲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伏見近降詔書。令中外臣僚。於文資官內。不以職位高下。舉行實素著。官政尤異。可備陞擢任使之。人。又於諸司使以下。至三班使臣內。舉堪充將領及行陳任使之。人。此乃前世之令典。當今之切務。臣始聞之。不勝慶忭。旣而議者皆言。數年之前。亦曾有此詔書。所舉甚衆。未聞朝廷曾有所陞擢。今茲蓋亦修故事。飾虛名而已。非有求賢之實也。若果如此。誠有何益。臣愚欲望陛下。盡將今來臣僚所舉之人。隨逐人資叙。各置一簿。編其姓名。留之禁中。其副本降付中書樞密院。若遇文臣轉運副使。提點刑獄。轉運判官。知大藩府。及武臣總管鈐轄。路分都監。知州軍等。有闕除用舊資敘人外。應係陞陟入上件差遣者。並乞於今來舉官簿內。次等資敘人中。陛下親加選擇。點定一人。其不係今來薦舉之人。不得差充上件差遣。若陞陟以後。佗日職事敗闕。不如所舉。及犯贓私。

罪其舉主並依法施行。雖見任兩府，亦乞不以恩例特放。凡係舉官不當降官及降差遣者，未滿三年，雖遇恩赦，不得牽復。如此則羣臣莫敢不盡公擇人，天下賢才皆可得而官使矣。

言陳述古劄子

治平二年正月十日

臣竊聞陝西都轉運使陳述古，昨因巡邊，妄奏朝廷，稱邊鄙寧靜不足爲慮。後因權涇原路經略司事，聞副總管劉几稱西人點集，將謀入寇，請出兵防托。述古恐與前奏相違，因此怒几奏稱不協軍情，張皇生事，擅移几知鳳翔府。數日之間，西人果大舉犯邊，殺掠弓箭手及熟戶蕃部。述古亦不卽時發兵救援，致陷沒數千戶。近者雖知朝廷已差臺官勘述古罪狀，然竊聞所坐止於擅移劉几及奏狀有不實之處。若以文吏議之，罪不至重。若以國計言之，爲害實深。何則？國家承平日久，人不習戰，雖屯戍之兵，亦臨敵難用。唯弓箭手及熟戶蕃部，皆生長邊陲，習山川道路，知西人情僞，材氣勇悍，不懼戰鬥。從來國家賴之，以爲藩蔽。今述古知西人欲來侵擾，而自避讎覆之辜，順成欺罔之謀，抑遏將官，不許救護，遂以數千戶生民委於虎口，使父子流離，骨肉塗炭，豈惟已陷沒者深可哀痛，臣恐自今以後，諸路弓箭手皆不敢於極邊居止。熟戶蕃部皆有叛國從賊之心，以此觀之，其害豈小哉！況述古出於門蔭，材氣庸鄙，自歷官以來，所至之處，縱恣胥臆，殘虐吏民，不顧憲典，輕侮王命，驕暴狼狽，天下共知。屢曾坐事黜降，旋復收用，叨竊名位，一朝至此，誠過其分量。故天奪之魄，舉措乖謬，駭人視聽，陷敗民命，挫辱國威，內外之人，無不憤疾。

臣聞舜誅四凶而天下服。如述古平生所爲，亦可以謂之凶人矣。陛下縱不欲明加斧鉞，以謝邊民，亦當投之荒裔，以禦魍魅。庶使封疆之臣，少加警懼。

言皮公弼劄子 治平二年正月十一日上

臣伏觀近降詔書於初任第二任通判人中，選人權發遣三司判官公事。九年之後，擢爲職司。既使之久於其事，又待以不次之位。此誠用人之要術，爲政之首務也。然當茲選擢之初，天下士大夫莫不延頸而望，拭目而視。若得清修孤直之人，則皆勸慕爲善，砥節礪行。不肖者亦化爲賢矣。若得貪污諂僞之人，則皆傾巧干進，飾貌盜名，安恬者亦變而爲躁矣。此乃風俗之本原，政治之樞機，不可以不慎。自非有奇材異績，爲天下所知，未可容易當此舉也。竊見尙書都官員外郎皮公弼爲吏之處，以貪饕致富，資性狡猾，善爲進取。在京師則造請不倦，在外則書啓相尋，專用此術，致舉主三十餘人。一旦首膺茲選，天下之人苟有知公弼所爲者，但私議竊歎，憤鬱喑鳴，莫敢發言。此豈可以稱陛下求賢之意，副四方跂竦之望哉。若所選之人皆如皮公弼之類，乃是開此徼倖之門，以爲佞邪躁進之塗，恐非朝廷之福也。所有皮公弼伏望聖慈，追還前命，勒歸本任。況今中外之官本資序，合入三司判官者，尙不啻數十人，豈得其中全無可選擇者。願且選以補卽目三司判官之闕，俟果有奇材異績爲衆所知者，然後依近降詔書舉而用之。天下幸甚。

言皮公弼第二劄子

臣近曾上言乞罷皮公弼三司判官公事。未聞朝廷施行。臣聞周禮小宰以六計弊羣吏之治曰。廉善廉能廉謹廉正廉法廉辯。蓋言爲吏者雖有六事。皆以廉爲本也。翼奉曰。人誠向正。雖愚爲用。若乃懷邪。智益爲害。蓋言人操心不正者。雖有材能。無所用也。今以公弼材能。求於朝士之間。不爲難得。若其貪污。詔僞。則罕有其比。陛下方欲簡拔英賢。待之不次。以砥礪羣臣。新美大化。而得公弼之徒。臣恐四方聞之。無不解體。使廉正之士。沈抑而不顯。貪邪之人。輻湊而競進。其於虧損聖政。敗壞風俗。不爲細事。伏望陛下早追還公弼前所授恩命。勒歸東明本任。

言王廣淵劄子

治平二年正月十三日上

臣伏見新除王廣淵直集賢院。外廷之人。無不怪惑。偶語族談。莫知其故。或云廣淵以唇舌便佞。遊走於公卿之門。蓋執政所薦也。或云陛下龍潛之時。廣淵以文章因陛下故人自薦達。素蒙知賞。故特加拔擢。此二者臣莫知其虛實。若果有其一。皆非朝廷之美也。夫端士進者治之表也。儉人進者亂之階也。臣竊聞廣淵雖薄有文藝。其餘更無所長。於士大夫之間。好奔競。善進取。稱爲第一。若以此獲公卿之知。則其人固非端士矣。竊以初任通判編排中書文字。二年之間。堂除知舒州。搢紳已皆相與指目。以爲僥倖。今又驟加美職。安得不取外廷之怪惑乎。陛下方蒞政之初。欲簡拔天下賢材。實諸不次之位。以率厲羣臣。

而執事之臣不能稱陛下之意。前此用皮公弼權發遣三司判官。今又用王廣淵直集賢院。將何以使天下之人尙廉恥之節。崇敦厚之風乎。若陛下龍潛之時。廣淵果曾以文章自達於左右。此尤不可。昔漢文帝時。景帝爲太子。嘗召上左右飲。中郎將衛綰獨稱疾不往。及卽位。寵待綰過於佗臣。周太祖時。世宗鎮澶州。張美爲三司吏。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奉。及卽位。衆皆稱美材敏。而世宗終薄其爲人。廣淵若當仁宗之世。私以文章獻於陛下。爲臣忠謹者。肯如是乎。陛下今日當治其罪。而又賞之。將何以厲人臣之節也。所有王廣淵新授直集賢院勅。伏乞追還。

言王廣淵第二劄子

臣近曾上言。乞罷王廣淵直集賢院事。未聞朝廷施行。外議籍籍。至今未已。臣備位諫職。不敢塞默。竊見廣淵儉邪便佞。勤於造請。以此之故。自幕職入京。數年之間。得堂除知州。今又以特旨直集賢院。臣不知廣淵有何才德。過絕於人。而受國家寵榮如此之速也。議者皆言陛下在藩邸時。廣淵因時君卿以文章筆札。私有贊獻。深自結納。故有今日之命。若果如此。大爲非宜。臣聞爲人君者。洗濯其心。至公至正。審察善惡。明辨是非。忠信者雖有怨讎。而必用。姦回者雖有私恩。而必誅。是以羣臣曉然。各知所守。一心同德。以事其上。今廣淵若於仁宗之世。私結陛下之知。則陛下察其爲人。果爲忠信。果爲姦回。若以此獲美官。則姦回之臣。欲求進身者。將何所不爲。恐非陛下之利也。自古以來。惟英明之主。能知此理。伏望陛下追



還廣淵恩命。乃嚴加竄謫。以懲儉巧之臣。用心不一者。取進止。



#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二十四

## 章奏十七

乞罷陝西義勇劄子 治平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

臣傳聞朝廷差陝西提點刑獄陳安石於本路人戶三十之內刺一丁充義勇。不知虛實。若果如此。大爲非便。臣竊意議者必以爲河北、河東皆有義勇。而陝西獨無。近因趙諒祚寇邊。故欲廣籍民兵。以備緩急。使之捍禦也。臣伏見康定慶曆之際。趙元昊叛亂。王師屢敗。死者動以萬數。國家乏少正軍。遂籍陝西之民。三丁之內選一丁以爲鄉弓手。尋又刺充保捷。指揮差於沿邊戍守。當是之時。閭里之間。惶擾愁怨。不可勝言。耕桑之民。不習戰鬪。官中旣費衣糧。私家又須供送。骨肉流離。田園盪盡。陝西之民。比屋凋殘。至今二十餘年。終不復舊者。皆以此也。其謀策之失。亦足以爲戒矣。是時河北、河東邊事稍緩。故朝廷但籍其民以充義勇。更不刺爲軍。雖比之陝西保捷爲害差小。然國家何嘗使之捍禦戎狄。得其分毫之益乎。今議者但怪陝西獨無義勇。不知陝西之民。三丁之內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自西事以來。陝西困於科調。比於景祐以前。民力減耗三分之二。加之近歲屢遭凶歉。今秋方獲小稔。且望息肩。又值邊鄙有警。衆心已搖。若更聞此詔下。必大致驚擾。人人愁苦。一如康定慶曆之時。是賊寇未來。而先自困弊也。況卽日陝

西正軍甚多。不至闕乏。何爲遽作此有害無益之事。以循覆車之轍也。伏望朝廷審察利害。特罷此事。誠一方之大幸。取進止。

乞罷陝西義勇第二上殿劄子

臣近會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事。未審朝廷曾與不曾別爲商量。臣前次上殿。乞陛下留意備邊。所謂備者。非但添屯軍馬。積貯糧草而已。在於擇將帥而修軍政。今將帥不才者。未聞有所更改。軍政頽弊者。未聞有所振舉。而忽取腹內州軍之民。盡刺以爲兵。外人聞之。無不駭愕。今陝西沿邊正軍。動以萬數。朝廷若能擇有方略膽勇之人。以爲將帥。使之簡去疲弱。選取精銳。勤加教習。明行賞罰。則雖欲取銀夏而稅其地。擒趙諒祚而制其命。有何所難。況但止其鈔盜乎。今朝廷不孜孜以將帥軍政爲急。而無故籍耕桑之民。使之執兵。徒有驚擾。而實無所用。臣不知誰爲陛下畫此策也。昔康定慶曆之間。朝廷以元昊犯邊。官軍不利。已曾籍陝西之民。以爲鄉弓手。始者明出勅榜云。但欲使之守護鄉里。必不刺充正軍。屯戍邊境。勝猶未收。而朝廷盡刺充保捷。指揮令於邊州屯戍。當是之時。臣丁憂在陝。備見其事。民皆生長太平。不識金革。一旦調發爲兵。自陝以西。閭閻之間。如人人有喪。戶戶被掠。號哭之聲。彌天亘野。天地爲之慘。日月爲之無色。往往逃避於外。官中繫其父母。妻子急加追捕。鬻賣田園。以充購賞。暨刺面之後。人員教頭。利其家富。百端誅剝。衣糧不足以自贍。須至取於私家。或屯戍在邊。則更須千里供送。祖父財產。日

銷月鑠。以至於盡。況其平生所習者。惟桑麻耒耜。至於甲冑弩槊。雖日加教閱。不免生疎。而又資性戇愚。加之畏懦。臨敵之際。得便卽思退走。不惟自喪其身。兼更拽動大陣。自後官中知其無用。遂大加沙汰。給與公憑。放令逐便。而惰游已久。不復肯服稼穡之勞。兼田產已空。無所復歸。皆流落凍餒。不知所在。長老至今言之。猶長歎出涕。其爲失策。較然可知。足以爲後來之戒。而不足以爲法也。今朝廷雖云所籍之民。止刺手背。農隙之時。委州縣召集教閱。只在鄉里。不令戍邊。而民間懲往年之事。必大興訛言。互相驚擾。朝廷號令失信。前後已多。雖州縣之吏。徧至民家。面加曉諭。亦終不肯信。逃亡避匿。刑獄必繁。怨嗟之聲。周徧一方。足以動搖羣心。感傷和氣。若使分毫有益於國。亦無所顧。此有害無益。顯然明白。近在目前。設使教習得成。一旦諒祚大舉入寇。邊臣不能捍禦。而使之深入三輔。東過潼關。乃欲驅此烏合村民以拒之。不亦難乎。此適足以取戎狄之笑而已。伏望陛下軫念生民。深察得失。其刺義勇事。早賜寢罷。

###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三劄子

臣累日前方聞朝廷有指揮。令陝西路揀鄉村百姓充義勇。臣卽時有奏劄子。言其非便。昨日又上殿具劄子。面有敷陳。奉聖旨。令送中書樞密院商量。臣到中書樞密院。方知此事擬議已久。勅下本路。已近旬日。臣耳目疎淺。聞之後時。不能先事進言。是臣之罪。然臣聞之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說命曰。無恥過作。非今雖勅命已下。若追而止之。猶勝於遂行不顧。不可避反汗之嫌。而蹈迷復之凶也。百姓一經刺手。

則終身羈糜。不得左右。人情畏憚。不言可知。康定年中。揀差鄉弓手時。元不刺手。後至慶曆年中。刺充保捷之時。富有之家。猶得多用錢財。雇召壯健之人充替。今一切皆刺其手。則是十餘萬無罪之人。永充軍籍。不得復爲平民。其爲害民。尤甚於康定之時也。臣竊料卽今陝西之民。已狼狽驚擾。不聊生矣。若朝廷晏然坐而視之。曾不憫恤。使赤子嗷嗷。何所告訴。爲民父母者。固當如是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今籍一路之民以爲兵。可謂大事矣。而兩府之外。朝士大夫無一人知者。一旦勅書既下。急如星火。嚴如雷霆。誰暇問其端倪。況敢言其非也。臣以備位諫官。旣聞之後。不可畏避死亡。不爲陛下力言之。若又棄忽其言。不爲改更。則是今後朝廷號令有過悞者。終不可復救也。如此則恐非國家之福。臣愚伏望聖慈。速降指揮。下陝西路。其義勇且未得揀刺。別聽候朝廷指揮。然後博延卿士大夫。更熟議其可否。果然有利於國。無害於民。徐復行之。何晚之有。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四劄子

臣近日已三次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事。未蒙朝廷采納。臣欲止而不言。則不忍坐視一路之民。橫受困苦。而自圖一身之安。又恐遷延日久。則無及於事。是以不敢避斧鉞之誅。繼上封奏。爲陛下極陳其害。臣比日以來。熟思此事。誠於民有世世之害。於國無分毫之利。何謂於民有世世之害。臣竊見河北陝西河東。自景祐以前。本無義勇。凡州縣諸般色役。並是上等有物力戶人。支當其鄉村下等人戶。除二稅之外。

更無大段差徭。自非大饑之歲。則溫衣飽食。父子兄弟熙熙相樂。自寶元慶曆之間。朝廷因趙元昊叛亂。契丹壓境。遂於三路鄉村人戶之中。不問貧富等第。但有三丁之家。卽揀一丁充鄉弓手。及強壯其時。西邊事宜尤急。尋將陝西一路鄉弓手盡刺面充保捷。指揮正軍。其河北河東事宜稍緩。遂只將鄉弓手及強壯刺手背充義勇。自此三路之人始騷然愁苦矣。其河北河東之民。比於陝西。雖免離家去鄉戍邊死敵之患。然一刺手背之後。則終身拘綴。或欲遠出幹事。糴賤販貴。或遇水旱凶荒。欲分房逐熟。或典賣田產。欲浮遊作客。皆慮官中非時點集。不敢東西。又當差點之際。州縣之吏寧無乞覓教閱之時。人員教頭寧無斂掠。是於常時色役之外。添此一種科徭也。若果如議者之言。無害於民。則民皆樂從。官中何必更刺其手背以防逃竄乎。以此觀之。義勇爲害於兩路之民。已可知矣。况陝西於慶曆年中。民家已各喪一丁。刺充保捷。流落不歸。今又取其次丁。刺充義勇。不亦甚乎。朝廷近年分命朝臣。徧往諸路。減省諸般色役。至於弓手壯丁解子驛子之類。州縣所不可闕者。亦皆減放。謂之寬恤民力。今乃無故一旦刺一路之民。十有餘萬以爲義勇。何朝廷愛之於前。而忍之於後。憫之於小。而忘之於大乎。且今日旣籍之後。則州縣義勇皆有常數。每有逃亡病死。州縣必隨而補之。則義勇之身旣羈縻以至老死。而子孫若有進丁。又不免刺爲義勇。是使陝西之民。子子孫孫。常有三分之一爲兵也。臣故曰於民有世世之害也。何謂於國無分毫之利。太祖太宗之時。未有義勇。至於正軍。亦不及今日十分之一。然而太祖取荆湖平西川下廣

南克江南。太宗取兩浙。克河東。一統天下。若振槁拾遺。此豈義勇之力也哉。蓋由民政修治。軍令嚴肅。將帥得人。士卒精練故也。康定慶曆之間。趙元昊負累朝厚恩。無故叛命。侮慢不恭。侵犯邊境。朝廷竭天下之力以奉邊鄙。劉平任福葛懷敏之師。相繼覆沒。士卒死者動以萬數。正軍不足。益以鄉兵。外府不足。繼以內帑。民力困極。財物殫盡。終不能出一旅之衆。涉區脫之地。以討其罪。而不免含垢忍恥。假以寵名。誘以重賂。僅得無事。當是之時。三路新置鄉兵共數十萬。何嘗得一人之力乎。以此觀之。義勇無用。亦可知矣。賈誼有言曰。前車覆。後車戒。康定慶曆禦戎之策。國家當永以爲戒。今乃一一檢當時體例而行之。是後車又將覆也。有難臣者必曰。古之兵皆出民間。豈民兵可用於古。而不可用於今乎。臣則對曰。三代之時。用井田之法。以出士卒車馬。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爲伍兩卒旅師軍。爲之長者皆卿大夫也。唐初府兵各有營府。不屬州縣。有將軍郎將折衝果毅。以相統攝。是以令下之日。數萬之衆。可以立具。無敢逃亡避匿者。以其綱紀素備故也。今鄉兵則不然。雖有軍員節級之名。皆其鄉黨族姻。平居相與拍肩把袂。飲博鬪毆之人。非如正軍有階級上下之嚴也。若安寧無事之時。州縣聚集教閱。則亦有行陣旗鼓關弓彊弩。坐作叫噪。真如可以戰敵者。彼若聞胡寇大入。邊兵已敗。邊城不守。胡騎殺掠蹂踐。卷地而來。則莫不迎望風聲。奔波迸散。其軍員節級。將鳥伏鼠竄自救之不暇。豈有一人能爲縣官率士卒而待寇乎。以臣觀之。此正如兒戲而已。安有爲國家計驚搔一路之民使之破家失業而爲兒戲之事乎。臣故曰。於



國無分毫之利也。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伏望陛下不以臣愚賤而忽其言，少留聽察。其刺陝西義勇事，早賜寢罷，則一方幸甚。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五上殿劄子

臣近者已曾四次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別白利害，極其懇惻，終未蒙省察。方今陝西一路之民，小大遑遑，如在湯火之中，而朝廷晏然，略無拯救之意。臣職在箴諫，安可塞默不敢廣有援引，以煩聖聽。請以目前顯驗言之。今建議以義勇爲便者，必曰：卽日河東河北不用衣糧而得勝兵數十萬，皆教閱精熟，可以戰敵。又兵出民間，合於古制。臣請言其不然。彼數十萬者，虛數也。教閱精熟者，外貌也。兵出民間者，名與古同而實異也。何以言之。河北、河東州縣，旣承朝廷之意，各揀刺義勇，只求數多。據帳籍言之，誠有數十萬之衆矣。若萬一胡寇在近，官中急欲點集之時，則一人不可見矣。豈非虛數乎。平常無事，州縣教閱之日，觀者但見其旗號鮮明，鉦鼓備具，行列有序，進退應節，卽歎美以爲真可戰敵。殊不知彼皆隊舞聚戲之類。若聞胡寇之來，則瓦解星散，不知所之矣。豈非外貌乎。古者兵出民間，民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處則富足，出則精銳。今旣賦斂農民之粟帛，以贍正軍，又籍農民之身以爲兵，是一家獨任二家之事也。如此民之財力安得不屈，豈非名與古同而實異乎。以臣愚見，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遣放。况陝西未刺之民乎。陛下欲知利害之實，何不試召建議者而問之。曰：河北、河東自置義勇以來，胡寇凡幾次

深入至腹內州軍用義勇拒戰而胡寇收退。今既有義勇之後，三路正軍皆可廢而不用乎？若果然，胡寇曾深入，因得義勇之力而敗退。今來刺義勇之後，正軍皆可廢罷。此乃萬世之長策也。願陛下行之勿疑。若自置義勇以來，未嘗經陣敵使用。今來雖有義勇，正軍亦未可廢罷。則何忍以十餘萬無罪之赤子，盡刺以爲無用之兵乎？天生聖君以爲民也。民今如此，陛下豈可全不爲之動心乎？臣之所言，盡於此矣。陛下若以爲稍有可采，乞早降指揮，下陝西，令罷刺義勇，以救一方之民。若以爲勅命已行，不肯遽改，卽乞且免刺手背，候邊事寧息，依舊放散，則民雖有一時搔擾之勞，猶免終身羈縻之苦。若以臣所言皆孟浪迂闊，不可施行，則臣之智識愚闇，無以勉強變更，不可久汙諫諍之列。伏望聖慈特賜降黜，別擇賢才而代之。

##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六劄子

臣昨日上殿，爲言乞罷刺陝西義勇事。陛下宣諭臣以爲命令已行，臣退而思之，不勝鬱悒。終夕不寐，深痛陛下此言之失。臣案周易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祇，大也。蓋言人誰無過，雖聖賢亦不能免。然聖賢皆能不遠而復，故雖有小悔，不至於大，而終保元吉也。其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蓋言失之已遠，迷而不復，無事不凶，而人君尤甚。故孔子贊之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自古明聖之君，聞一善言而立爲之變更，號令者多矣，不可悉數。惟近歲大臣，自知思慮

不熟號令已失。無以抑奪臺諫之言。則云命令已行。難以更改。此乃遂非拒諫之辭。陛下新臨大政。當求善無厭。從諫如流之時。而亦有此言。天下將何望焉。且唐室以前。諫議大夫。拾遺。補闕。皆中書門下省屬官。日與中書令侍中侍於天子之側。議論大政。苟事有闕失。皆得隨時規正。今國家凡有大政。惟兩府大臣數人相與議論。深嚴祕密。外廷之臣。無一人知者。及詔勅已下。然後臺諫之官始得與知。或事有未當。須至論列。又云命令已行。難以更改。則是國家凡有失政。皆不可復救也。如此豈惟愚臣一人無用於時。諫諍之官皆可廢也。以臣所見。但當論其事之得失。言之是非。不當云命令已行。不可改也。今陝西一路之民。小大遑遑。正如在湯火之中。若忽得朝廷指揮云。所有義勇且住棟刺。其已刺手背者。並給與公憑。放令逐便。是得出湯火之中。死而復生也。其誰不歡呼鼓舞。感戴聖恩。豈有一人云命令已行。不當復改邪。陛下萬民之父母。萬民陛下之赤子。豈有父母誤墜其子於井。而曰吾已誤矣。遂忍不救邪。昔舜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仲虺稱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臣願陛下勿以先人之言爲主。虛心平意。以察臣前後五次所言。果然爲是爲非。若其是歟。卽乞早降指揮。罷刺陝西義勇。若其非歟。卽乞如臣前來所奏。特賜降黜。別擇賢才而代之。所有命令已行之言。伏望陛下自今永以爲戒。不可使天下聞之。塞絕善言之路也。

乞降黜第一狀

治平元年十一月五日

右臣近日累會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事。朝廷以言無可采。寢而不行。臣性識庸昧。不達大體。妄以狂瞽。煩瀆聖明。章奏相繼。至于五六。終不能少以愚誠。感動天聽。尸祿曠官。孰甚於此。臣實無顏。尙居諫列。伏望聖慈。察其無堪。早賜降黜。

乞降黜第二第三第四狀

乞降黜第五狀

右臣近會四次進狀。以言事不當。乞賜降黜。未蒙朝廷施行。今伏見知制誥錢公輔。因繳納王疇。除樞密副使。詞頭。責授滁州團練副使。臣竊以公輔所坐。止於樞密副使恩命。臣曩來所言。乃是沮宰相大議。公輔密啟於詔令未出之前。臣露章爭執於詔令已行之後。公輔奏章止於一上。臣凡六次進劄子。四次進狀。以此校量。公輔罪輕。微臣罪重。輕罪猶蒙嚴譴。重罪安可不行。伏望聖慈。詳臣前後所奏。比錢公輔更於遠小處責降。所貴聖朝刑典行之均壹。

乞降黜上殿劄子

治平二年正月九日上

臣近會五次進狀。以言事不當。乞賜降黜。未蒙朝廷施行。陛下之意。蓋謂臣一言不從。遽求引去。太爲容易。臣之愚心。非敢獨爲曩來一事而已。臣聞爲士者。苟得位於朝。必能獻可替否。致君堯舜。躋民仁壽。今臣備位諫職。三年有半。不能悉心竭忠。以補益明主。使國家綱紀寢以壞紊。百姓困窮。衣食日蹙。戎狄悖

慢軍旅驕惰。比於臣未作諫官之時。未見有分毫之勝。然則臣之不材。較然可見。豈敢不自愧恥。尙竊寵榮。伏望聖慈。依臣前奏。早賜責降。取進止。



#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三十五

## 章奏十八

言招軍劄子治平二年二月五日上

臣近聞朝廷於在京及諸路廣招禁軍。其災傷之處。又招飢民以充廂軍。臣愚以爲國家從來患在兵不精。不患不多。夫兵少而精。則衣糧易供。公私充足。一人可以當十。遇敵必能取勝。兵多而不精。則衣糧難贍。公私困匱。十人不足當一。遇敵必致敗北。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不爲難知也。是以太祖皇帝之時。天下兵數不及當今十分之一。而猶日加選練。簡去羸老。專取精銳。故能征伐四克。混壹區夏。自景德以來。中國旣以金帛綏懷戎狄。不事征討。至今六十餘年。是宜官有餘積。民有餘財。而府庫殫竭。倉廩空虛。水旱小愆。流殍滿野。其故何哉。豈非邊鄙雖安。而冗兵益多之所致乎。此乃天下所共知。非臣一人之私言也。慶曆中。趙元昊叛。西邊用兵。朝廷廣加召募。應諸州都監監押募及千人者。皆特遷一官。以此之故。天下冗兵愈衆。國力愈貧。近歲又累次大揀廂軍。以補禁軍之數。卽目係籍之兵。已爲不少矣。何苦更復直招禁軍。及招飢民以充廂軍。臣不知建議之臣。曾與不曾計較。今日府庫之積。以養今日舊有之兵。果爲有餘爲不足乎。此蓋邊鄙之臣。庸愚怯懦。無他材略。但求添兵在朝之臣。又恐所給之兵。不副所求。他日

邊事或有敗闕。歸咎於己。是以不顧國家之匱乏。只知召募。取其虛數。不論疲軟。無所施用。此羣臣容身保位。苟且目前之術。非爲朝廷深謀遠慮經久之畫也。諺曰。多求不如省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以十口之家。衣食僅足。一旦頓增五口。必不能贍。若不顧困中之粟。笥中之帛。所餘幾何。而惟冗口是貪。能無窮匱乎。國家之勢。何以異此。羣臣旣不能爲陛下忠謀。陛下又不自以爲憂。則誰當憂之。臣恐邊臣之請兵無窮。朝廷之募兵無已。倉庫之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不知國家長此沈瘵。何時當瘳乎。臣又聞卽目災傷之處。軍無見糧。煮薄粥以餉飢民。猶不能給。況刺以爲兵。將以何物養之。終身乎。且賦畝農民。止因一時饑饉。故流移就食。若將來豐稔。則各思復業。今旣刺以爲兵。是使之終身失業也。於官於民。皆爲非便。謀策之失。孰甚於此。臣願陛下斷自聖志。速降指揮。應在京及諸路。並且罷招禁軍。但選擇將帥。使之訓練舊有之兵。以備禦四夷。不患不足。其災傷之處。州縣不得妄招飢民以充廂軍。但據所有斛斗。救接農民。俟向去稍豐。使各復舊業。則天下幸甚。臣自陛下踐祚以來。不自知其狂愚。見朝廷政令有未便。差除有未當。屢獻瞽言。洩瀆天聰。陛下未嘗爲之變一政令。改一差除。如臣者亦可以不言矣。然猶區區獻言不已者。誠恥居位而不言。不恥多言而見厭也。

言錢糧上殿劄子

治平二年四月十九日上

臣近蒙恩給假。至陝州焚黃。竊見緣路諸州。倉庫錢糧。例皆闕絕。其官吏軍人料錢月糧。並須逐旋收拾。



方能支給。竊料其餘諸州臣不到處亦多如此。臣聞國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窘竭如此。而朝廷曾不以爲憂。若不幸有水旱蝗蝻。方數千里。如明道康定之時。加之邊鄙有急。興兵動衆。不知朝廷何以待之。臣伏見陳、許、潁、亳等州。止因去秋一次水災。遂致骨肉相食。積尸滿野。此非今日官吏之罪。乃曩時官吏之罪也。何則。曩時豐稔之歲。其人但務偷安。不爲遠慮。粟麥至賤。不能儲蓄。及至凶荒之際。官私俱竭。上下狼狽。何由相救。雖使桑弘羊、劉晏復生。亦無如之何也。今春幸而得雨。麥田有望。朝廷已置饑饉之事於度外。不復以儲蓄爲意矣。萬一天下州縣復有災傷。則何以異於陳、許、潁、亳之民也。若饑饉相繼。盜賊必興。此豈可不早爲之深慮乎。臣愚伏望陛下於天下錢穀。常留聖心。特降詔書。明諭中外。應文武臣僚有熟知天下錢穀利害。能使倉庫充實。又不殘民害物者。並許上書自言。陛下勿以其人官職之疎賤。文辭之鄙惡。一一略加省覽。擇其理道稍長者。皆賜召對。從容訪問。以方今食貨俱乏。公私皆困。何故而然。如何擘畫。可使上下豐足。若其言無可取者。則罷遣而已。有可取者。卽爲之施行。仍記錄其姓名。置於左右。然後選其材幹。出羣者以爲轉運使、副判官。及三司使、副判官。仍每至年終。令三司撮計在京府界及十八路錢帛糧草。見在都數聞奏。以之比較去年。終見在都數若增羨稍多。卽令勘會。如別無姦巧欺謾。及非理賦斂而致增羨。其當職之人。宜量行褒賞。累經褒賞者。卽別加進用。若減耗稍多。卽令詰問。如別無大故災傷。及添屯軍馬。而致減耗。其當職之人。宜量行責罰。累經責罰者。卽永從黜廢。誠能如此。行

之不懈。數年之後，可使天下倉皆有餘粟，庫皆有餘財。雖有水旱蝗蝻之災，及邊鄙有急，皆不足憂也。

言西邊上殿劄子

治平二年上

臣竊見近年以來，趙諒祚雖外遣使人稱臣奉貢，而內蓄姦謀，窺伺邊境。陰以官爵金帛招誘中國不逞之人，及熟戶蕃部聞其亡命叛去，及潛與交通者，已爲不少。而朝廷不能一一盡知也。其熟戶蕃部有違拒不從者，諒祚輒發兵馬，公行殺掠。弓箭手有住在緣邊者，諒祚皆迫逐使入內地。將帥之臣，但坐而視之，不能救援。遂使其餘熟戶皆畏憚兇威，怨憤中國，人人各有離叛之心。及朝廷遣使齎詔責問，則諒祚拒而不納。縱有所答，皆侮慢欺謾之辭。朝廷亦隱忍含容，不復致詰。諒祚又數揚虛聲，以驚動邊鄙。而將帥之臣，率多懦怯，別無才謀，以折衝禦侮。只知多聚兵馬，以自衛其身。一路有警，則三路皆聳。盡抽腹內州軍下番兵士，置在麾下，使之虛食糧草。數月之後，寂無影響。然後遣還，未及休息，忽聞有警，又復抽去。如此往還，疲於道路，訖無一事。曾有施爲，臣雖愚騫，不習邊事，竊以私意料之。諒祚所以依舊遣使稱臣奉貢者，一則利於每歲所賜金帛二十餘萬，二則利於入京興販貿易，三則欲使朝廷不爲之備也。其所以招誘不逞之人者，欲以采訪中國虛實之事。平居則用爲謀主，入寇則用爲鄉導也。其所以誘脅熟戶迫逐弓箭手者，其意以爲東方客軍皆不足畏。唯熟戶弓箭手生長極邊，勇悍善鬪。若先事翦去，則邊人失其所恃。入寇之時，可以通行無礙也。其所以數揚虛聲，驚動邊鄙者，欲使中國之兵疲於奔命，耗散儲

蓄公私貧困。既而邊吏習以爲常，不復設備。然後乘虛入寇也。凡此諸事，若不早爲之慮，使姦謀得成，竊恐其爲國家之患，未可量也。臣謂朝廷宜宵衣旰食，以爲深憂。而但見其遣使奉貢，卽以爲臣節未虧，得其侮玩之語，以爲恭順。得其欺謾之語，以爲誠實。蓋朝廷非不知其本心，且欲幸其未發，止求目前之暫安，不顧異時之深患。臣日夜思之，不勝憤悒。何戎狄爲謀之深，而中國慮事之淺也。臣愚伏望陛下於邊鄙之事，常留聖心，特降詔書，明諭中外。應文武臣僚有久歷邊任，或曾經戰陣，知軍中利害，及戎狄情僞者，並許上書自言。陛下勿以其人官職之疎賤，及文辭之鄙惡，一一略加省覽，擇其理道稍長者，皆賜召對。從容訪問，以卽目治兵禦戎之策，何得何失，如何處置，卽得其宜。若其言無可取者，則罷遣而已。有可取者，卽爲施行，仍記錄其姓名，置於左右。然後選其中勇略殊衆者，擢爲將帥。若能稱職有功，則勸之以爵賞。昏懦敗事，則威之以刑誅。加以選練士卒，留精去冗，申明階級之法，抑揚驕惰之氣，誠能如此行之，不懈數年之後，俟將帥得人，士卒用命，然後惟陛下之所欲爲。雖北取幽薊，西收銀夏，恢復漢唐之疆土，亦不足爲難。況但守今日之封略，制戎狄之侵侮，豈不沛然有餘裕哉。

論修造劄子

治平二年五月十一日上

臣伏見近日以來，修造稍多。只大內中自及九百餘間，以至皇城諸門，并四邊行廊，及南薰門之類，皆非朝夕之所急。無不重修者。役人極衆，費財不少。此蓋陛下纘極之初，禁廷之中，誠有破漏不可居者。陛下

略命整葺。理亦宜然。而左右之臣。便謂陛下好興土木之功。遂廣有經度。雖不至損壞之處。亦毀拆重修。務以壯麗。互相誇勝。外以希旨求知。內以營私規利。萬一陛下更因此賞之。則營造之端。卒無窮已。國財必竭。民力必殫。臣竊惟陛下新臨天下。惠澤未孚於民。而以好治宮室。流聞四方。非所以光益聖德也。修造勞費。不可勝數。臣請且言諸州買木一事。擾民甚多。衝前皆厚有產業之人。每遇押竹木綱。散失賠填。無有不破家者。先帝躬履節儉。宮室苑囿。無有增飾。故諸場材木。皆有羨餘。屢因赦恩。放免買木以寬民力。自頃修造倍多。諸場材木。漸成減耗。有司於外州科買。百端營致。尙恐不足。而工匠用之。賤如糞土者。漢文帝惜十家之產。罷露臺而不作。今諸場前後所積竹木。何啻十家之產。陛下至仁。若察其所從來。得不爲之愛惜乎。況卽今在京倉庫。疎漏甚多。皆以上件數處興功。占使匠人物料。未暇修葺。致粟帛之類。大有損敗。古者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今之所修。緩急先後。無乃未得其宜乎。又皇子生而富貴。年未及冠。所宜示以樸素。慎其所習。今聞所修三位。規摹侈大。又復過於祖宗之時。皇子所居。漢明帝曰。我子何得比先帝子。此恐非所以納之於義方也。臣愚伏望陛下特降聖旨。應大內裏外舍屋。卽目不至大段損壞之處。及不至要切如南薰門之類。並罷興修。其皇子位。只因舊屋夾截修整。早令畢工。不得過爲宏壯。且令那減匠人物料。修倉庫之損壞者。所有諸處監修之官。自是本職。更不與減年磨勸。及轉官酬賞。以塞泰侈之源。使天下皆知陛下去奢從儉。仁民愛物。不亦美乎。

爲宰相韓琦等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狀

伏以出於天性之謂親。緣於人情之謂禮。雖以義制事。因時適宜。而親必主於恩。禮不忘其本。此古今不易之常道也。伏惟皇帝陛下。奮乾之健。乘離之明。擁天地神靈之休。荷宗廟社稷之重。卽位以來。仁施澤浹。九族旣睦。萬國交歡。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陛下受命先帝。躬承聖統。願以大義後其私恩。慎之重之。事不輕發。臣等忝備宰弼。實聞國論。謂當考古約禮。因宜稱情。使有以隆恩而廣愛。庶幾上以彰孝治。下以厚民風。臣等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詳處其當。以時施行。

與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濮安懿王典禮狀

右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言皆如親子也。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也。又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以此觀之。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壹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

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有負展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淺。不達古今。竊以謂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爲宜稱。

言孫長卿劄子

治平二年五月十二日上

臣伏聞前環慶路經略使孫長卿。加集賢院學士。充河東路都轉運使。長卿前在環慶。不曉邊事。舉措煩苛。致熟戶蕃部叛亡幾盡。道路之人。無不知之。臣謂朝廷宜嚴加譴謫。以儆羣帥。不意今日更褒以寵名。授以重任。外廷聞之。無不駭笑。如此何以使羣臣舉職。邊鄙獲安。伏望聖慈。速改前命。數其無狀。於遠小處責降。庶今後封疆之臣。稍有所畏。

言孫長卿第二劄子

臣近言前環慶路經略使孫長卿。守邊無狀。宜加譴謫。不當更加集賢院學士。充河東路都轉運使。不蒙朝廷省察。臣竊見陛下近者面諭執政。以中外臣僚。多不修職業。令降詔書。嚴加戒諭。此誠致治之本。然臣愚以爲言之不如行之。若言而不行。徒使號令玩瀆。傷威毀信。不若不言之爲愈也。長卿本以錢穀常才。驟蒙朝廷拔擢。數年之中。官爲丞郎。位爲元帥。智力淺薄。用過其分。不曉軍政。不達蕃情。處事煩碎。衆

心不附。是致熟戶蕃部各思離叛。受趙諒祚誘脅。去者極多。而長卿掩蔽欺謾。不一一聞奏。慶曆中元昊背誕。環慶所以獨不被兵者。以熟戶盛壯爲之藩蔽也。今因長卿失於撫御。散亡殆盡。居官如此。可謂失職。而朝廷更加寵秩。委之重任。賞罰如此。雖復日下詔書。又何益也。臣愚伏望陛下黜不職之人。當以長卿爲始。則羣臣無不悚慄。不令而行矣。

言北邊上殿劄子

治平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上

臣聞明主謀事於始。而慮患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竊見國家所以御戎狄之道。似未盡其宜。當其安靖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校末節。爭競細故。及其桀傲暴橫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誅討。是使戎狄益有輕中國之心。皆厭於柔服。而樂爲背叛。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省寤。猶以二人所爲爲是。而以循理守分者爲非。是以邊鄙武臣皆銳意生事。或以開展荒棄之地。十數里爲功勞。或以殺略老弱之虜。二五人爲勇敢。朝廷稱其材能。驟加擢用。旣而虜心忿恨。遂來報復。屠翦熟戶。鈔劫邊民。所喪失者動以千計。而朝廷但知驚駭。增兵聚糧。其致寇之人。旣不追究。而守邊之臣。亦無譴責。如此而望戎狄賓服。疆場無虞。是猶添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也。臣愚竊惟眞宗皇帝親與契丹約爲兄弟。仁宗皇帝赦趙元昊背叛之罪。册爲國主。歲捐百萬之財。分遣二虜。豈樂此而爲之哉。誠以屈己之愧小。愛民之仁大故也。今陛下嗣已成之業。守旣安之基。而執事之臣。數以爭桑之小忿。

不思灌瓜之大計。使邊鄙之患紛紛不息。臣竊爲陛下惜之。近者聞契丹之民有於界河捕魚。及於白溝之南。翦伐柳栽者。此乃邊鄙小事。何足介意。而朝廷以前知雄州李中祐不能禁禦爲不材。別選州將以代之。臣恐新將之至。必以中祐爲戒。而以趙滋爲法。妄殺虜民。則戰鬪之端往來無窮矣。況今民力彫弊。倉庫虛竭。將帥乏人。士卒不練。夏國既有憤怨。屢來侵寇。禍胎已成。若又加以契丹失歡。臣怨國力未易支也。伏望陛下嚴戒北邊將吏。若契丹不循常例。小小相侵。如漁船柳栽之類。止可以文牒整會。道理曉諭。使其官司自行禁約。不可輕以矢刃相加。若再三曉諭不聽。則關於朝廷。雖專遣使臣至其王庭。與之辨論曲直。亦無傷也。若又不聽。則莫若博求賢才。增修德政。俟公私富足。士馬精彊。然後奉辭以討之。可以驅穹廬於幕北。復漢唐之土宇。其與爭漁柳之勝負。不亦遠哉。



#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二十六

## 章奏十九

上皇帝疏治平二年八月十一日上

月日具位臣光謹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聞書曰：面稽天若。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蓋言王者爲天子，不敢不朝夕小心，祇畏其命。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是故洪範九疇，以五行爲本。言王者當祇順五行之性，內謹五事以治身，外修八政以治國。正五紀以承天序，折衷於皇極之道。登用三德之人，又參合以龜筮之謀。察風雨寒燠之來，以省得失。知休咎，導迎五福，避遠六極。此萬世不易之道也。臣不勝狂愚，忘生觸死，伏見陛下卽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黑子，江淮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京畿東南十有餘州，廬舍沈於深淵，浮苴棲於木末。老弱流離，捐瘠道路。妻兒之價，賤於犬豕。許潁之間，親戚相食。積尸成邱。旣而歷冬無雪，暖氣如春。草木早榮，繼以黑風。今夏癘疫大作，彌漫數千里。病者比屋，喪車交路。至秋幸而豐熟，百姓欣然。庶獲蘇息。未及收穫，而暴雨大至。一晝之間，川澤皆溢。溝渠逆流。原隰邱陵，悉爲洪波。一苗半穗，蕩無子遺。都城之內，道路乘桴。城闕摧圯。官府倉廩，軍壘民居，覆沒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耆耄之人，皆言耳目所記，未嘗睹聞。此乃曠古之極異，非常之大災。陛下安得不側身

恐懼。思其所以致此之咎乎。臣性愚學淺。不足以窺測天意。竊以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然則災異之來。不在於佗。苟人心和悅。則天道無不順矣。詩曰。饗饗文王。令聞不已。又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古之聖王。未有不先其令名而能行其政於天下者也。臣伏見陛下踐祚之初。上自宰輔。次及朝臣。下逮閭閻細民。士伍厮養。無不翕然同辭。稱頌聖德。如出一口。皆云。方今皇族奉朝謁者八百餘人。陛下仁孝聰明。爲之首冠。知人疾苦。識其情僞。節儉愛物。剛果能斷。旣美先帝知人之明。又慶己身逢時之幸。涕泣共談。悲喜相半。臣愚以爲昔漢惠帝無子。而得文帝。仁儉謙恭。百姓富饒。幾致刑措。昭帝無子。而得宣帝。勤惠明斷。吏良民樂。號稱中興。然則國無嗣子。而旁親入繼。未必不爲天意福祐社稷而光啓聖賢也。私心自幸。又甚於衆人。俄而聖躬有疾。上下之人。思殺身爲牲。粉骨爲藥。庶祈早瘳。以觀聖政。不意數月之後。道塗之議。稍異於前。頗有謗言。不專稱美。逮乎周歲之外。則頌者益寡。謗者益多。臣竊伏於闕門之外。日聞衆論。不勝悵悵。痛心疾首。晝而忘食。夕而忘寢。爲陛下深思其故。終不能明意者。陛下於舉動循守之間。萬一有所未思乎。敢以愚慮言之。蓋有三焉。惟陛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竊以皇太后仁明之德。爰自先朝。布聞四方。加之保育聖躬。在於襁褓。陛下入承大統。不可謂全非皇太后之力。當陛下初得疾之時。外間傳言。皇太后於先帝梓宮之前。爲陛下叩頭祈請。額爲之傷。如此。豈可謂無慈愛之心於陛下哉。不幸爲讒賊之人。交相離間。遂使兩宮之情。介然有隙。

就使皇太后有不慈於陛下。陛下爲人之子。安可校量曲直。遂生忿恨。而於愛恭之心有所不備乎。傳曰。大德滅小怨。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之中。自防禦使升爲天子。唯以一后數公主屬於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皇太后之歡心。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閑宮。希曾省見。臣請以小喻大。設有閭里之民。家有一妻數女。及有數畝之田。一金之產。老而無子。養同宗之子以爲後。其人旣沒。其子得田產而有之。遂疎母棄妹。使之愁憤怨歎。則鄰里鄉黨之人謂其子爲何如人哉。以匹夫而爲此行。猶見貶於鄉里。況以天子之尊。爲四海所瞻仰哉。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先帝天性寬仁。重違物意。晚年嬰疾。厭倦萬幾。遂以天下之事。悉委之兩府。兩府或見有所偏。或意有所私。取捨黜陟。未必皆當。又巧設倖門。進扳所愛。超資越級。欺罔衆人。抑壓孤寒。無所伸愬。及陛下卽位。皆謂必能奮發乾剛。昭明君德。收取威福。復還王室。進賢退愚。賞善罰惡。使海內廓然。立見太平。而陛下益事謙遜。深自晦匿。凡百奏請。不肯與奪。動循舊例。不顧事情。謹於細務。忽於大體。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大臣專權。甚於先朝。率意差除。無所顧忌。或非材而驟進。或有罪而見寬。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臣聞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是以堯稽于衆。舍己從人。舜好問而好察邇言。禹聞善言則拜。湯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此四聖人者。豈其才智之不足哉。然猶孜孜汲汲。下詢愚賤之人者。蓋以四海之廣。萬幾之衆。非一人所能獨知。必資天下之耳目思慮。然後能曲盡其理也。陛下聖質雖美。亦當取法於堯舜禹湯。而卽政以來。或

意有所見。執之不移。如堅守嚴城。禦敵外寇。使羣臣之言皆無自而入。殆非所以納百川而成巨海也。孔子曰。人之言曰。予以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是故明君之於聽納。無彼無我。無親無疎。無先無後。唯其是而已矣。若重我所有。而輕彼所陳。信其所親。而疑其所賤。主先入之言。而拒後來之議。則雖有是者。亦不可得而見矣。夫人心之所好者。視醜以爲美。所惡者。視善以爲惡。苟能以平心察之。則是非易見矣。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若必待合於聖意。則悅而從之。不合則怒而棄之。臣恐讒諂日進。方正日疎。殆非所以增社稷之福也。又國家置臺諫之官。爲天子耳目。防大臣壅蔽。朝廷政事皆大臣相與裁定。然後施行。而臺諫或以異議干之。陛下當自以聖意察其是非。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今乃復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己之所行爲非。而以佗人所言爲是乎。此乃陛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者也。夫以君相之重。何啻泰山。賤臣之輕。何啻雞卵。乃欲相與校其勝負。臣固知其不敵矣。是以四方懷忠之士。願效區區者。皆望風不進。結舌沮氣。此天下所以又失望也。凡此三者。在列之臣。皆知其不可。而上畏嚴誅。下避怨怒。莫敢以此極言聞於陛下。使海內憤鬱之氣。積而不發。宜其有以感動天地之和矣。臣聞天意保佑王者。故爲之下災異以譴告之。若王者恐懼修省。則非徒免一時之害。又將有福祿隨之。商之太戊。武丁。周之成宣是也。若傲忽不顧。非徒爲害於一時。又將有危亡之禍。漢之成哀。桓靈是也。今

災異之來。意者皇天亦將保佑陛下。以成商周之美乎。臣願陛下上稽天意。下順人心。於此三者。皆留聖念。奉事皇太后。愈加孝謹。務得驩心。諸長公主。時加存撫。無令失所。總攬大柄。勿以假人。選用英俊。循名責實。賞功罰罪。捨小取大。剗塞弊倖。一新大政。延納讜言。虛心從善。皆行之以至誠。非特爲空言而已。夫至誠可以動金石。而況人乎。不誠不足以感匹夫。而況天乎。詩云。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天雖至高。視聽甚邇。人之所爲。發於中心。則天已知之。固不待見其容貌形於聲音也。陛下果能盡誠於此。則聖德日新。令名四達。人心旣悅。天道自和。百穀蕃昌。嘉瑞並至。蠻夷率服。福流子孫矣。臣自知不才。無補朝廷。然不敢遂自塞嘿。復有所陳。惟陛下裁察。

乞節用上殿劄子

治平二年八月十四日上

臣竊見國家公私窮窘。固非一日。今茲復遇大災。畿內秋田蕩無子遺。倉廩儲蓄。率多敗壞。府庫錢帛。散用將盡。必恐今冬饑饉。甚於去年。軍民嗷嗷。無以賑救。經費不足。重以郊禮。此乃國用危急之時。不可不早以爲憂。今取之於內帑。則內帑已虛。收之於外方。則外方已盡。歛之於下民。則下民已竭。不知朝廷將何以爲計。臣愚以爲若非陛下側身克己。痛自節約。則無以應答天意。感慰民心。使昏墊者忘其悲愁。餒死者無所怨嗟也。臣聞節用之道。必自近始。伏望上自乘輿服御之物。下至穎王公主婚嫁之具。悉加裁損。務從儉薄。勿信主者以舊例爲言。出六宮冗食之人。使之從便。罷後苑文思院所造淫巧服玩。止諸處

不急之役。然後命有司考求在外。凡百浮費之事。皆一切除去。羣臣非有顯然功效益國利民者。勿復濫加賞賜。將來南郊。自非犧牲玉帛供神之物。其餘青城儀仗之類。止於奉車駕備外飾者。亦令有司與禮官同共參詳減省。臣聞國有凶荒。則殺禮。事天者貴於內誠。而賤外物。是故器用陶匏。席用稊秸。況於青城儀仗之類。何爲不可減乎。凡此數者。唯在聖意斷而行之。固不可與庸俗之人執文泥例者謀之也。

乞令朝臣轉對劄子

臣竊見祖宗之時。累曾令朝臣轉對。或遇災異。更廣求直言。真宗咸平景德之間。詢訪尤切。其詔書云。涉詆訐者。固可優容。乏詞藻者。許其直致。是時羣臣上書言事者。日不下百餘封。每戒敕閣門。令疾速進入。詔樞密直學士馮拯。陳堯叟。令詳定以聞。所以然者。不惟考時政之得失。亦以觀羣臣之能否也。是故太宗時得寇準。真宗時得張知白。皆因上書言事。驟加擢用。後爲宰相。俱著名迹。景德元年六月。內出朝士邊肅等二十四人姓名。令於崇政殿引對。在外者驛召赴闕。其後稍稍進用。多爲名臣。此皆近事易法者。陛下踐祚未久。羣臣能否。恐未徧知。欲乞依祖宗舊制。每遇內殿起居。日常令朝臣兩人轉對。其餘在京及外處臣僚。有欲上書言事者。所在官司。皆不得壅滯。彼必欣然承命。各竭所懷。然後陛下親加省覽。必有所得。若上書者稍多。陛下不能一一徧觀。卽乞擇近臣識慮明達。用心公正者二人。先次看詳。但求理道切當。不取文辭華美。分爲數等。各以貼黃節出事宜。置之於前。然後奏御。陛下更以聖意擇其善者。特

令引對面加詢訪。若實有可采，其所言之事，卽爲施行。仍於禁中籍記姓名。每遇有重難公事，試委之幹辦。俟果有功效，乃加進用。如此則天下之才盡在目前，可以器使。雖堯舜之世，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亦不是過也。不然，若但循故事，止作虛名，所上之書，未必省覽。雖復省覽，亦無施設，則無益於事，不如不爲也。

乞不受尊號劄子

治平二年九月五月上。由是羣臣五上表，終不允。

臣聞謙德之美，尊而益光。施之神人，無不悅順。竊見陛下將有事于南郊，羣臣循襲故事，請上尊號。以陛下睿智聰明，徽柔懿恭，享茲鴻名，云何不可。正以屬者暴雨爲災，五稼漂沒，編戶失業，吁嗟之聲，盈於道路。迄今未息。陛下當此之際，正宜深自抑損，以承答天譴，慰釋衆心。況尊號非古，近出有唐。陛下受而有之，不足以褒大聖，功推而不居，適足以發揮盛德。所有羣臣上尊號表，伏乞陛下拒而勿受，仍令更不得上表。此亦區區微誠，欲裨益萬分之一也。

言漢王典禮劄子

治平二年八月十七日上。

臣聞聖人舉事與衆同欲，故能下協人心，上順天意。洪範曰：三人占，從二人言。蓋國有大疑，則決之於衆。自上世而然矣。臣伏見曩者詔羣臣議漢安懿王合行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二十餘人，皆以爲宜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凡兩次會議，無一人異辭。所以然者，蓋欲奉漢王以禮，輔陛下以義也。而政府之

意獨欲尊漢王爲皇考。巧飾詞說。誤惑聖聽。不顧先王之大典。蔑棄天下之公議。使宗室疏屬皆已受封。贈而崇奉漢王之禮。至今猶未施行。此衆人所以怫鬱而未爲稱愜者也。或者恐陛下未能決知二議是非。臣請更爲陛下別白言之。政府言儀禮令文五服年月。勅皆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卽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臣按禮法。必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言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爲皇考。臣按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爲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爲皇祖考。以其與昭帝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親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爲中興。其實創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太過。況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爲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復尊漢王爲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政府若以二帝不加尊號於其父祖。引以爲法。則可矣。若謂皇考之名。亦可施於今日。則事理不侔矣。設使仁宗尙御天下。漢王亦萬福。當是之時。命陛下爲皇子。則不知謂漢王爲父爲伯。若先帝在。則稱伯。沒則稱父。臣計陛下必不爲此行也。以此言之。漢王當稱皇伯。又何疑矣。今舉朝之臣。自非挾姦佞之心。欲附會政府。誤惑陛下者。皆知漢王稱皇考爲不可。則衆志所欲。亦可知矣。陛下何不試察羣臣之情。羣臣雖不知漢王於陛下爲天性至親。若希旨迎合。不顧禮義。過有尊崇。豈不於身有利而無患乎。所以區區執此議者。但不欲陛下失四海之心。受萬世之譏耳。以此觀之。羣臣之忠佞邪正。甚易見矣。臣願陛下上



稽古典。下順衆志。以禮崇奉。漢安懿王。如王珪等所議。此亦和天人之一事也。

乞改郊禮劄子

治平二年八月上

臣聞古者天子親祀上帝。一歲有九國朝之制。天子三歲一郊。仍於其間改用佗禮者甚衆。豈奉天之意有所倦略哉。蓋事有不得已者也。臣竊見國家帑藏素空。重以暴雨爲災。圓丘之側。流潦尙深。青城之材。頗多散失。儀仗法物。損敗非一。今若悉加完葺。恐難猝備。加以冬寒將近。諸營漂沒。失其生產。屋宇敗壞。衣褐俱盡。陛下儻欲別加振救。亦恐力所不支。昔太宗太平興國九年。下詔東封。尋以火災而止。更用郊禮。又淳化三年。下詔祀圓丘。亦以事故。更用明年祈穀。今災變至大。國用不足。臣謂不可不小有變更。若因茲天譴。隨時損益。以九月十月之間。於大慶殿恭謝天地。亦足以展純潔之誠。昭寅畏之志。減省大費。安慰衆心。事無便於此者。陛下儻以爲可。願決意早行之。

辭龍圖閣直學士狀

治平二年十月六日上

右臣准開門告報。已降勅命。除臣依前尙書吏部郎中。充龍圖閣直學士。散官差遣。並依舊者。臣塵忝諫職。於今累年。曾無絲毫裨益。盛德自非聖度。含容豈免誅責。每自循省。心不遑安。屢曾奏陳。乞補外任。天聽未允。黽勉至今。不敢頻有祈請。以取煩瀆之罪。豈意大恩復加。褒進慙懼失措。若墜冰炭。臣雖庸愚。何敢膺受。伏望聖慈。矜憫。曲從所欲。許臣只以舊職。知河中府。或襄饒晉絳一州。使竭其鶩蹇之分。以

酬天地生成之施。臣不勝大幸。所有龍圖閣直學士勅告。不敢祇受。

辭龍圖閣直學士第二狀

右臣近曾進狀。乞以舊職知河中府。或襄號晉絳一州。所有龍圖閣直學士勅告。不敢祇受。自後未奉指揮者。臣伏覩真宗皇帝天禧元年初置諫官。詔書節文。候及三年。或職業無聞。公言罔覩。移授散秩。仍遣監臨。臣自嘉祐六年七月初入諫院供職。到今已涉五年。智能淺薄。志氣庸懦。不能闡發大猷。補助聖政。竊祿偷安。虛損歲月。譴黜之典。已爲後時。今乃使之叨冒寵名。仍留舊任。臣猶自愧。況於侘人。是以瀝懇自陳。庶幾燭察。若朝廷於其愚昧。未用天禧詔書。特行責降。伏乞依臣前奏。許以舊職知河中府。或襄號晉絳一州。所有除龍圖閣直學士勅告。不敢祇受。

辭龍圖閣直學士第三狀

尋得旨免諫職。餘依前降指揮。

右臣近兩次進狀。乞以舊職知河中府。或襄號晉絳一州。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便令受告勅者。臣承乏諫職。首尾五年。自國朝以來。居此官者。未有如臣之久。臣資性愚戇。惟知報國。竭盡朴忠。與人立敵。前後甚衆。四海之內。觸處相逢。常恐異日身及子孫。無容足之地。以此朝夕冀望解去。如處沸鼎之中。思寒泉之救。但以職當言路。不敢無故求出。盤桓強留。以至今日。不意朝廷更加獎擢。授以美職。仍居舊任。旣荷寵祿。則猝無得去之期。禍敗罪誅。必不可免。是以人用爲喜。臣獨爲憂。人用爲榮。臣獨爲懼。四顧

徊徨無所伏竄。進退失圖。誠可矜哀。儻不訴於君父。使之何所依投。伏望聖慈。憫其久在諫職。使得息肩於外。依臣前奏。只以舊職知河中府。或襄號晉絳一州。所有新命龍圖閣直學士勅告。更不敢祇受。



#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二十七

## 章奏二十

乞經筵訪問上殿劄子

治平二年十月上

臣以驚朽得侍勸講。竊見陛下天性好學。孜孜不倦。然於經席之中。未嘗發言。有所詢問。臣愚意陛下欲護羣臣之短。恐於應對之際。倉猝失據。不能開陳。稠人之中。受其愧怍。此誠聖心仁恕之極。羣臣捐軀。無以報塞。然臣聞易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論語曰。疑思問。中庸曰。有弗問。問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辯。辯之弗明。弗措也。以此言之。學非問辯。無由發明。今陛下若皆默而識之。不加詢訪。雖爲臣等疎淺之幸。竊恐無以宣暢經旨。裨助聖性。伏望陛下自今講筵。或有臣等講解未盡之處。乞賜詰問。或慮一時記憶不能詳備者。許令退歸討論。次日別具劄子敷奏。庶幾可以輔稽古之志。成日新之益。

乞令選人試經義上殿劄子

治平二年十月十七日上

臣竊見國家舊制。資蔭出身人。初授差遣者。並令審官院流內詮試。省格詩或賦。或論一首。或五經墨義十道。各從其便。其賦論墨義。徒有其名。無人願試。大率皆乞試詩。其間甚有假手於人。真僞難辨。就使自能作詩。辭采高妙。施於治民。亦無所用。不可以此便爲殿最。臣欲乞今後應資蔭出身人。初授差遣者。並

委審官院流內詮試孝經論語大義共三道。仍令主判臣僚更將所對義面加詢問。使之口說。若義理精通者。特爲一等。并所試大義卷子。保明聞奏。京官與減一任監當選人。並與家便差遣。合人家使者。與其次其義理稍通者。依常調。不通者。且令修學。候一周年外再試。必須試中。方得出官。若年四十以上者。卽聽依舊制。只寫家狀讀律。如此則公卿大夫子弟皆嚮學知道。亦近於先王教胄子之術也。

論追尊濮安懿王爲安懿皇劄子

治平三年正月

臣聞諸道路未知信否。或言朝廷欲追尊濮安懿王爲安懿皇。審或如此。竊恐不可。陛下旣爲仁宗後。於禮不得復顧私親。臣先時言之已熟。不敢復煩聖聽。今臣不知陛下之意。固欲追尊濮王者。欲以爲榮邪。以爲利邪。以爲有益於濮王邪。前世帝王以旁支入繼。追尊其父爲皇者。自漢哀帝爲始。其後安帝。桓帝。靈帝亦爲之。哀帝追尊其父定陶恭王爲恭皇。今若追尊濮安懿王爲安懿皇。是正用哀帝之法也。陛下有堯舜禹湯不以爲法。而法漢之昏主。安足以爲榮乎。仁宗恩澤在人。淪於骨髓。海內之心。所以歸附。陛下者。爲親受仁宗之命。爲之子也。今陛下旣得天下。乃加尊號於濮王。海內聞之。孰不解體。又安足以爲利乎。夫生育之恩。昊天罔極。誰能忘之。陛下不忘濮王之恩。在陛下之中心。不在此外飾虛名也。孝子愛親。則祭之以禮。今以非禮之虛名加於濮王而祭之。其於濮王果有何益乎。三者無一可。而陛下行之。臣竊惑之。此蓋政府一二臣。自以勳者建議之失。已負天下之重責。仍欲文過遂非。不顧於陛下之德有所

虧損。陛下從而聽之。臣竊以爲過矣。臣又聞政府之謀。欲託以皇太后手書。及不稱考而稱親。雖復巧飾百端。要之爲負先帝之恩。虧陛下之義。違聖人之禮。失海內之心。政府之臣。祇能自欺。安能欺皇天上帝與天下之人乎。臣願陛下急罷此議。勿使流聞達於四方。則天下幸甚。臣今雖不爲諫官。然曷日已曾奏聞。身備近臣。遇國家有大得失。不敢不言。

留呂誨等劄子

治平三年三月八日上

臣聞人主患在不聞其過。人臣患在不能盡忠。是故忠直敢言之臣。國家之至寶也。夫以人主之尊。下臨羣臣。和顏色以求諫。重爵賞以勸之。羣臣猶畏懼而不敢進。又況憚之以威。懲之以刑。則嘉言何從而至哉。竊聞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侍御史范純仁。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因言濮王典禮事。盡被責降。中外聞之。無不駭愕。臣觀此三人。忠亮剛正。憂公忘家。求諸羣臣。罕見其比。今一旦以言事太切。盡從竄逐。臣竊爲朝廷惜之。臣聞人君所以安榮者。莫大於得人心。今陛下徇政府一二人之情。違舉朝公議。尊崇濮王。過於禮制。天下之人。已知陛下爲仁宗後。志意不專。悵然失望。今又取言事之臣。羣輩逐之。臣恐累於聖德。所損不細。閭里之間。腹非竊歎者多矣。況純仁大防。皆陛下簡拔於衆人之中。任以爲耳目之臣。蓋取其忠直。非取其阿諛也。純仁大防。亦欲竭誠盡節。以報陛下之知。故敢不附政府。侃然正論。今更以此獲罪。則陛下於羣臣之中。尙誰親哉。若使忠直日退。阿諛日進。則陛下何以復知臣下之善惡。政事之得失。

如此殆非國家之福也。伏望聖慈，亟令誨等還臺供職，則天下翕然，皆歌陛下之聖明。雖禹之樂聞善言，湯之改過不吝，不是過矣。不則且爲之別改近地一官，亦可以少慰外人之心也。

留傅堯愈等劄子

治平三年三月八日上

臣近曾上殿，蒙聖恩宣諭，以濮王稱親事。云此親字，官家亦本不欲稱。假使只稱濮王，與仙遊縣君有何不可。臣乃知陛下至公，本無過厚於私親之意。直爲政府所誤，以致外議紛紜，必謂旦夕下詔，罷去親名。其已出臺官，當別有除改。見在臺官，亦優加撫諭，使之就職。昨日忽聞侍御史知雜事傅堯愈知和州，侍御史趙鼎通判淄州，趙瞻通判汾州，中外之人，無不驚愕。此蓋政府欲閉塞來者，使皆不敢言，然後得專秉大權，逞其胸臆。臣竊惟陛下春秋方壯，聖德欽明，而今日獨取拒諫之名，受孤恩之謗，違天下之望，失人主之權，止於遂政府數人狠心而已。不知於陛下有何所利而爲之。臣不勝區區，深爲陛下痛惜。伏望陛下勿復詢於政府，特發宸斷，召還堯愈等，下詔更不稱親。如此則可以立使天下憤懣之氣，化爲驩欣，誹謗之語，更爲謳歌矣。

乞與傅堯愈等同責降上殿劄子

治平三年三月十一日上

臣昨任諫官，日與其餘臺官等，同共論列濮王典禮，不宜稱尊號，及皇考事，前後非一。臣等蒙恩，改龍圖閣直學士。臣屢曾辭免，乞以舊職知河中府等一處。朝廷不許，止免諫職。今同知諫院傅堯愈，侍御史知



雜事呂誨侍御史范純仁趙鼎趙瞻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並已責降。若所言濮王事合於典禮。則堯俞等不當竄逐。若所言非是。則臣不宜獨免。況同時臺諫官竄逐已盡。臣實無顏尙居故位。同罪異罰。有累公朝。伏乞與傅堯俞等一例責降。

乞責降第二劄子

治平三年三月十四日上

臣於今月十一日上殿。以先任諫官日論列濮王事。不當乞賜責降。陛下令納下劄子。不送中書。臣以負罪在身。不可苟免。若不得臣劄子。中書無以進呈行遣。遂於次日具錄劄子副本。繳申中書。臣又有此固違聖旨之罪。乞付外施行。早賜責降。

乞責降第三劄子

臣於今月十一日上殿。乞與傅堯俞等一例責降。十三日又曾具陳固違聖旨之罪。至今未奉指揮。臣竊於陛下卽位之年四月二十七日。已會上疏豫戒追尊祖父之事。及政府請議濮王典禮。陛下令候過仁宗大祥別取旨。臣與傅堯俞甫過大祥。卽詣政府白。以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之議。及詔兩制禮官同共詳定之日。臣又獨爲衆人手撰奏章。若治其罪。臣當爲首。其呂誨等。並係後來論列。已蒙譴逐。況如臣者。豈宜容恕。縱陛下至仁。特加保庇。臣能不愧於心。伏望聖慈。依臣前奏。早賜責降。其彙所上疏。竊慮年月稍久。禁中遺失。今別錄進呈。

乞責降第四劄子

坎日中使劉溫直宣赴  
邇英閣上面諭令供職

臣自今月十一日以來。已曾三次奏乞與傅堯俞等一例責降。未蒙開允。今又准中書劄子。以侍講錢象先奏。乞催臣依舊赴經筵供職。奉聖旨。令疾速朝參供職者。臣仰荷大恩。所宜奔走奉承詔旨。然臣退循義理。有所未安。是以不敢苟貪榮祿。須至重有敷陳。臣與傅堯俞等七人。同爲臺諫官。共論濮王典禮。凡堯俞等所坐。臣大約皆曾犯之。今堯俞等六人。已蒙聖恩。盡得外補。獨臣一人。尙留闕下。使天下之人。皆謂臣始則唱率衆人。共爲正論。終則顧惜祿位。苟免刑章。臣雖至愚。粗惜名節。受此指目。何以爲人。非徒如是而已。又使譏謗上流。謂國家行法。有所偏頗。臣是用書則忘餐。夕則忘寢。入則愧朝廷之士。出則慙道路之人。藐然一身。措之無地。雖知違犯天威。負罪愈重。豈敢更復朝參供職。伏望聖慈。曲垂矜察。依臣前奏。早賜責降。

請不受尊號劄子

治平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上

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子育黎元。嚴恭鬼神。畏懼災異。故能安靖國家。饗有多福。自生民以來。不易之道也。天雖至高。視聽甚邇。朝夕不離王者左右。順吉逆凶。應若影響。此乃詩書所載。聖人所言。豈可謂之漠然無知。而簡忽不顧哉。臣伏見陛下踐祚已來。太陽侵色。中有黑子。大風晝晦。冬溫無冰。連年大水。漂沒廬田。以至今歲。災異尤甚。彗星彰見。光炎隆熾。朝東暮西。連月乃滅。飛蝗害稼。日有食之。加之陝西。河東。夏

秋乏雨。禾旣不收。麥仍未種。婦子恓惶。流離滿路。西戎內侮。邊鄙未安。當此之際。羣臣宜勸導陛下。以祗畏天命。勤恤民隱。克已謙約。博求至言。以消復變。咎延致善祥。而朝廷晏然。曾不爲意。或以爲自有常數。非關人事。或以爲景星嘉瑞。更當有福。今者又有佞臣建議。請上尊號。其爲欺蔽上天。罔誣海內。孰甚於此。是使上帝鬼神。怫鬱不懌。自拜表以來。陛下嬰此疾疹。久而未愈。此皆羣臣諂諛之罪。陛下豈得不省寤而深思哉。臣不勝區區。忘生觸死。伏望陛下。自以聖意止羣臣所上表章。卻尊號而勿受。更下詔書。深自咎責。咨謀四方。廣開言路。求所以事天養民。轉災爲福之道。俟聖體康復。政化流通。天時豐穰。人心悅豫。然後推崇徽稱。何晚之有。如此庶幾上帝收還威怒。福祿大來。聖躬和平。勿藥有喜。羣生百姓。莫不幸甚。況陛下勳者郊禮之前。辭尊號不受。天下稱誦盛德。至今未已。然則是棄虛名而得實名。捨虛美而取實美也。於陛下何損焉。臣荷國大恩。承乏侍從。誠見近日羣臣皆以言爲諱。入則拜手稽首。請加鴻名。出則錯立族談。腹非竊笑。終無一人爲陛下正言其不可者。臣竊痛之。是敢妄進狂瞽。惟聖明采察。

議祧遷狀

治平四年閏三月上

右呈准學士院告報。以大行皇帝神主。祔廟。僖祖神主。當遷夾室。准朝旨。令待制以上同議者。臣先於嘉祐八年。仁宗祔廟之時。已曾與龍圖閣直學士盧士宗。上言。僖祖當遷夾室。當時議臣皆不以爲然。朝廷遂從衆議。臣謹按。王制稱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明太祖之外。止有三昭三穆而已。是以

前代帝王於太祖未正東嚮之時。大率所祀不過六世。若僖祖於今日方議祧遷。則是太祖之外。更有四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八。不合先王典禮。難以施於後世。臣愚以爲仁宗祔廟之時。僖祖已當遷於夾室。今大行皇帝祔廟。順祖亦當遷於夾室。臣旣承詔旨。今得與議。不敢不盡所見。以對伏乞朝廷更賜詳擇。今錄嘉祐八年奏議一本。謹具狀繳連奏聞。

辭翰林學士第一狀

治平四年閏三月二十九日上

右臣竊聞已降勅告在閣門。除臣翰林學士者。臣聞人臣之義。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自從仕以來。佩服斯言。不敢失墜。頃事仁宗皇帝。蒙恩除知制誥。臣以平生拙於文辭。不敢濫居其職。瀝懇固辭。仁宗皇帝察其至誠。遂賜開許。今翰林學士比於知制誥。職任尤重。固非愚臣所能堪稱。聞命震駭。無地自處。況臣於先皇帝時。以久宦京師。私門多故。累曾進狀乞知河中府。或襄號晉絳一州。後值國有大故。及所修君臣事迹。並未經奏御。以此未敢更上文字。日近方欲再有陳乞。不意忽叨如此恩命。臣雖頑鄙。粗能自知。非分之榮。必不敢受。伏望聖慈。察臣非才。不堪此任。特賜哀矜。遂其微志。許以舊職知河中府。或襄號晉絳一州。若此數處。未有闕。卽乞於京西陝西路。除一知州差遣。如此則上不累公朝之明。下不失私家之便。誠爲大幸。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恐懇切之至。

辭免翰林學士第二狀

右臣近於閏三月二十九日。曾進狀辭免新除翰林學士恩命。乞一知州差遣。至今未奉朝旨者。臣竊以唐室以來。士人所重。清要之職。無若翰林。自非天下英才。聲稱第一。詳識典故。富有文章。雖欲冒居。豈厭衆意。臣稟賦頑鈍。百無所堪。在於屬辭。尤爲鄙拙。安敢強顏。輒爲此職。人雖不言。能不內愧。是用輸肝瀝膽。貢實自歸。惟仁聖鑒其中。懼力少任重。慙懼交攻。坐炭履冰。未足爲喻。特遂所志。使之自安。天地至恩。無以過此。所有翰林學士勅告。臣不敢祇受。伏乞依臣前奏。只以舊職於晉絳或京西陝西路。除一知州差遣。干冒宸嚴。無任惶恐懇切之至。

辭免翰林學士上殿劄子

治平四年四月十三日上

臣近蒙聖恩。除翰林學士。已曾兩次進狀辭免。乞一知州差遣。奉聖旨不允。令便受勅告者。臣非不知美官難得。詔旨難違。然所以須至再三煩瀆天聽者。誠以人之材性。各有短長。人君當量能授官。人臣當量力就列。如此則事無曠廢。上下得宜。臣自幼小以來。雖稍曾讀書。而稟性愚鈍。拙於文辭。若使之解經述史。或粗有所長。至於代言視草。最其所短。今若苟貪榮寵。安居此職。萬一朝廷有大號令。或除拜稍多。臣才思竭涸。必至闕筆。縱使勉強得成。其鄙惡必甚。以之宣布四方。使共傳笑。豈惟彰微臣之醜。亦恐爲朝廷之羞。此臣所以寧犯譴怒之誅。而不敢當清華之選者也。陛下若察其至誠。知非矯飾。特賜哀矜。寢罷新命。則是掩臣所短。全臣所長。生成之恩。孰大於此。況臣自通判并州得替。住京十有餘年。去歲兄里身

亡孤遺無人照管。臣累會奏先帝乞家便一官。亦蒙聖恩許候修書略成規矩。卽除外任。無何先帝奄弃天下。臣哀荒失圖。未敢敘陳。近方欲具所修前漢紀三十卷。先次進呈。然後以私懇上干陛下聖聽。不期忽有今茲恩命。誠非愚臣本心所願。憂惶踟躕。無所容措。伏望聖慈依臣前奏。只以舊職於晉絳州或京西陝西路除一知州差遣。所有翰林學士勅告。臣不敢祇受。

乞王陶只除舊職劄子

治平四年四月二十二日上

臣昨日召對。蒙恩賜示以吳奎所上劄子。爲直除王陶翰林學士家居待罪事。臣尋已會據所見敷奏。陛下始欲止還陶舊職。後又欲與陶侍讀學士。臣當時忽遽。未有以對。退爲陛下經宿思之。侍讀學士與翰林學士資級略同。若授陶此職。臣恐奎尙未肯起。陛下新卽尊位。大臣屢有不安其位者。奎素有質直之名。萬一因此激發。舉動更有過當。若亟行罷免。則深失士大夫之望。若屢詔不起。則愈損陛下之威。況陶本以言事不聽。辭免臺職。待罪之際。若更加以美官。臣竊料陶亦不敢受。欲望聖慈止還陶未作御史中丞時舊職。則奎前者已經商量。不敢不起。陶既是舊職。受之亦安。庶免更有紛紜。重傷朝廷大體。臣蒙陛下虛己下問。愚慮竊以此爲便。不敢不奏。乞賜詳擇。

#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二十八

## 章奏二十一

留吳奎劄子 治平四年四月十四日上

臣竊聞王陶除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吳奎除資政殿學士知青州。外議籍籍皆以爲奎不當去。所以然者。蓋由奎之名望素重於陶。雖今者封還詔書。徑歸私第。舉動語言頗有過差。然外廷之人不知本末。但見陛下爲陶之故。罷奎政事。其罰太重。能不恠駭。如此臣恐其餘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登大寶。先帝梓宮在殯。若舉朝大臣紛紛盡去。則於四方觀聽。殊似非宜。臣愚欲望陛下收還奎青州勅告。且留奎在政府。以慰士大夫之望。安大臣之意。陛下以奎違詔而黜之。威令已行。嘉奎質直而留之。用意尤美。奎始負大譴。懾服陛下之英斷。終蒙開釋。銜戴陛下之深恩。上下驩悅。誠無所損。昔漢高帝疑蕭何受賈人金。械繫於獄。感王衛尉一言。赦令復位。君臣恩禮相待如初。況於出入之間。何爲不可復留也。陛下素知臣非朋附大臣之人。故敢不避形迹。極意盡言。但爲朝廷惜大體耳。乞賜裁察。

### 初除中丞上殿劄子

臣聞澄其原則流清。固其本則末茂。臣蒙陛下聖恩。拔於衆臣之中。委以風憲。天下細小之事。皆未足爲

陛下言之敢先以人君脩心治國之要爲言。此誠太平之原本也。臣聞脩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脩政治興教化育萬物養百姓。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焉則衰。闕二焉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治國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夫人之才性各有所長。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人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契臯陶垂益伯夷夔龍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故人主誠能收採天下之英俊。隨其所長而用之。有功者勸之以重賞。有罪者威之以嚴刑。譬如乘輕車駕駿馬。總其六轡。奮其鞭策。何往而不可至哉。昔仁宗皇帝之時。臣初爲諫官。得上殿。首曾敷奏此語。先皇帝時。臣曾進歷年圖。又以此語載之後序。今幸遇陛下始初清明之政。虛心下問之際。臣復以此語爲先者。誠以臣平生力學所得。至精至要。盡在於是。願陛下勿以爲迂闊。試加審察。若果無可取。則臣無所用於聖世矣。

乞罷詳定宰臣押班劄子

治平四年上

臣竊聞宰臣復有文字乞下禮官詳定合與不合押班。臣聞王者設官分職。譬猶一體。以宰相爲股肱。以



臺諫爲耳目。固當同心協力。以佐元首。若各分彼我。互爭勝負。欲求其身之安。何由可得。近者御史中丞王陶請宰相依舊制赴文德殿押班。宰相若從其所請。豈有後來紛紜。乃堅執不行。迭相激發。遂致王陶語言過差。今王陶既補外官。宰相已赴押班。臣謂朝廷可以無事矣。而宰臣復有此奏。萬一禮官有希旨迎合者。以爲宰相不合押班。臺司欲默而不言。則朝廷之儀遂成墮廢。欲辨論是非。則與前日之事有何所異。是鬪訟之端。無時休息也。陛下新卽天位。四方之人。舉首傾耳。以觀大化。而朝廷不聞肅雍濟濟之風。數有變色分爭之醜。臣竊爲陛下惜之。況今災異屢降。饑饉薦臻。官多而用寡。兵衆而不精。冗費日滋。公私困竭。戎狄桀傲。邊鄙無備。百姓流亡。盜賊將起。朝廷夙夜所憂。宜以此數者爲先。而以餘事爲後。伏望陛下特降聖旨。令宰臣依國朝舊制押班。所有下禮院文字。乞更不令詳定。

留韓維呂景劄子

治平四年五月十二日上

臣竊聞已有指揮。龍圖閣直學士韓維差知潁州。侍御史呂景與堂除通判。未知信否。臣愚竊見韓維沈靜方雅。於陛下疇昔宮僚之中。最有美譽。今者無故稱病求出。外人皆不知其故。呂景渾厚剛直。於今日言事之臣。亦爲難得。其人身爲臺官。坐言事。罰銅。誠使羞辱。難以立朝。不若得貶竄之爲快也。然二人者皆陛下腹心耳目之良臣。一旦俱從外補。於二人甚爲私便。臣竊爲陛下惜之。伏望聖慈。更賜詳度。或且留之左右。使拾遺補闕。誠有所裨益。必若不可留者。其臺官乞更不舉人。只於舊臺官呂大防、郭源明、馬

默等數內。斷自聖意。選擇一人。以補其闕。所貴得質直之人。克厭衆心。

乞御殿劄子

治平四年五月十五日上

臣竊見今月十五日。陛下以服藥不受慰。羣臣無不憂疑。臣竊惟萬乘之主。起居動靜。繫天下安危。況今國家多事之際。尤宜深思遠慮。若來日聖體全未得安。臣不敢言。若稍得痊愈。伏望陛下勉強御前殿。或後殿。暫見羣臣。若有奏事久不退者。雖諭以近新服藥。難爲久坐。使之且退。亦無所害。但使羣臣略得瞻望清光。則中外之心。自然安帖。

論宰臣押班劄子

臣伏觀今月七日勅文。准四日手詔。今後宰臣赴文德殿押班。自春分後。或遇辰牌上。秋分後。遇辰正牌上。垂拱殿視事未退。止令傳報宰臣。更不過令御史臺一面放班。餘日並依祥符勅命指揮。永爲定制。所有前降下太常禮院詳定文字。更不施行者。臣竊見從來垂拱殿視事。比至中書樞密院。及其餘臣僚奏事畢。春分以後。少有不遇辰初。秋分以後。少有不遇辰正。自陛下臨御以來。惟近因服藥。曾於辰牌以前。駕起入內。自餘皆在辰牌以後。然則自今以往。無事之日。宰臣永不赴文德殿押班也。臣竊惟文德殿爲天子正衙。宰臣爲百僚師率。百僚旣在彼常朝。則宰臣理當押班。斯乃前世舊規。自祖宗以來。未之或改。今陛下卽政之始。事非有大利害者。恐未須更張。伏望陛下特降聖旨。令宰臣一依國朝舊制押班。若陛

下以前者已降手詔。必欲限以時刻者。卽乞自春分後。遇辰正牌上。秋分後。已牌上。並依今月四日指揮施行。猶庶幾此禮不至遂廢。

乞訪四方雨水劄子

治平四年五月十九日上

臣竊見陛下近以久旱爲災。分命使者徧祈嶽瀆。靡神不舉。精誠感通。甘雨降集。誠中外之大慶。然暑月暴雨。多不廣遠。臣竊慮四方州縣。尙有未霑足之處。王者以天下爲家。無有遠邇。當視之如一。不可使惻隱之心。止於目前而已。今者京城雖已得雨。伏望陛下不可遽以爲秋成可望。怠於憂民。凡內外臣僚。有新自四方來者。進對之際。皆乞訪以彼中雨水多少。苗稼如何。穀價貴賤。閭閻憂樂。互相參考。以驗虛實。旣可以開益陛下聰明。日新盛德。又使遠方百姓。皆知陛下燭見幽遠。無所遺忽。銜戴上恩。傾心歸附。又使州縣之吏。皆知陛下憫恤黎元。留心稼穡。不敢自恃僻遠。殘民害物。陛下一發德音。而收此三善。非獨可以行之今日。亦願陛下永久行之。誠天下幸甚。

乞簡省舉御史條約上殿劄子

治平四年五月二十二日上

臣聞法制之設。貴於簡要。而失在煩苛。官人之道。以得賢爲本。而資序爲末。昔東漢之衰。立三互之法。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以是幽冀二州。久缺不補。蔡邕嘗上疏極陳其弊。然則詳其末而遺其本。非治世之政也。伏見國家每選御史官。須中行員外郎以下。太常博士以上差遣。須通判資序。其餘

條約甚多。是以百僚之中。可舉者至少。舉而得中者尤稀。近日以來。爲弊益甚。蓋以屢有覃恩。官品多高。而差遣未至。幸而有資序相值。則又未必賢矣。夫御史之職。但當求忠亮方正之人。區區資序。何足比較。臣愚欲望朝廷。自今每舉御史。其前行員外郎以上。卽以本官兼侍御史三丞以下。及知縣資序。卽且充裏行。不復更須逐次陳請。庶幾取人路廣。有可選擇。

上聽斷書

治平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上

月日具位臣光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材識駑鈍。陛下過聽。擢備憲司。臣夙夜盡心。以思厥職。隕首捐軀。無足爲報。竊見近歲以來。政府言職。迭相攻毀。分爲兩朋。有如讎敵。所以然者。蓋由人臣各務逞其私志。互爭勝負。不顧己之是非。人主不忍違逆人情。兩加全護。不肯判其得失。是以羣下紛紛日鬪於前。而朝廷爲之多事者也。臣伏見陛下天性聰明。仁孝恭儉。踐祚之初。孜孜求治。此誠堯舜之資。羣生之福也。羣臣幸得遭遇此時。不務將順聖德。紀綱治體。革政事之久弊。救百姓之疾苦。而各爲私鬪。不知窮極誠可罪也。臣聞人君之尊。與天地同體。以剛健爲德。以重厚爲威。照徹當如日月。發言當如雷霆。昔漢武帝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又謂衛青曰。郭解布衣。權至使將軍自言。此其家不貧。人主之言。若皆切當如此。羣臣安得不畏服哉。夫心知其非。而面徇其情。口順其說。依違兩可。此最人君之大患也。今國家政事。未有不先經兩府。相與商議。然後施行。關防祕密。外人莫得而知。及詔令已下。臺諫方得聞。

之。若事有未便，從而論列。陛下還復下之兩府，人之常情。自非大賢，誰肯以己之所謀爲非，而以他人之言爲是哉。必須排擯沮抑，以爲難從。此人主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私得專權之便者也。臣愚伏望陛下自今應有臣僚上言朝廷闕失者，陛下當清心審慮，自以大公至正之道決之。若大臣所謀果是不必顧恤言者，言者所陳果當不必曲順大臣之意，位無高下，言無先後，惟是之從。又何紛紜之足患哉。必若其人等固有爭執者，陛下亦當再加審察，更以道理往返與相詰難，以盡其情。果有可取，勿憚改爲。若漢宣帝之於趙充國，則萬事無不當矣。必若理道是非顯然在目，而其人執迷文過，彊狠不已者，雖加罪黜，天下豈以爲不可哉。如此則豈惟事得其正，亦使威福之柄盡歸帝室矣。凡天下之事，是非未明，則不可不慎。是非旣明，則在陛下決而行之。臣前日所謂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者，正謂此也。伏惟聖明俯加裁察。

乞更不責降王陶劄子

治平四年上

臣竊聞政府以王陶謝上表言辭狂妄，恣爲詆毀，多過其實，欲有敷奏，乞重加責降。審或如此，恐不可許。何則。自仁宗皇帝以來，委政宰輔，宰輔之權誠爲太重，加以臺諫官被貶者，多因指大臣之過失。少因犯人主之顏色，是威福之柄潛移於下。陛下方將奮乾剛之盛德，伸元后之威斷，收還利器，以救其弊。今者王陶肆其褊心，失於詳審，言語不密，流布遠近，雖實有罪，然陶前者出知陳州，陛下蓋以先帝梓宮在殯。

特爲大臣屈意行之。今若又以表文詆毀大臣，重加責降，臣恐人主之權益去，大臣之勢遂成，興衰之機，於此乎在，不可不察也。臣愚伏望陛下於執政進呈王陶謝上表之際，但諭以躁人之辭，不足深罪，前已左遷在外，豈可更加貶責。若其再三執奏，陛下當正色語以王陶前作中丞，譏切朕躬，無非過當之言，朕亦未嘗加怒，欲以開廣言路，豈可觸犯卿等，則必欲再三責降，方爲快意邪。若猶執奏不已者，陛下但不復應答，彼當自退，所以然者，非以保全王陶，蓋欲使其餘臣僚知陛下英武可恃，萬一佗日大臣有欺罔聰明爲大罪者，羣臣敢言之耳。凡此皆陛下聖智所能自知，臣復屑屑盡言者，誠荷陛下不世之恩，貪於報效，不復自顧形迹之嫌故也。

言王廣淵劄子

治平四年六月三日

臣聞明君之政，莫大於去姦，忠臣之志，莫先於疾邪。陛下不知臣無似，使待罪憲府，受任以來，於今踰月，而寂無所糾，誠負大恩，伏見直龍圖閣兼侍讀王廣淵，以小人之質，有傾巧之材，苟求進身，無所不至，外依政府，內結近習，數年之間，致位清顯，國家本以龍閣寵賢彥，邇英待儒雅，皆非廣淵所宜濫處，陛下卽位以來，未聞放黜姦邪，以警羣臣，廣淵於朝列之中，爲姦邪之尤者，伏望陛下奮發乾剛，首加斥逐，奪去職名，除一遠地監當，亦足以醒天下之耳目。

言王廣淵第二劄子

臣近會上言。直龍圖閣兼侍讀王廣淵。傾巧姦邪。乞盡奪去職名。除一遠地監當差遣。至今未聞指揮。臣竊惟廣淵所爲。布聞海內。陛下昔在宮邸。豈不備知。何假微臣。更有詳述。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此大舜所以成大功也。陛下若未知廣淵之爲賢與不肖。尙容致疑。若果知廣淵姦邪之狀。則豈可復置之左右而不速去之哉。夫佞人者。巧於求合。變故萬端。雖聖賢所不能察。是以帝堯畏巧言令色孔壬。而孔子教顏淵以遠佞人。夫堯與顏淵。非不明也。苟不畏而遠之。則有時而惑之矣。伏望陛下依臣前奏。其王廣淵早賜黜逐。

### 言王廣淵第三劄子

臣前兩次上言。王廣淵傾巧姦邪。乞盡奪去職名。與遠地監當。近聞本人帶舊職知齊州。仍賜章服。如此乃是賞之。非黜之也。曷使廣淵自改京官以來。謹身守分。不爲姦諂。以至今日。不過作第二任通判。今所得乃如此。豈可謂爲姦諂無益哉。孔子稱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今之章服。所謂器也。職名。所謂名也。二者皆無用之物。然而天下貴之者。爲其非賢才。則不能得之故也。唐宣宗重惜章服。不輕以與人。有司製緋紫衣。以備賜與。經年不用。三兩領。故當時服緋紫者。人以爲貴。夫名器者。譬如珠玉。若使之易得。如瓦礫。尙安足貴乎。近歲兩次覃恩。服緋紫者。已爲汎濫。今又如陳鑄。王廣淵輩。皆賜章服。是使今後受賜章服者。皆以爲恥。不以爲榮也。且陛下使廣淵出補外官者。必已知其姦邪之迹也。今又復以職名。章服寵

之。是勸人使效廣淵所爲也。臣竊恐非國家之福。伏望聖斷。依臣前奏。盡奪去廣淵職名。并比來章服。與遠地監當。使賞善罰惡。皦然明白。

言郭昭選劄子

治平四年上

臣竊聞陛下曩時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近有特旨。並除閣門祇候。衆言籍籍。頗謂僥忝。國初草創。天步尙艱。故祖宗卽位之始。必拔擢左右之人。以爲腹心羽翼。豈以爲永世之法哉。乃遭時不得已而然也。自後嗣君守陳平之業。繼聖考之位。亮陰未言之間。有司因循踵爲故事。凡東宮僚吏。一槩超遷。謂之隨龍。以此昭選之徒。得自廝役直除班行。其爲幸已多矣。乃敢妄有攀援。邀求無已。曾不自省有何功勳。小人之心。終無厭極。不可縱也。且閣門祇候。祖宗所以蓄養賢才。以待任使之地也。其班序差遣。事事不同。譬諸文臣。則館閣之流也。豈可使廝役之人爲之哉。況東宮其餘吏卒甚衆。苟一人得之。則皆有冀望之心。此書所謂啓寵納侮者也。陛下旣承大統。則率土之濱。誰不爲臣。而獨私於東宮之人。則所與親者至狹矣。臣昨除御史中丞。初上殿之日。首以官人賞罰爲言。誠以三者致治之本。自上世以來。不易之道也。今昭選等以賤隸而叨美職。是官不擇人也。無橫草之勞。而數月之間。恩命相繼。是無功受賞也。姦慝明著。如高居簡等。尙保而庇之。是有罪不罰也。陛下始初清明。方勵精求治。而乃輕其官爵。慢其賞罰。如此。將以興太平之功。猶適楚而北轅也。今臣所以區區進言者。但爲陛下惜此而已。所有昭選等新除閣門祇



候乞賜追寢。

貼黃

或聞昭選等因告昌王入言。得此特旨。未知虛的。審或如此。尤爲不可。陛下之於昌王。但當極其友愛。至於官爵刑賞。乃陛下政柄。須決之聖心。昌王亦不當關預。陛下亦不當聽從如此。則兄弟之恩全。君臣之分正矣。漢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十萬。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彼爲其子。猶不可。況爲佗人乎。



#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三十九

## 章奏二十一

言賑贍流民劄子

治平四年六月十七日上

臣竊見朝廷差官支撥糴米於永泰等門。遇有河北路流民逐熟經過。卽大人每人支與米一斗。小人支與米五升。仰子細告諭。在京難以住泊。令速往近便豐熟州軍存活者。臣竊思之。如此處置。欲以爲恤民之名。掩人耳目。則可矣。其實恐有損無益。何以言之。邇者或聞河北有人訛傳京師散米者。民遂綴負南來。今若實差官散米。恐河北飢民聞之。未流移者因茲誘引。皆來入京。京師之米有限。而河北流民無窮。旣而無米可給。則不免聚而餓死。如前年許潁二州是也。今禾苗旣傷於旱。蝗蝻日益滋生。秋田豐歉。殊未可知。一斗五升之米。止可延數日之命。豈能濟其饑饉之厄哉。凡民之情。見利則趨之。見害則避之。若京師可以住泊。雖驅之亦不肯去。若外州可以存活。雖留之亦不肯止。固非數人口舌所能告諭。故臣以爲有損無益也。臣聞民之本性。懷土重遷。豈樂去其鄉里。捨其親戚。棄其邱壟。流離道路。乞丐於人哉。但以豐稔之歲。粒米狼戾。公家旣不肯收糴。私家又不敢積蓄。所收之穀。隨手糜散。春指夏熟。夏望秋成。上下偷安。莫爲久計。是以稍遇水旱蟲螟。則糴糧已絕。公私索然。無以相救。仰食縣官。旣不能周。假貸富室。

又無所得。此乃失在於無事之時。不在於凶荒之年也。加之監司守宰。多不得人。視民之窮。曾無矜憫。增無名之賦。興不急之役。吏緣爲姦。蠹弊百出。民搏手計窮。無以爲生。則不免有四方之志矣。意謂他處必有饒樂之鄉。仁惠之政。可以安居。遂伐其桑棗。撤其廬舍。殺其耕牛。委其良田。累世之業。一朝破之。相攜就道。若所詣之處。復無所依。使之進退失望。彼老弱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起爲盜賊。將安歸乎。是以聖王之政。使民安其土。樂其業。自生至死。莫有離散之心。爲此之要。在於得人。以臣愚見。莫若謹擇公正之人。爲何北監司。使之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然後多方那融斛斗。各使賑濟本州縣之民。若斛斗數少。不能周徧者。且須救土著農民。各據版籍。先從下等。次第賑濟。則所給有限。可以豫約矣。若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曆。聽其舉貸。量出利息。候豐熟日。官爲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則將來百姓爭務蓄積矣。如此饑民。知有可生之路。自然不棄舊業。浮遊外鄉。居者旣安。則行者思返。若縣縣皆然。豈得復有流民哉。臣前會上言。王者以天下爲家。不可使惻隱之心。止於目前而已。此特河北流民。路過京師者耳。竊聞其他災傷之處。流民亦爲不少。若臣言可采。伏望聖慈。依此行之。

言施行封事上殿劄子

治平四年六月十七日上

臣伏以大舜舉賢。敷納以言。明試以功。漢武帝詳延特起之士。待以不次之位。終獲其用。威加胡越。真宗皇帝總覽羣臣章奏。用其言而顯其身。以成咸平景德之治。凡察言所以知人。知人所以立政。自古及今。

其道一也。今陛下卽政之初，首開言路，令中外臣民皆得上封事，海內欣欣，咸畢精竭思，以承休德。若於此際，能采其嘉謀，舉其賢材而用之，則太平之基可指日而望也。若徒備外飾，廢其言而不用，棄其人而不取，則天下頽弊之事，當何時而振起乎？臣與張方平先受詔，詳定中外所上封事，雖已盡心料簡，合於義理，可施行者，一一奏聞。更望陛下擇其精者，決自聖意，必令行之。其有識慮稍出於衆者，願陛下特賜召對，面加詢訪，考其虛實。果有可采，密籍姓名，遇有差遣，隨材授任，俟其實有顯效，然後可以不次拔擢。如此，則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矣。

言高居簡劄子

治平四年六月十一日上

臣聞古人有言：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言近者不治，則不暇及遠也。竊見勾當御藥院高居簡，資性姦回，工讒善佞，久處近職，罪惡甚多。臣謹按祖宗舊制，勾當御藥院官至內殿崇班以上，卽須出外。蓋以日月寢久，官資稍高，則防其憑恃威靈，竊弄權柄，遠鑒漢唐之禍，深爲子孫之慮故也。陛下卽位之初，內臣以覃恩遷官者，盡補外職，獨留御藥院四人。天下首以此一事譏陛下之失。況居簡於衆人之中，最爲狡猾，而陛下特加寵信，待以腹心，中外指目，大玷聖德。臣職在繩糾，不敢不言。伏望聖慈，遵祖宗令典，應勾當御藥院官至崇班以上者，盡授以向外差遣，其高居簡乞遠加竄逐，以解天下之惑。

言高居簡第二劄子

臣近曾上言。勾當御藥院高居簡。工讒善佞。乞遠加竄逐。未蒙施行。昔周公以立政戒成王。至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亦皆擇人。穆王命伯冏爲大僕。正曰。昔在文武。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又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自古聖帝明王。雖左右小臣。未嘗不謹擇端良之人。以自防逸豫之生也。況陛下嗣膺寶命。聖德惟新。善惡興衰。於此乎分。而使讒佞如居簡者。旦夕常在左右。又寵而信之。此乃異日禍亂之根。腹心之疾也。臣職在去邪。不敢不再三上言。伏望聖明依祖宗舊制。應勾當御藥院官至崇班以上者。並令出外。其高居簡。仍乞遠加竄逐。

言高居簡第三上殿劄子

臣近曾兩次上言。勾當御藥院高居簡。工讒善佞。乞遠加竄逐。至今不蒙降出施行。居簡頃在先朝。已竊弄權柄。依憑城社。玷辱聖明。物論洶洶。切齒側目。及陛下繼統。必謂首行誅竄。以警邪臣。不意居簡狡猾多端。先自結於陛下。使陛下寵愛信任。更過於先帝之時。朝廷公忠之士。無不憤懣。深爲陛下惜之。方今內侍之臣。小心謹慎。可以備陛下左右使令者。何可勝數。陛下足以擇而用之。何必違祖宗舊典。負天下譏謗。獨保護居簡。堅如金石。臣竊惑之。伏望聖慈取臺諫官前後所言居簡文字。盡付所司。明治其罪。以彰至公之義。順合衆心。其餘勾當御藥院者。亦乞遵舊制。官至內殿崇班以上。並授以向外差遣。

言高居簡第四劄子

臣累日前上殿言。勾當御藥院高居簡。自先帝時竊弄權柄。陛下復寵而信之。大爲聖德之累。乞治其罪。陛下許臣送樞密院施行。至今未聞有指揮。不知居簡以何道結陛下。能如此之深也。居簡所能止於讒佞。佞者不過巧言令色。希意迎合。快人主之欲。以市其權。使人主溺於荒宴而不自知也。讒者不過離人君臣。閒人骨肉。惑人主之心。以固其恩。使人主陷於傾危而不自寤也。有是二者。又可近乎。曷使陛下卽位歲久。功業已成。而有讒佞之臣。始得幸。天下有識者。猶當寒心。何則。知其必爲禍亂之階也。況今初承大統。當銳精求治之時。而遽留居簡於左右。仍加寵信。根蒂已牢。則異日之憂可勝道哉。此臣所以不避死亡。而必當力爭者也。或聞陛下欲待居簡自求引退。然後遣去。臣誠竊慮。未曉所謂。若國之大臣。耆年有德。聞望素高。一旦偶有小失。未爲外人所知。陛下務存終始。使自引去。以全其名。則可矣。其挾姦作慝者。猶宜明正刑書。況居簡閹小臣。罪惡盈積。所宜肆諸市朝。宣示四方。以戒儆人。而尙足爲之隱乎。且居簡姦邪。播聞遠近。陛下今日雖爲之隱。天下耳目庸可蔽乎。此居簡所以能爲惡者。以其自託宮禁。譬如狐鼠。依憑城社。彼惟恐離去左右。豈肯自陳求退乎。伏望陛下盡出羣臣前後所言居簡事狀。送居簡付所司。明治其罪。以彰至公之道。

言高居簡第五上殿劄子

當日罷居簡御藥院。除供備庫使。

臣聞邪正不可同朝。猶冰炭不可同器。陛下不知臣不肖。使待罪御史中丞。臣四次上言。勾當御藥院高

居簡。工讒善佞。不宜寵信。置於左右。所言無取。不蒙省錄。臣實無顏。尙居風憲。若陛下以臣爲拙直。則居簡爲姦邪。若以居簡爲忠良。則臣爲讒慝。臣與居簡。勢難兩留。況臣守官京師。十有一年。自先帝時。累會陳乞外任。伏望聖慈。罷臣御史中丞。除一外任差遣。

言王中正劄子

治平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臣伏見陛下前者盡罷寄資內臣高居簡等。令補外官。中外欣然。無不稱頌聖德。尋聞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又以王中正勾當御藥院。衆頗失望。臣竊惟祖宗之意。以御藥一職。最爲親密。過供奉官以上。輒令罷去者。迺以防微杜漸。貽謀萬世。憂深思遠。誠自古帝王之所不及。子孫所宜謹守。不可失墜者也。近歲以來。左右之臣。旣戀權勢。又貪祿位。遂求闡理資序。豫支俸給。名曰寄資。以欺誑外人。此豈祖宗之意邪。今陛下欲振舉紀綱。一新治道。必當革去久弊。一遵正法。夫法如隄防。常應完固。迺得無患。一有蟻壤泄之。則漸致潰敗。不可復救。近習之臣。朝夕在側。因緣祈恩。無有窮極。不以祖宗舊法制之。恐陛下他日亦將厭之也。況王中正素聞姦猾。頗好招權。今處之要職。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也。伏望陛下。一依前降指揮。盡罷寄資者。令補外官。以成聖德之美。別擇內供奉以下。樸直廉謹者。使勾當御藥院。以存祖宗之法。

言王中正第二劄子



臣竊聞陛下好令內臣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臣愚竊以爲非宜。陛下內有兩府兩制臺諫。外有提轉牧守。皆腹心耳目股肱之臣也。陛下誠能精擇其人。使之各舉其職。薦舉賢能。糾案姦慝。論政事得失。述民間利病。皆令列於奏牘。明白啓陳。其有尸祿偷安。及挾私欺罔者。小則罪黜。大則誅竄。誰敢不盡公竭誠以承休德。如此則天下之事。猶一堂之上。陛下何患於不知哉。今若深處九重之內。詢於近習之臣。采道聽塗說之言。納曲躬附耳之奏。不驗虛實。卽行賞罰。臣恐讒邪得以逞其愛憎。而陛下爲之受其譏謗也。近聞王中正差往陝西勾當公事。有知涇州劉渙等。曲加諂奉。廊延路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俄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衆人皆言中正所爲。審或如此。則是中正弄權。已有明驗。今陛下又置之肘腋。委以腹心。臣恐天下之人。將重足一迹而畏之。與金箠壁而奉之矣。外議又言山陵禮畢。韓琦必求引退。兩府當有遷補。臣竊慮兩制以上。萬一有無廉恥之人。或陰結此屬以求進用。夫以堯之聰明。咨於四岳。衆言僉同。然後用人。猶失之于鯀。況可決近習之口乎。凡公忠正直之士。必不肯借譽左右。以求自售。齊威王所以賞卽墨大夫而烹阿大夫。正謂此也。昔漢唐之衰。宦官所以能壞亂綱紀。傾覆國家者。皆由人主與之謀議幃幄。進退羣臣故也。此乃治亂安危之本。不可不察。伏望聖慈。詳思臣言。凡欲知天下之事。當詢訪外廷之臣。其王中正不可令勾當御藥院。或姦佞之臣。豫設機謀。以經營兩府者。必不可用。則天下幸甚。

言王中正第三劄子

臣伏奉手詔節文。問王中正等事得之於何人。可密奏來。臣以非才。誤受陛下聖知。擢爲御史中丞。惟懼曠職。孤忝大恩。每與賓客語言。無不詢訪時事。稍有毫髮裨益盛德。率皆奏陳。此事臣得之於賓客。前後非止一人。誠恐玷累公朝。所以有此論述。中正有無此事。惟陛下可以知之。臣在闕門之外。何由知其虛實。若其果有此事。陛下得以爲戒。若其無有。臣敢避妄言之辜。但外人有此議論。臣不敢不令陛下知之。萬一有益聖明。皆微臣之幸也。

言石棹劄子

治平四年九月八日上

臣伏見永厚陵皇堂卷輦石四重。其二重並寄於枋木之上。陛下孝心深遠。以爲異日枋木終歸朽腐。石若隕墜。於梓宮非便。發自聖謀。欲爲石棹。其修奉山陵都護宋守約。鈐轄張若水。以策非已出。百端沮難。苟欲修飾目前。自營私計。不爲梓宮萬世之慮。爲人臣子不忠如此。乃敢令石匠作頭供狀稱。八月二十七日。進入梓宮後。連夜造作。計二十四時辰了畢。如蒙別差人定奪。卻不依今來所定時辰先得了。當甘軍令不辭。公列奏牘。誑惑朝廷。是致掩閉皇堂及虞祭并木主到京之日。皆曾改移。臣昨充山陵儀仗使。目睹內臣黃懷信。用夷牀。澀牀等下梓宮。數刻之間。安厝已畢。乃知守約若水等欺罔聰明。輕侮邦憲。若不懲戒。則不公挾詐之人。將何所忌憚。伏望陛下治守約若水等罪。嚴行責降。若升祔畢有赦。守約若水

等緣修奉山陵得罪。特乞不原。其黃懷信等宜優與酬獎。貴使賞罰明白。人知聳畏。

辭賜金劄子

治平四年七月二十日上

臣先奉勅充山陵儀仗使。已蒙聖恩賜絹一百匹。錢二百貫文。充盤纏。於今月二十九日。又降中使。賜臣宿金五十兩。并銀合重三十兩。臣不敢仰違詔旨。雖已奏謝訖。然竊聞嘉祐八年永昭陵時。不曾有此例。私心惶恐。深不自安。臣聞人君不行無功之賞。則羣下勸。人臣不受非分之賜。則廉恥立。今臣等雖備位五使。猶在京城。跬步之勞。亦未嘗有。以何勳效。再受重賜。況臣職在執憲。當抑綽僥倖。而身自爲之。將何以糾正他人。其宿金并銀合。伏望聖慈。許令回納入庫。庶使下臣有以自容。

辭賜金第二劄子

治平四年八月二日上

臣前日蒙恩賜金五十兩。并銀合。臣以所賜過厚。尋問永昭陵禮儀使范鎮。知舊例所無。不敢當受。遂具奏陳。乞許令回納。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宣諭令受。臣上荷恩遇。至深至重。螻蟻微命。不足爲報。愧懼流汗。無所容措。然臣竊聞昔韓昭侯有敝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仁君也。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嘔一笑。嘔有爲嘖。笑有爲笑。今袴豈特嘖笑哉。吾必待有功者。彼一敝袴。猶不可以與無功之人。況數十兩之金乎。魏太祖之爲政。有功宜賞。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不與。我太祖太宗之御臣下亦然。故能驅駕英豪。光啓大業。夫明主之不安賞賜。非吝之也。誠以賜一無功。則天下無功之人。皆有微說之心。

有功之人皆懷怨望故也。借使一人有功而人主賜之一金。無功者不得。其有功者必喜。何則。衆人不得而我獨得之。是人主知我之功也。其榮多矣。如是則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雖使之赴湯火。猶將甘而樂之。若有功者賜千金。無功者亦賜千金。其有功者必不悅。何則。彼無功而我與之鈞。是人主待我無以異於彼也。其辱深矣。如是則有功者莫不解體。誰肯竭其智力。觸冒死亡。以徇國家之急哉。故官爵金帛者。人主所以鼓舞羣情。使之奔走左右。而不自知者也。然則明主愛一嘯一笑。豈爲過論哉。仁宗皇帝天性寬仁。承累世餘烈。府庫充實。身雖節儉。而好施於人。羣臣左右。貪求無厭。賜予之例。因茲寢廣。府庫之積日益減耗。不幸又於五年之中。再遭大喪。左藏內藏奉宸等庫。率皆空竭。當此之時。舊例所有。猶宜鑄減。以救其弊。況可以例外橫賜無功之人乎。且陛下以國用不足之故。永厚陵猶遵遺制。比永昭陵事事裁減。而所賜羣臣之物。乃更多於永昭之時。臣雖小人。貪昧財賄。揣循此理。能自安乎。此臣所以夙夜憂惶。無以自處者也。況府庫之物。迺天下萬民之物也。自非有功於民者。皆不宜得之。臣所以仰違詔命。堅辭賜物。至於再三者。非自以飾小廉也。迺欲助陛下成治道也。伏望聖慈。察其誠懇。依臣所奏。許令將所賜金帛銀合回納入庫。

#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四十

## 章奏二十三

議謀殺已傷案問欲舉而自首狀。知登州許遵奏婦人阿云於母服內與章阿大定婚成親後嫌

斫傷本夫實道來不打你阿云遂具實招通合作案問欲舉減二等大理寺不合作謀殺已傷絞罪斷遣下刑部定得大理寺允當遵不服詔下光與王安石定奪安石以爲遵議是後朝廷

竟從安石議

右臣竊以爲凡議法者當先原立法之意然後可以斷獄竊詳律文其於人損傷不在自首之例注云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所謂因犯殺傷者因犯他罪本無殺傷之意事不得已致有殺傷除爲盜之外如劫囚略賣人之類皆是也律意蓋以於人損傷既不得首恐有別因餘罪而殺傷人者有司執文并其餘罪亦不許首故特加申明云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然殺傷之中自有兩等輕重不同其處心積慮巧詐百端掩人不備者則謂之謀直情徑行略無顧慮公然殺害者則謂之故謀者尤重故者差輕今此人因犯他罪致殺傷人他罪雖得首原殺傷不在首例若從謀殺則太重若從鬪殺則太輕故酌中令從故殺傷法也其直犯殺傷更無他罪者惟未傷則可首但係已傷皆不可首也今許遵欲將謀之與殺分爲兩事按謀殺故殺皆是殺人若將謀之與殺分爲兩事則故之與殺

亦是兩事也。且律稱得免所因之罪。彼劫囚略人。皆是已有所犯。因而又殺傷人。故劫略可首。而殺傷不原。若平常謀慮。不爲殺人。當有何罪。可得首免。以此知謀字止因殺字生文。不得別爲所因之罪也。若以劫鬪與謀。皆爲所因之罪。從故殺傷法。則是鬪傷自首。反得加罪一等也。遵所引蘇州洪祚斷例。案律疏云。假有因盜故殺傷人而自首者。盜罪得免。故殺傷罪仍科。疏旣指言故殺傷人。則是因盜謀殺傷人者。自從謀法。當時法官誤斷。不可用例破條。遵又引編勅謀殺人傷與不傷。罪不至死者。並奏取勅裁。以爲謀殺已傷。而罪不至死者。卽是自首之人。按尊長謀殺卑幼之類。皆是已傷而罪不至死。不必因首也。遵又引律疏問答條云。謀殺凡人。乃云是舅。又云。謀殺之罪。首盡顯。是謀殺許令自首案。彼皆謂謀而未傷。方得首免。若其已傷。何由可首。凡議罪制刑。當使重輕有敘。今若使謀殺已傷者得自首。從故殺傷法。假有甲乙二人。甲因鬪毆人鼻中血出。旣而自首。猶科杖六十罪。乙有怨讎。欲致其人於死地。暮夜伺便。推落河井。偶得不死。又不見血。若來自首。止科杖七十罪。二人所犯絕殊。而得罪相埒。果然如此。豈不長姦。況阿云嫌夫醜陋。親執腰刀。就田野中。因其睡寐。斫近十刀。斷其一指。初不陳首。直至官司執錄。將行拷捶。勢不獲已。方肯招承。情理如此。有何可憫。朝廷貸命編管。已是寬恩。而遵更稽留不斷。爲之伸理。欲令天下今後有似此之類。並作減二等斷遣。竊恐不足勸善。而無以懲惡。開巧僞之路。長賊殺之原。姦邪得志。良民受弊。非法之善者也。臣愚以爲大理寺刑部所定。已得允當。難從許遵所奏。作案問欲舉減等而

科。今來與王安石各有所見。難以同共定奪。伏乞朝廷特賜裁酌施行。

議貢舉狀

熙寧二年  
五月上

臣准御史臺牒。准勅節文。天下學校貢舉之法。宜令兩府兩省待制以上。御史臺三司三館臣僚。各限一月。具議狀聞奏者。臣聞詩云。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言欲立強於天下者。無如得人。得人而任之以事。則四方斯順之矣。臣惟取士之弊。自古始以來。未有若近世之甚者也。何以言之。自三代以前。其取士無不以德爲本。而未嘗專貴文辭也。漢氏始置茂才孝廉等科。皆命公卿大夫州郡舉有經術德行者。策試以治道。然後官之。故其風俗敦尚名節。降及末世。雖政衰於上。而俗清於下。由取士之術素加獎厲故也。魏晉以降。貴通才而賤守節。習尚浮華。舊俗益敗。然所舉秀孝。猶以經術取之。州郡皆置中正。以品其才行。一言一動之失。或終身爲累。士猶兢兢不敢自放。隋始置進士。唐益以明經等科。而秀孝遂絕。止有進士明經二科。皆自投牒求試。不復使人察舉矣。進士初但試策。及長安神龍之際。加試詩賦。於是進士專尚屬辭。不本經術。而明經止於誦書。不識義理。至於德行。則不復誰何。自是以來。儒雅之風。日益頽壞。爲士者狂躁險薄。無所不爲。積日既久。不勝其弊。於是又設謄錄封彌之法。蓋朝廷苦其難制。而有司急於自營也。夫欲搜羅海內之賢俊。而掩其姓名以考之。雖有顏閔之德。苟不能爲賦詩論策。則不免於遭擯棄。爲窮人雖有跼蹐之行。苟善爲賦詩論策。則不害於取高第。爲美官。臣故曰。取士之弊。自古始以來。未有

若近世之甚者。非虛言也。今幸遇陛下聖明。心知貢舉之極弊。慨然發憤。深詔羣臣。使得博議利病。更立新規。是千載一時也。議者或曰。古人鄉舉里選。今欲知士之德行。宜委知州知縣者。采察其實。保而薦之。臣獨以爲不然。古者分地建國。自卿大夫士。皆以其國人爲之。猶患處士之德行不可得而詳也。故又擇其鄉之賢者。使爲閭胥。比長。自幼及長。朝夕察其所爲。然後士之德行美惡。莫得而隱也。今夫知州知縣。雜四海九州之人。遠者三歲而更。近者數月而更。或初到官。卽遇科場。遽責之。知所部士人之德行。誠亦難矣。又應開封府舉者。常不減數千人。而開封府獄訟之繁。知府者。自旦至暮。耳不暇聽。目不暇視。又有餘裕。可使之察數千人之德行乎。議者又曰。宜去封彌謄錄。委有司考其文辭。參以行實而取之。臣獨以爲不然。夫士之德行。知州縣者尚不能知。而有司居京師。一旦集天下之士。獨以何術知之。其術不過以衆人之毀譽決之。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夫衆之毀譽。庸詎足以盡其實乎。必如是行之。臣見其愛憎互起。毀譽交作。請託公行。賄賂上流。謗讟並興。獄訟不息。將紛然殺亂。朝廷必厭苦之。而復用封彌謄錄矣。夫封彌謄錄。固爲此數者而設之也。譬猶築防以鄣洧水也。今不絕其源。而徒去其防。則橫流之患。愈不可救矣。臣雖至愚。平生固嘗竭其思慮。欲以少救其弊。今敢陳二策。乞陛下俯加裁擇。臣聞上之所爲。下之所歸也。國家從來以賦詩論策取人。不問德行。故士之求仕進者。日夜孜孜。專以習賦詩論策爲事。惟恐不能勝人。父教其子。兄勉其弟。不是過也。今若更以德行取人。則士之力於德行。亦猶



是也。誠風化清濁之原。歷代訛謬而不寤。必待聖朝然後正之者也。夫德行修之於心。藏之於身。雖家人有所不知。況於鄉黨。況於州縣。況於朝廷。將何從知之。故必待明哲公正之臣。知而舉之。然後四海之士。皆可得而官使也。然舉薦之法。既行。則干求屬請。誠所不能無也。要在所舉非其人者。國家以嚴法繩之。勿加恩貸。則苟且徇私之人。皆知懼矣。且國家既以德行取士。則彼貪猾輕躁之人。依附權要。枉道求進者。皆爲清議所貶。見棄於時。雖有舉者。必不多矣。臣愚欲乞今後應係舉人。令升朝官以上。歲舉一人。提點刑獄以上。差遣者。歲舉二人。諫議大夫或待制以上。歲舉三人。不以所部非所部。鄉里非鄉里。除自己親戚及曾犯眞刑。或私罪。情理重。曾經罰贖。及不孝不友。盜竊淫亂。明有迹狀者。不得舉外。其餘皆得舉之。仍於舉狀內明言。臣今保舉某州某科某人。有學術節行。乞賜召試。若舉狀既上之後。卻有前後諸般違礙事發。其舉主並依律文貢舉非其人分故失。從公私罪定斷。受賊而舉者。以枉法論。其舉狀逐時送下禮部。貢院置簿記錄。若應舉人而不舉者。歲終委貢院勘會姓名開奏。乞嚴加朝典。每遇三年一開貢舉。委貢院截自詔下之日。勘會選擇舉主最多者。從上取之。舉主數同。則以舉狀到省月日先後爲次。其數外者。倍於每次科場南省奏名人數。具姓名聞奏。乞下本貫發遣赴闕。其本貫更不考試。卽具申狀解送赴貢院。仍出公憑給付。逐人令赴貢院照會。限十一月內取齊。十二月內引見。正月內委貢院考試。其臨時添差。進士試經義策三道。子史策三道。時務策三道。更不試賦詩及論。明經及九經等諸科。試本經

及論語孝經大義共四十道。明經加試時務策三道。其帖經墨義一切皆不試。對策及大義但取義理優長。不取文辭華巧。唯所對經史乖僻。時務疎闊者。卽行黜落。其奏名人數。並依科場舊制。若合格者。少不滿舊數。亦聽。至御試時。進士明經各試時務策一道。九經等諸科。試本經大義十道。所有名字高下。並只以舉主多者爲上。舉主數同。則以舉狀到省月日先後爲次。其舉人所納家狀。及授官後吏部所給告身。並須開坐元初舉主人數姓名。若及第後犯私罪。情理重。及贓罪。其舉主並減一等坐之。未及第者。減三等。皆不以去官及赦原。如此則羣臣不敢挾私妄舉。士人皆崇尚經術。重惜操履。風俗丕變矣。朝廷若不能行此保舉之法。其次莫若修學校之法以取之。臣伏見自慶曆以來。天下諸州。雖立學校。大抵多取丁憂及停閑官員以爲師長。藉其供給。以展私惠。聚在仕官員及井市豪民子弟十數人。遊戲其間。坐耗糧食。未嘗講習。修謹之士。多恥而不入。間有二千石。自謂能興學者。不過盛修室屋。增置莊產。廣積糧儲。多聚生徒。以采虛名。師長之人。自謂能立教者。不過謹其出入。節其遊戲。教以鈔節經史。剽竊時文。以夜繼晝。習賦詩論策。以取科名而已。此豈先王立學之意邪。於以修明聖道。長育人材。化民成俗。固已疎矣。臣欲乞自今天下州學。只許置教授一人。委本州長吏於本處命官中選擇。無過犯有節行。能講說爲衆所服者。舉奏補充。若本州無人。則奏乞下銓司選差委。銓司於見在銓選人內揀選進士明經諸科出身人。歷任無贓私罪。能講說經書者。奏補充。逐州教授。仍令國子監試講說經書。應舉人初入學者。並爲外舍生。唯赴聽講及公試外。不

得於學中宿食。其教授每日講書畢，取在學諸生姓名書於籤上，雜置筭中，抽取三人，問以聽過書中疑義三條，使對衆解說。通者置簿記錄，粗者不問，不者有罰。每月中兩次公試，各試所習舉業。委教授考校定優劣等第，具姓名出榜示訖，亦置簿記錄。其有過犯者，小過則罰錢，中過則降等。謂自內舍高等降爲中等，中等降爲初等。初等降爲外舍，生外舍生無等可降者，勒出學。大過則斥出學，亦置簿記錄。每遇春秋釋奠畢，委教授選擇外舍生到學及半年以上，自前次釋奠以來，說書多通，公試多在優等。姓名近上，即爲優等。過犯情輕少，即升入內舍爲初等生。始聽於學中宿食，又選擇初等生升爲中等生，中等生升爲高等生，皆如外舍生之法。其有二人已上比較難決者，即特令說書及說所業以決之，皆須具狀申本州。委知州通判更加審覆，委得公當，然後給牒補之。如後來有過降等者，其牒即行抽取毀抹。其教授選擇糾舉升降等第，若有不公，委知州通判覺察取勘聞奏，乞行衝替。其開封府舉人，舊無府學，並令寓教於國子監。其國子監舉人，須實是品官子弟，方得依條入學。其教試選升之法，並與外州同。以直講比教授，判監同判監比知州通判。凡國子監開封府及諸州軍內舍高等生額，並用本處解額之半。解額有奇數者，入高等生額，假若解額三人，則以二人爲高等生額。其中等倍高等，初等倍中等。若人數未足，則闕之，不得溢額補人。若遇詔下開貢舉，委本處判監同判監知州通判，截自其日勘會高等生補及半年以上者，具姓名結罪保明聞奏。開封府舉人，只委判監同判監保明。仍給與公憑，許令免解，直就省試。其高等生占不盡解額，方許本處其餘舉人取解。其中等初等生，於取解時仍別立號，常比其餘舉人多取分數。

所有高等生至省試亦別立號。每七人中取一人奏名。如此則舉人亦稍嚮經術。敦行義矣。夫經術深淺。非程試所能知。行義美惡。非朝夕所能察。今使之處於學校。經二三年。累經選擇。升至高等。又占解額。妨衆人進取之路。若其行義少有過差。必不爲衆人所容矣。由此觀之。其高等生經術。則講說常通。文藝則屢入優等。過犯則全然輕少。行義則爲衆所服。比之糊名謄錄。考其一日所試賦詩論策。偶有所長而取之者。相去遠矣。況近年舉人。或一無行能。橫遇恩澤。幸得免解者。不可勝數。今高等生行能如此。裁免一解。豈足惜哉。此學校之法也。若朝廷又不能如此。只於舊條之中。毛舉數事。微有更張。則於取士之道。並無所益。徒更煩苛。不若悉循舊貫之爲愈也。

議繫宮親人鑠應狀

治平元年上。

先准嘉祐三年八月二日中書劄子。供繫宮親授班行人云云。云云。看詳繫宮親人。並是三代食祿之家。有人保任。方得充選。比於工商雜類。納財授官之人。流品殊勝。其中固有奇才異行。可以進用。豈可止以連姻帝族。遂同賊私罪犯之人。不得鑠廳應舉。求諸義理。全無意謂。欲乞今後應與宗室女爲親。補轉班行者。如別無事節。違礙科場條貫。並許依其他武臣例。鑠廳應舉。以廣求賢之路。

